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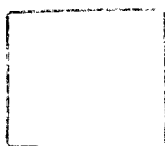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全一册實價壹元貳角

(外埠不加寄費)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名士與其人

本書改
編劇本
及電影
須得作
者同意

著者 陳慎言

出版者 義文書局

發行者 楊郁周

印刷者 義文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打房廠東口內路北
電話南分局一一〇六

義文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市大書局均有代售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名士與美人

第一回

憐弱女傾囊遺玉佩

慰情郎沽酒典春衣

名



浙

江衢杭一帶，有所謂九姓漁戶，浮家泛宅，輕盈雙槳，出沒烟波，送客迎賓之外，兼操賣笑生涯，凡是久客杭垣，無不能道其中趣味，在

這遭錢李林袁許葉何孫，九姓漁戶，就中有一隻李家船，船上有一個船孀，名喚翠環，在錢塘江頭，可稱一時翹楚，闊老豪少，在她船上徵花諧客，幾無虛夕，翠環經大家連捧帶拍，也說身價自高，若非一筵闊客，到她船上，她便有點瞧他不起，當那七月十六夜，三更之後，翠環因出外陪酒，喝酒過量，回船之後，正在船後假寐，忽聽船頭報道：「黃參謀長到，」翠環因懶得起床，對她妹子鳳珠說道：「妳且出去招呼，有問我時，可辭他還未回來。」一語未了，翠環的母親李氏由外面走了進來，擺手道：「使不得，使不得，黃老爺是司令部人員，不好得罪的，你不記得，錢家船上的紫玉，因得罪洪營長，吃了大虧嗎。」翠環見說，只得勉強起來，掠一掠鬢髮，換了一件紗衫，跟着李氏出去，見黃端香和一位不相識瘦長臉的客人坐在一塊，翠環走近面前，喊一聲「黃老爺」，端香笑吟吟一把將她拉住道：「你且坐下，」翠環乘勢一個一字式坐在端香和那個客人中間，端香把她一隻粉裝玉琢軟絨棉的手，拉到那位客人手中道：「青峯你細細賞這位便是我所說的錢塘江上唯一花魁李翠環。」青峯一面握住翠環的手，一面口中

「；」我往常在報紙上看見許多名流讚揚翠環的文字，以為都是瞎拍馬屁，今日見面纔知道翠環美處，他們馬屁還拍不到家呢。」說着向翠環微微一笑，手中順便緊了一緊，翠環見青峰說話談諧有趣，纔留神向他臉上細細端詳一下，見他眉目清秀，臉色微黃，似帶一些煙容，只是身上衣服實在不高明，一件夏布長衫，揉得似六月裏鹹菜乾一般，一雙舊緞鞋。鞋頭業已開口透風，顯出窮酸氣味，心裏便看他不起，見青峯還牢牢握着她的手，便行縮回，將身軀向端香身上一歪，問道：「這位先生貴姓？」端香笑道：「他姓齊，是徽省名士，筆下厲害得狠，只須他寫幾筆，稱揚幾句，管叫你一時身價頓增十倍。」翠環道：「我不信要筆桿先生，有如此能耐。」青峯正在興頭上給翠環一語戳到心裏，好似兜頭澆一勺冷水，意興全消，心中很不自在，端香怕青峯生氣，正要向他敷衍，却見翠環的母親李氏進來，向端香道：「黃老爺還有別的客人沒有，擺酒還是預備稀飯呢？」端香道：「我今天並沒有訂別的客人，你只爲我備幾味小菜，我們靜酌吧。」李氏答着，將要出去，端香又把他喊回去道：「今夜月光很亮，你吩咐把船開遠點，別儘湊在他們一起。」李氏出去之後，一會子只聽一陣搖櫓聲音，船已離開岸，李氏也收拾幾碟冷暈精雅小菜，兩壺花雕，調開桌椅，諸人坐下，端香道：「我們幾個人太寂寞，索性把鳳珠也喊上來。」翠環道：「你向來不愛招呼鳳珠的，今宵爲什麼又想叫她呢。」端香道：「我不贊成她，也許別人看得上眼，說着把一隻眼睛看到青峯身上，翠環只抿一抿嘴，似乎認青峯沒有這資格，青峯一一看有限裏，心裏說這班子實在可惡，我總要

給她一個沒趣，才知道我姓齊的厲害，一會李氏也把鳳珠領了上來，青峯一看她不過十四五歲光景，而龐長得雖不及乃姊嫵緻，招呼人還周到，當筵唱兩隻小曲，也還婉轉動聽，一時大家豁拳行令，鬧了一陣，端香正在酒酣耳熱時候，耳邊忽聽一陣哭泣聲音，十分淒楚，繃着眉頭道：「這時候更深夜靜，是誰家女兒啼哭。」又是何家毛丫頭了，這毛丫頭本是該打的，教她唱不會唱，教她拉不會拉，儘天吃白飯，賣呆之外，一點生意不會做，無怪她嬌子生氣，」青峯見翠環一張嘴，只批評別人，心中很不以為然，對端香道：「我聽得這哭聲，很可憐的，我們何不替她解一解圍呢。」端香此時，業已半醉，看青峯如此說法，笑道：「你果然愛何家毛丫頭，我替你招他過來如何？」青峯道：「我尙未識面，無所謂愛不愛，不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操這種生涯，無論是走紅運，不走紅運，在我們眼光看來，都是人間地獄的可憐虫。」說着眼光射在翠環身上，翠環知他言外之意，別有所指，一禁臉上一紅，端香一點不覺着，接着說道：「你即知可憐虫，就做一番功德，替她超度吧。」遂吩咐船家將船移近何家船，把船中小紅接過來，船家得着吩咐，一面把船撐過，一面招呼何家船上小紅的嬌子正把小紅打得鬼哭神號，忽聽有人招呼小紅陪酒，實出意外，不管小紅心中是委屈是願意，拿起一條手巾，向小紅口中一塞，不許她再哭，一面拿一把頭梳，草草給她打一條辮子，臉上略略撲一點輕粉，換上一件紗衫，便命她過去，端香見她進來叫他坐在青峯一塊，說道：「這位便是齊老爺。」小紅見說向青峯着了一眼，畏畏怯怯坐在青峯身旁，青峯扯着他的手，問道：「你

「十幾歲了？」小紅答道：「十八。」青峯又問道：「妳船上還有別的姊妹嗎？」小紅道：「還有一個寶菱，小我一歲。」青峯道：「你的父母呢？」小紅道：「不在了。」說時眼眶一紅，背轉臉去，把手巾偷抹眼淚。翠環見小紅傷心，似笑非笑說道：「你瞧小紅說不上三句，便要掉眼淚，如何討得人家歡喜呢？」青峯見翠環排揎小紅，很替她可憐，說道：「各人有各人的心境，我倒喜歡她一片天真，比那般佯歡詐笑，裝著假面孔欺騙客人，可愛的多。」翠環知青峯語中又是譏刺自己，把嬌軀一歪，倒在端香懷裏道：「黃老爺，你瞧，他們真是有緣，不枉你替他們介紹。」端香撫摩翠環的粉頰道：「你說他們有緣，我看我們纔有緣呢？」說着把一張黑濃濃，和刺蝟一般鬍鬚闊嘴，向翠環頰上親個不已，惹得翠環小臉，又癢又痛，喊聲不迭，把一隻嬌軀，完全滾在端香身上。青峯見他們鬧，連正眼也不看，只口裏咬着耳朵，唧唧噥噥說個不了。說得小紅眉開眼笑，把臉愁雲消除淨盡。端香和翠環鬧了一回，催大家喝酒，自己又揹起袖子打通關。小紅平日在場面上有和客人豁拳，都是十分勉強，有聲沒氣，哼了幾聲，輪到喝酒，纏着眉頭，好似喝苦藥一樣。今天却十分高興，見青峯豁拳輸了，便搶着代替喝酒，一杯兩杯，一盞不猶豫，喝了下去，青峯連輸幾拳，喝了好幾杯酒，看看不勝酒力，要過熱手巾擦了臉起來，對端香道：「時候不早，我要走了。」端香也跟着站起來，翠環一把抓住道：「你也不想走吧！喝得如此大醉，走起路來，當心摔在溝沿裏，變個大王八。」端香給翠環一拉，又順勢坐下，噙着一雙醉眼，向青峯道：「怎麼樣呢？我似走不動了，你也索性別

回去，且到小紅船上，住一晚如何？」青峯猶豫未答，小紅早把青峯的長衫拿到手裏道：「黃老爺說得不錯，時候已是不早，齊老爺酒喝了不少，一個人回去，似不妥當，請到我船上歇歇吧！」端香笑道：「青峯你聽見了沒有，人家如此殷勤，你好意思走開嗎，你不說要捨身超度衆生，現在正是你捨身作功德的時候。」青峯到此，也只裝作酒醉模樣，麻麻糊糊，由小紅半攙半拉，走過何家船上。小紅的嬌子，見小紅能巴結一個客人前來過夜，心中正自歡喜，及見青峯過來，身上只穿一件竹布短褂，襟上袖口，酒痕煙污痕，斑斑點點，沾染殆遍，脚上一雙開口通風鞋，醉態闌珊，十分可厭，不由倒抽一口冷氣，背着臉輕輕睜道：「我纔想毛了頭，能請得什麼財神原，來拉了一個窮鬼。」青峯雖裝做酒醉，心裏很明白，小紅的嬌子罵他的話，一一聽在耳朵，只裝作不知，入艙落坐之後，便一味要茶要菓子。還要開燈吸煙。小紅的嬌子心裏雖是討厭，因聽說青峯是營裏黃老爺的朋友，也不敢得罪。張羅一氣，伺候青峯睡下，背地裏還埋怨小紅一頓，說她請一個窮鬼上船，只怕這一節生意，都要給他連累倒臺了，小紅滿心委屈，無可分辯。次日青峯起來。由身邊取出一疊鈔票，約有百元左右，交給小紅命她代為開發一切，小紅道：「船上有一定規矩，那用得許多。」青峯道：「我知道的，此舉原爲你裝面子，你只一古腦交給你嬌子，叫她知道，窮鬼上船，不至害她倒臺。」小紅笑道：「你何必如此呢，留着以後慢慢來招呼我，我面子就有光彩了。若是頭一次破費許多，她還笑你是壽頭碼子。」青峯嘆一口氣道：「以後再看以後緣法，這一次你就憑我的話辦理。」

「說着復由身旁解下一塊玉佩，交給小紅道：「這一塊漢玉，我佩了十幾年，今贈與你，要留作紀念。」小紅很很感激接過來道：「你賞我如此貴重東西，我拿什麼報答你呢？我身上空無所有，只有這顆心是我的，我就把這顆心送給你吧，你走到那裏，我的心也跟你到那裏。」說着眼眶不期一紅，青峯見小紅說得淒楚，也坐不住，站起來，走過翠環船上，和端香一同回營。端香問起「昨夜小紅伺候如何，今天開發多少賞錢？」青峯道：「我把身邊一百多元鈔票，完全贈給她。」端香伸一伸舌頭道：「闊哉，闊哉，然而未免太傻了。」青峯道：「你不是叫我捨身救人嗎？現在我實行捨身救人，你又說我不好。」端香道：「你這一百多元款子，是盧大帥贈你往四川盤費，你傾囊贈與小紅，顧了別人，忘了自己，現在又如何動身呢？」青峯道：「現在我又改變宗旨，四川的局面，原沒什麼貪頭，我就去，也未必有多大好處。前天和俊老商量過，在他蠶桑學堂裏面，謀一名官學生，到日本去一踰。」端香笑道：「你這人真是會變，一會就想就幕，一會又想出洋留學，似你俊才，到日本學什麼蠶桑，實在可惜。」青峯道：「我名義上雖由蠶桑學堂派遣出洋，到日本之後，愛學什麼科學，可以自由選擇。現在出洋，不過掛個名兒，那裏當真求什麼學問。」端香道：「這其中把戲，我可鬧不清，可是你一去，幾年纔能回來？」青峯道：「快得很，至多不過兩年。」端香道：「據我看，你這一輪出洋，算不得好計劃。」青峯道：「我自有的用意。」端香見青峯主意已定，也不便阻止，過了幾天，青峯把一切手續辦好，便辭端香走了。到東洋之後，他原非真

心求學，只隨便在一個法政大學，挂個名兒應卯，和幾個朋友，組織一種文藝刊物，罵官僚罵政府，大出風頭，除執筆罵人之外，便是吃料理店，逛藝妓，鬧得一塌糊塗。手邊拮据時，隨便抓一本日本新出版的文藝，連夜譯成中文，寄到上海書局，賣一筆錢，拿來接濟，所以青峯在日本，雖沒讀什麼書，可是日本順應潮流的新作品，由他手裏翻譯出來，却有好幾種，却薄負一點文名，外人不知道，以為青峯在日本很用功，那知道他完全靠一把筆來騙人呢。光陰迅速，一瞬便是兩年，青峯進大學本是插班，到了畢業日期，考完之後，東裝歸國。船到上海，改換長江輪先回家鄉一看。他家中只有一個妻子杜氏，一個兒子右昌，一個妹子寶琳。杜氏人極老實，很能咬菜根過日子。俗語說得好，老實便帶三分傻。青峯平日就不把她放在眼裏。此次由日本回來，嶄新人物，抱着絕大慾望。舊日黃臉婆兒，更不當個人兒看待。一般鄉老先生，見他恃才傲物，睨睥一切，更不敢向他領教。青峯在家鄉，高不成低不就，混了些時，見沒有着落，只得仍來浙江。擬找俊老想法。時運不齊，做的事終不湊巧，青峯到浙時，俊老已於前幾日，駕歸道山了。所幸端香此時還在浙江，地位比從前又進了一步。見故人重來，非常歡慰。當日便約幾個朋友，在西湖一枝春為青峯洗塵。席間談起浙江花事，端香告訴青峯道：「你的舊相知小紅，見你重來浙江，不知如何歡喜，」青峯給端香一提，悵觸前塵，繡着眉頭問道：「她現在怎樣呢？」端香道：「小紅的嬌子去年死了，現在很是自由，生意也比從前好。這嬌子煞是多情，每見着我面，總打聽你的消息。埋怨你去後，一封信

也沒給她。」青峯道：「我當日因激於一時意氣，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傀儡，不想小紅竟一往情深，殊出意外的。」那夜席散，青峯便拉端香找到小紅船上，小紅見海外情郎，重來問津，喜出望外。見面深深款款，纏住不放，當夜青峯便留在小紅船上，小紅在枕邊衾底，細訴衷曲，硬要着青峯娶她回去。青峯道：「我老實告訴你，我此次由海外游學回來，仍是依然故我，你嫁給我，有什麼好處，不但沒好處，我現任在一個差事沒有，你若嫁了我，累了你，並且累了我。」小紅道：「眼前好壞，算不得什麼，我是存心要嫁你的，你若不答應，我明日便投江自盡。至於你說現時手邊沒錢，我年來却有點積蓄，儘可濟急。憑你的才能，我不信沒有發達的日子。」青峯見小紅語出真誠，又感激她能具隻眼，獨識英雄。一時激於感情，不暇思索，率然答應。第二日回去，將要娶小紅的話，告訴端香。端香聽了很覺詫異道：「你和小紅前後不過兩面，第一次便傾囊相贈，第二次即要娶她回去，如此舉動，未免來的突兀。我總算你的老朋友，見得到地方，不能不說，說出來也不怕你見怪。這些江山船貨物，沒有個好腳色，你要斟酌，別迷惑她甜言蜜語，討了回來，將來弄出大麻煩。」青峯給端香一提，覺得有理，說道：「你說得不錯，我明天到那裏再設辭推諉。一到得次日，青峯到何家船上，小紅已把東西收拾得停停當當，一見青峯，劈頭問道：「我們住所你找好沒有，這裏我已交代清楚，打算今日就離開船上。」青峯到此，要推辭也辭不出口，只說道：「我們住所還未覓妥，你也何必如此性急呢？」小紅道：「住所未覓妥，也沒什麼要緊，橫豎西湖一

帶旅館多得很，隨便找一家，都可以住得。我也沒有多少東西，只一隻衣箱一些零星東西，我把打雜李順，帶去使用。至這裏一切賞錢等等，我也替你打發清楚，你也勿庸再費心。」青峯見小紅諸事都已辦好，生米已成熟飯，還有什麼話可說，便帶同小紅和李順在一家旅館住下。過了幾日，見着端香，把不得已將小紅已接到旅館情形告訴一遍。端香見事已至此，也無從補救，只笑道：「你此時身擁美人，逍遙湖山之間，可稱騷人墨客最能快意時代了。」青峯道：「快樂是很快樂的，只恨阮囊羞澀，還感美中不足。」端香道：「你的事情，我已託了好幾處，只是一時急切不能成功，你若急不能待，不如先到我軍部，幫點筆墨，暫救目前之急。只是大才小用，委屈一點。」青峯道：「文人也只能由筆墨討生活，只要稱我本分，事情大小，原無什麼不可。」端香見青峯答應，過幾日，來一封公事，聘青峯到營軍部司理筆札。青峯到營裏只辦一禮拜公事，忽然一早把一疊公文，抱到端香面前道：「拜敬謝不敏，向你辭職吧！」端香詫異道：「你爲什麼事情不順手，要想辭職？」青峯道：「不是不順手，因爲辦得大順手，令我起膩生厭。」端香猜不出青峯什麼意思，笑道：「你這話怎麼講？我不明白。」青峯道：「你叫我辦筆墨，擬個條陳，做篇文章，比較有趣味的文字，一日不怕幾千言，幾萬言，我都寫得上，惟獨這種官文書，」云云等因，弄得我頭昏發火，實在幹不了。算了，我既不樂意，那就不用辦，薪金仍由營裏按月致送就是了。」青峯見端香願送乾修，

心裏當然高興，笑道：「如此我不成了不做事白拿錢高等游民了嗎？」端香道：「算不了什麼，現在官場中，那一處沒有拿乾修的。你是未入官場，所以覺着詫異，到後來拿慣了，就不覺稀奇。」看官要記得，端香這幾句話，原是憐才愛友，特別招呼，一番善意慰藉，可是青峯初次出山，便嘗這種拿乾薪甜頭，以爲天下事都是不賣氣力可以拿錢的，不期然而然養成恃才傲物，幾乎要惹下殺身大禍，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却說當天青峯回到旅館，很高興的告訴小紅道：「我打明天起，不用再再到營裏辦事了。」小紅驚道：「你莫非辭職不幹嗎？」青峯道：「我原不願幹，端香偏要我幹，現在已和他說明，不做事只拿薪水。」小紅道：「不做事只拿薪水，這局面可以長久嗎？」青峯道：「管他長久不長久，橫豎這百來塊錢，那一處找不到。」小紅見青峯如此有把握，也不便多說，自是二人便窩在旅館裏，不是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便是扁舟中流，淺斟低唱，生活上固然好過。經濟上却日見艱窘。因爲青峯每日白飯之外，還要黑飯，正項開銷之外，還要娛樂費，百十元進款，那殼支配，起初還有小紅私蓄代墊，及至小紅私蓄墊完，不殼時節，便向營裏預借薪水。頭幾次營裏如命照送，後來有一次信去之後，偶然遲了兩天，還未送來，青峯便大發脾氣，認營裏有意作弄，看他不起，便寫一封信，大罵一頓，帶着小紅李順，負氣往上海去了。青峯在上海有個同學李伯華，在一家大書局裏充當編輯主任，此次來到上海，頭一個便去找他，請他在書局謀一個編輯，或翻譯位置，在青峯心裏以爲賣苦力拿錢，當然可以辦得到的。不想伯華見青峯近來上了烟癮，且

知道他素來癖氣不好，萬不能受書局縛束，便告訴道：「似你大才肯屈就書局，十分歡迎，惟是局裏定章，很是拘泥，早晚到局有一定鐘點，每日限定要翻譯多少字，少了便要扣除薪水。這種奴隸性的苦工，只怕你辦不到，據我看，你不如選擇幾本好書，翻譯好了。再賣給做局，又得價，又自由，比天天上書局辦事，舒服得多。」青峯見伯華雖說得有理，惟是翻一本書，決非一天半天可以成功的，遠水救不得近火，如何等得了。再一估量，書局裏按鐘點作苦工，自己疎散慣，每日十一點鐘纔能起床，當然受不了如此縛束。沒有法子，只得另作打算。小紅見青峯書局不成功，很是着急，言語之間，不免埋怨他不應該把杭州局面輕輕辭掉。青峯道：「你不用着急，我自有的辦法。」小紅道：「上海灘是黃金地，客居這裏，每日沒有三五塊錢，站不住腳。」青峯也不答應，只顧抽他的大烟，及至烟癮過足，倒頭便睡，好似沒事一樣。小紅看着青峯如此作爲，也摸不出他有什麼好主意。第二日青峯起來，一事不問，命李順先到街頭，把上海出名幾種報紙，各買一份進來，自己含一枝呂宋烟，躺在長椅，把兩足高高跪在棹上，將報紙一張一張的慢慢看下去。小紅見了，只暗暗叫苦，心想我的大爺，今天是什麼日子，竭共所有，只剩一元二毛錢，買得烟膏，便沒有伙食，顧得伙食，便沒有烟膏，他一點也不着急，還有心情，從從容容看報，想要問他如何辦法，又怕他發癖氣，只坐在旁邊，癡癡發呆，見青峯看了一回報紙，又閉一回眼睛，忽然從椅上跳起來，找一付筆墨，低着頭，筆不停揮，頃刻寫了一篇文字，喊李順進來，把稿子交給他道：「你把這一篇文

章，送到望平街幾家報館，那一家要用，便賣給他，至少要他十元八元，少了仍給我拿回來。」小紅見青峯隨便塗了一篇稿子，便要賣十塊錢，心想這不是窮極妄想嗎？天下那有如此便宜的事，口中不說，心裏很不相信，青峯把稿子打發出去之後，伸着癩腰，又躺在烟榻上去了。見罐裏烟膏，只剩一罐，問小紅道：「烟完了，你還不買呢？」小紅見問，遲遲鈍鈍應道：「我本想早買，因為今天只剩一元二毛錢，是預備伙食，還是預備大烟？」青峯道：「你平日很聰明，何以今日忽然糊塗，飯不吃，尚可挨一頓，癩不過，如何活得成。你別胡思亂想，趕快給我買烟，等李順回來，再預備飯，還不晚呢！」小紅知道青峯整頭到時，沒有大烟接濟，是經不起的。只得把一元二毛錢，先買了清膏，送到床前。不經青峯連吸幾口，看看又將盡了，心想高一李順出去，賣不出錢來，以後這日子可怎麼過呢？無精打采，歪在床頭，正在暗暗盤算，忽見李順跑得一頭大汗，走了進來，對青峯說道：「和報館交盤真費事。……」小紅聽了，先吃一跳，暗想莫非賣不成功嗎？接着又聽李順說道：「賣是賣却，只是不大得價。」小紅聽到這裏，纔暗暗念一聲佛，只見青峯閉着眼睛把腿搖了一搖道：「你賣到那一家呢？」李順道：「我先到望平街一家報館。」青峯道：「該死的，如何會跑到退時報館。」李順道：「看他一樣高大洋樓，門面也很闊綽，送進去，遲了許久，纔拿出來，只出三塊元。我只因為相差太遠，又送到對過一家報館，他不肯要，又送到一家最大報館，出價七元，我因為出來許久，怕誤了事，今天又是第一次買賣，不如先開個利市，也就答應了。」

「青峯見李順說得好笑，深曉他一片好意，纔把眼睛睜開，微微笑道：「是了，你明日給我多走幾家吧！」李順把七塊錢拿出，便行退下。青峯將錢交與小紅道：「你且拿去，應預備什麼，先行預備。」小紅接過來，心中一陣喜悅和傾服的情形，真是不可名狀。當下喜喜歡歡，拿把青峯每日應吃應抽的東西，先行預備好，知道青峯在報紙可以尋出生路，自此每日不待吩咐，先預備一卷報紙，等青峯起來，照例蹺起兩足擱在桌上找材料，找到材料，低頭便寫，寫完命拿到報館便賣，虧他筆墨來的靈動滑稽，當那時候，上海報館，很肯收買外面稿子，又虧李順不辭辛苦，肯跑騾兜主顧，所以做出文章，倒沒一題落空，賣得好價，便有十元，賣不好價，也有五元，若是只賣五元，已敷本日烟飯開銷，若是能賣到十元，除開銷之外，餘下的錢，尚可挾着小紅，出去吃館子，聽夜戲，略略出個小風頭，倒也逍遙自在，不知不覺又混過半年。吃五穀的人，免不了病痛，忽然一天青峯偶受感冒，躺在床上，乍寒乍熱，害起病來，在有錢人們，小小一點病痛，原沒什麼要緊，青峯是靠要筆桿過日子，擱了十多天不能動筆，當然一個進款沒有，及至病好，便拉下一大筆虧空，病魔已退，債鬼又臨，逐日給一般討債的要帳的周旋，大有山陰道上，接應不暇之勢，青峯一看不下了，人急智生，忽想出一個法子，找出一本日本新出版的政治學，破一夜工夫，把頭一篇緒論，和節目全行譯出，第二日把原書和譯稿一古腦拿到伯華書局，一見面，先把譯稿交伯華一看，說道：「我近來找到一本好書，已把牠譯出來，今天先帶點譯稿來，你且看好不好。」伯華見說，把

緒論和節目略略一看，見內容非常豐富，點頭道這書不錯，確是順應潮流很有價值新品，青峯道：「不是我說一句大話，要在政治舞台出風頭，都有手此一篇必要，現在我打算把稿子買給貴局，替你做一筆好買賣，你贊成不贊成？」伯華連聲道：「歡迎，歡迎之至。」青峯見伯華答應，便進一步，將原書拿出來，向伯華面前一晃道：「原本約有二十萬言，十停之中，我已講了三停，現在我既與貴局訂了契約，不再賣給別處，今天我急要用款，你先替我預支二百元稿費。」伯華一聽，大覺爲難，躊躇好一會，纔說道：「不是我不出力，因爲書局定章，由外來買的稿子，都要將原書全篇譯完，經過局中審定，纔能發給稿費。現在你既要取款，局中通融不得，只得由我個給你一百元；俟你將來全書譯好，領到稿費，再行扣除如何？」青峯一聽，知道伯華所說，確是實情，見他肯借一百元，雖不滿此來欲望，亦足救眼前之急，便也答應。當日借回一百元，把一切急債，先行打發清楚，剩下數元，原想留明天開銷，到得五點多鐘，又來一家鋪戶，硬行索去，青峯費一番心思，借來一筆款，回來不到半點鐘開發淨盡，到此仍是妙手空空，一文沒有，自己一想甚是好笑。對小紅道：「我這幾天給幾個債戶，包圍十分難過，現在幸而一切債鬼，都打發走了，你且和我到馬路上走走，消我一腔臭氣。」小紅見青峯要帶她出門，便換上一件衣服，跟了出去。在馬路上散步好一會，偶然經過一家泰飯館門口，只見爐火騰騰一陣刀勺聲音，噴出一股酒肉香味，青峯本是饕餮大家，一聞清香，便覺饑涎欲滴。停住脚，向門內望一望，裏面非常熱鬧，回頭向小紅道

：「可惜我們今天身上一文沒有，不然和你到裏面點幾味菜，喝一盞酒，吃他一頓，倒是舒服。」小紅見青峯說時，現出十分羨慕樣子，知他病後脾胃復原，愛吃東西，說道：「你愛吃餛飩，就何妨進去。」青峯見說，看着小紅的臉，遲疑不決。小紅笑道：「你想什麼，進去吧！我轉個灣子就來。」說完拿起腳便走，青峯見小紅走了，自己便摸進館內，當有堂倌向前招呼，落坐之後，隨意點兩碗菜，一盞酒，自斟自酌。約莫半點鐘工夫，小紅來了，見青峯面前只放兩個碟子，問道：「你何不多要幾味菜來。」青峯說，一面喊過堂倌，把青峯平日所愛吃的菜點上好幾件，並給他再送兩盞酒，陪着對酌。青峯見小紅如此高興也就開懷暢飲，及至吃完算帳，小紅由身邊拿出四塊錢給夥計。青峯看見，悄悄向小紅問道：「你由那裏打算來的。」小紅笑道：「你不用管，難道我請你吃一頓餛飩，也辦不到嗎？」青峯見她不肯說，一笑而罷。出了飯館，已是萬家燈火，馬路上電燈，耀明白晝，青峯和小紅又在馬路上盤散一。總行回去。及至上樓時候，青峯偶然扶着小紅的手，覺着冰冷非常，問道：「你受凍嗎？」小紅搖頭道：「不見得，我今喝了幾杯酒，覺着臉上火燒的。」青峯一看小紅果然兩頰緋紅，紅得和蘋果一樣，笑道：「我看你今天臉上紅的，益發嬌豔。」說着順手向她臉上一摸，一絲冰冷，驚道：「你莫非病了嗎？何以手面如此冰冷。」小紅道，「你放心，我一點病沒有，不但沒有病，並且今天見你在飯館裏頭喝得痛快，我心裏非常快樂。」青峯道：「不錯，我也覺今天這一頓飯，吃得實在可口，雖然沒有什麼貴重好菜，我覺比

青峯見小紅如此高興也就開懷暢飲及至吃完算帳小紅由身邊拿出四塊錢給夥計

青峯見小紅如此高興也就開懷暢飲及至吃完算帳小紅由身邊拿出四塊錢給夥計

往常宴會什麼魚翅大席，還來得有味。」小紅道：「這叫做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青峯道：「喂！你也會掉文了。」小紅抿着嘴道：「你平常不是愛念這兩句嗎，我聽慣了，念出來，念得不對，給你見笑了。」青峯道：「似你冰雪聰明，可惜沒讀書，不然真是一個不楠進士。」小紅道：「現在還有什麼進士呀？若是許女人考進士，我倒願跟你讀書，下場試試。」青峯道：「現時進士雖然沒有，什麼女學士女博士比却多得呢！」小紅道：「那倒不稀奇，我從前在船上，聽說梨園人家都稱她色科學士，阿鳳人家都叫他藝科博士，還有李家龍珠，人家尊她做大總統呢？這種不是讀書科場出身，專由人家替她捧出來，有什麼體面。」青峯道：「你說得太含糊，這話若給一羣戴着女學士女博士的小姐們聽見，不要氣煞。」小紅道：「她們果然有志氣氣煞，就不會幹這營生了。」青峯見她挖苦得有趣，也覺好笑，那晚直到安歇時候，小紅解起衫子，青峯纔見她裏面沒穿棉袄，只穿一件薄薄夾袄，一時恍然大悟，小紅原來當了棉袄，請自己吃館子，一時心中很是感觸，覺着小紅如此真情相愛，別說是江山船人物絕無僅有，就是良好人家，眼光稍短點的婦女，恐怕也辦不到。一時又想到自己潦倒海上，賣文爲生，却非長久之計，此次偶爾抱病，便至饑登不給，萬一再有個不幸，豈不餓死他鄉，辜負她一片患難相從的熱情。青峯想到這裏，提起心緒，在枕上翻來覆去，竟睡不着。正在無可奈何時際，忽聽門外有人喊道：「齊先生有電報。」青峯聽了，心上又是畢卜亂跳，本想命小紅起來開門，見他閉着眼睛，睡得正穩，不忍驚醒她，自己趿着鞋子起來。

開門接過電報，找出譯本一看，喜得手舞足蹈。正是午夜窮愁正難遣，天邊喜信忽飛來，要知電報說什麼事情，下面再表。

第二回

飛短流長鄉人冷齒

喜新厭舊好婦傷心



說青峯正在懨懨縈繞，煩憂難遣時候，忽然接到一封信，翻出一看，原來是故人馮漢臣由北京打來的。青峯和漢臣從前本是同窗好友，論聰明之資，二人原不差上下，只因漢臣家裏有錢，一出書房，便到東洋留學。留學回來，投身政界，一步一步，巴結上去，現在已在北京元帥府，極得當局信任。當青峯在日本快要畢業回國時候，曾寫一封信，託漢臣在北京政府方面，代為位置。漢臣以為人尚未到京，何用如此亟亟，當時未曾寫信答覆。青峯便認為漢臣忘却舊誼，一發癲氣，便不與通信。直至青峯寄居上海賣文，漢臣在滬報上讀他的文章，知道總角同學在上海嘔心吐血，替着文字生涯，此時元帥府當局正要找位能文好角色，漢臣便把青峯薦上一本，一面打電報託上海報館熟人，探報尋峯。催他北上。青峯接着來電，纔知漢臣尚不忘舊，已替他找了位置，喜出望外，當下把小紅喊醒，將情形告訴她。小紅聽了，轉默默一聲不響，再停一會，兩眼汪汪，竟要流下淚來。青峯很是詫異，問道：「我們總算苦盡甘來，此行北上，有許多希望，你應該歡喜纔是，何以轉見不樂？」小紅道：「我也何嘗不歡喜。不過想到你眼前就要和我離別，便覺難受。」青峯道：「

傻子，要去我們是一塊去的，你有什麼難過。」小紅道：「你真說風涼話，現在我們手邊，一點餘款沒有，試問這一筆盤費，出在那裏。極力打算，能湊上你一人上路，已算難得，我那能跟你同去呢？所以我心裏只願意能廝守在一處，處境雖極艱苦，心裏總覺快樂。」青峯道：「你不必過於憂慮，我打算再向伯華方面通融一百元，作爲我們盤纏，想總可辦到，萬一借不來，我也不去。」小紅見說，纔轉憂爲喜，次日青峯拿了漢臣電報，去見伯華，商量借款。伯華慨然答應，因爲知道青峯此行關鍵很大，若是不借給他，必怫然而去，不但前情盡棄，或許還留個芥蒂。當下進去，拿出一百塊錢，交給青峯道：「你行期迫促，我也不替你祖餞了，惟是彼此多年至交，你臨行時候，我不能不有一句心腹話見告。北京是著名燬人爐，你此行投身政界，務要保存書生本色，別同受了官僚惡化，閑的時候，仍望多譯述有益學術的作品，一篇千秋，比營營逐逐，短命政治生涯，好得多呢！」青峯見說，執着伯華的手搖了幾搖道：「老友金石良言。青峯敢不敬佩，我此行雖說爲貧而仕，仍脫不了要筆桿生活。前日譯的那本政治史，無論如何，總要譯成全功，以慰老友希望。」說着哈哈一笑。伯華見青峯話中有刺，轉覺不好意思，欲待辯白幾句，又不便設辭，送了青峯出去，終覺此人鋒芒太露，將來遇着陰險朋友，結下冤家，免不了吃虧上當。暗自嘆嘆一番，不在話下。且說當日青峯借了款子回去，把未了手續，略爲清理，一肩行李，帶同小紅，奔往北京。當由漢臣介紹，在元帥府補一名祕書，月薪三百元。幹了兩月，又在內務部挂了兩名空頭差事，合算起來，一月

約有八百元進款，便在西城蠟子胡同，租了一所房子，家中一切事務，均歸小紅管理。小紅見青峯諸事都精明，只對銀錢上不大內行，偶然開一篇帳，左算右算，總弄不清，知他不長此道，家中一切費用，極力替他撙節，克勤克儉，一月八百元進款，倒能剩下一半。青峯雖然不大明白其中道理，却看得出小紅月間另出積蓄。因他一心只想找機會，發大財，一些小積蓄，那看在眼裏。一天青峯在政事堂，聽見政府因江西黨派分歧，激起兵變，特下一道明令，派稽義瑩帶隊前往宣慰，心裏不則一動。暗想江西是我桑梓之鄉，我何不趁此時機，回去一趟，一可在當日受過白眼鄉人面前，露一露臉，二遇有機會，敲一個小竹槓，發點小財，亦未嘗不好。主意想定，連夜擬一個條陳遞上。紙上談兵，他是行家，極峯見他條陳，說得天花亂墮，頭頭是道，以為本省人，說本省事，當然內行，隨即傳見。傳見之後，應對又極稱旨，便下一道命令。派青峯幫同稽義瑩，辦理江西善後事宜。青峯得着明令，十分高興，第一個便去拜會稽義瑩，稽義瑩因青峯一個條陳，當局便派他幫辦江西善後事宜，事前並未徵求同意，心裏便含一股酸意不滿青峯。及至青峯來拜，在勢不得不見。見面之下，義瑩對青峯冷冷說道：「此次兄弟奉命南下，因責任太重，再四懇辭不得，正苦情形不熟，不易辦理，今幸得青翁同往珂里，以本省人辦本省事，一定容易措置，青翁如有高見，尚祈多加指點。」青峯初混入官場中不久，那知義瑩話裏有話，以為他真心尊重他，不但不謙讓幾句，反大吹法螺，某派應如何對付，某人應如何查辦，信口開河，憑着私意大說一陣。義瑩見他目無餘子，恣意亂談，心裏益發

不快。及至青峯去後，義瑩吩咐屬員道：「齊某人躁矜過甚，絕非辦大事的人，此次雖和他南下，一切事情，不必向他接洽，並且還要隨時隨地留意他的舉動，這人絕非安分一流。」屬員得着吩咐，當然奉命惟謹，青峯那知就理，上船之後，義瑩只和他見過兩面，什麼事也不和他接洽，至於義瑩一般隨員，偶然見着青峯，都是敬鬼神而遠之，退避不遑。青峯到此，纔知道義瑩和自己不合作。但是已上征途，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因恨成怨，便想到江西，等有機會和義瑩開個玩笑，纔知我要筆桿的厲害。當下既存這個念頭，見義瑩不向他招呼，他索性也不向義瑩致意。政府派他二人出去，原想和衷共濟，孰知反弄到同牀異夢，也是出於始料之外。及至船到九江，南昌城內各派，聽說中央派員前來查辦，又風傳稽義瑩風骨稜嚴，此次帶隊前來，大有用嚴厲手段，壓迫之勢。於是大起恐慌，各派代表，前往疏通。一時大代表小代表，多如過江之鯽，趕到船上，希望一瞻仰貴人顏色。偏是義瑩胆子最小，深怕代表之中，有反對黨刺客混在裏面，乘機行刺，凡是歡迎人員，一概擋駕。衆代表見宣慰使關防森嚴，摸不着頭腦，便有一部分代表，去見青峯，打聽宣慰使是什麼宗旨。大家以為青峯和義瑩一船同來，又是奉命會辦善後事宜，當然參與密勿，什麼事都知道的。那知青峯和義瑩同牀異夢，漠不相關，比義瑩身邊一個親信隨員還不如。見各代表前來打聽消息，不得不裝一裝面子，信口開河，說宣撫使如何主張嚴辦，自己為顧全桑梓，如何從中和緩，宣撫使要拿辦某某，自己又因某某均係鄉望所歸，極力保護他，憑着己意，說了一陣，隱隱約約，好似自己是幕中

主要人物。大家不知就理，均信以爲真。就中有個小代表，姓盛名楚南，是青峯少時檢柴草小朋友，見青峯得意榮歸，便想乘機巴結討好，因對青峯說道：「此次省內各派，原是鬧得太不像樣，非會辦明瞭千里，只怕大兵一至，玉石俱焚。會辦此次一力爲鄉里保全，代表們謹代吾輩四千萬父老兄弟，同伸謝忱。這一個馬屁拍過去，青峯聽了當然十分爽快，隨把眼睛閉一閉，摸一摸領下小鬚，說道：「兄弟是江西人，鄉里的事，當然義不容辭，此次上頭派兄弟回來，原是專辦善後事宜，鄙意絕不願用暴力壓迫。」說到這裏，又伸出一個大手指，向背後一指道：「那位大老哥宗旨，就和兄弟不同，他無論什麼事，就是先……」說時又把手掌舒平，向右一揮，做出砍頭樣子。大家聽了，不禁悚然。青峯又道：「從前他在廣西成績，想各位都知道的，所以和他共事，很不容易，非有胆量，能說話，對付不了。兄弟到省之後，打算不和他在一同行轅辦事，因在他軍權之下，萬一有個失檢地方，父老們一定要歸咎兄弟不好，倒不如在外邊，容易和諸位接近，較易求得真正輿論。」楚南聽了，忙接嘴道：「現在宣撫使行轅，是設在督署，會辦既要另擇地點，那末把省內儲才館收拾出來，暫爲會辦行館如何？」青峯聽了，深中下懷，却又故意謙讓道：「我又沒有什麼隨從，隨便找一個小所在，都可辦公的，何必要在皇華富麗地方。」說完，又談一會時事，便送各代表出去。心中十分得意，以爲如此一番談話，總可把義塾名望減少幾分。那知早有義塾身邊的偵探，把青峯和代表所說的話，傳到義塾耳朵討好。義塾聽了，氣得把兩隻不常開蝦米目，睜得和龍眼核

一樣，罵道：「這個小雜種的，實不是東西，他向代表市惠，把蜚語來中傷我的名譽，十分可恨。」遂吩咐左右道：「自本日起，齊某如有來見，不必通報。」青峯還蒙在鼓裏，以爲自己聰明不過，却想不到輕輕幾句話，給義榮已結下重怨。當大家離岸時候，青峯以爲無論如何，義榮總會派人招呼一下，不料義榮催動人馬，浩浩蕩蕩，搭着南潯鐵路，前赴南昌，不但不派一名副官前來招呼，連一個聽差，前來通知也沒有，竟似沒有青峯這個人一樣。青峯到此，只得老着面皮，混進花車內，涎着脸，和一般秘書隨員瞎敷衍一陣。到得省城，義榮移駐督署，青峯也由楚南一般走狗，把他擁入儲才館，儲才館和督署只隔一巷，那邊是待衛森嚴，刁斗徹夜不絕，門前車馬輻輳，文武官吏，來來往往，鬧得水洩不通。這邊冷冷清清，門前連一個荷槍衛士也沒有，只有幾條野狗，在大門前，向陽橫臥睡覺。楚南見同是一樣中央大員，一鬧一靜，未免相形見絀，對青峯道：「會辦雖不愛排官樣架子，究竟是中央大員，關防重地，總應向那邊要一排衛士，前來保護，以符體制。」青峯不便說明和義榮不對，只笑道：「我是本省人，憑着良心，爲鄉里辦事，坦白無他，對一般親愛父老，有什麼可怕的，不比那老頭平日多仇家，要藉着武裝保護。」楚南是何等精明人，聽青峯這話，便知他和義榮有點不合式，說道：「會辦既不願向那邊要人，就由縣裏派幾名公役，前來伺候如何？」青峯道：「這些小末節，無關大體，我此來根本上要講求民隱，還是在這上頭注意。我的意思，要把親民之官府縣道分班傳見，面詢地方利弊。只是我倉卒出京，一個幫手，也沒帶，足下

有暇，替我辦點筆墨如何？」楚南見青峯要委他當文牘，當然高興，當下承着青峯意旨，擬了一張講求人民疾苦的公文，懸示出去。并檄令各縣知事。及府道到省，聽候按日分辦傳見。說來好冠冕堂皇，可是官場一般人物，最爲勢利不過。他見青峯此次和義整同來。名義上是同會辦理善後事宜，可是到省之後，各自分立門戶。義整什麼事都不和他商量，連出告示，也不同他會銜，宣撫使既看他不起，大家也都不把他放在眼裏。此次見他忽要傳見地面長官，只有一個首縣，一個警察廳長，上門敷衍，其餘一概不到。不但不到。背後還笑青峯擺臭架子太不自量。青峯此次回鄉，原想在父老面前，一露頭角。不想如此一來，反成僵局，弄得個個冷齒，只有楚南見解，與衆不同，他以爲青峯如何不好，究竟此人能運動一個會辦回來，總是有些能耐了。此時他正在失意時候，我先燒一燒冷竈，將來必有可用之處，於是私下和一般朋友，替青峯開歡迎會，請接風，捧了幾場，又見青峯鎮日無事，便把自己相好碧珠薦給他，請他到怡紅院消遣。青峯也因院中招待不錯，碧珠和自己又十分上勁，遂日以婦人醇酒消遣。一混兩個多月，忽然萬安縣老家，來了一封快信，說是太太杜氏，病得非常危急，請即回去主持。青峯此時正在無聊。便借此台階，是夜趕回萬安。你道杜氏何以得病，因爲杜氏爲人平日非常老實，一向在鄉間咬菜根過日子，撫育兒子，毫無一點妄想。青峯在上海賣文過日時候，因他處境窮困，鄉間也沒人提他近狀，所以青峯做的事，杜氏一點也不知道。及至青峯在北京當了秘書，又兼幾個差事，鄉下人眼淺，便傳說青峯在北京如何闊綽。一月有千八

銀子進款，娶了一位姨太太如何愛惜，杜氏聽了耳熱，三番五次，要來北京，青峯覆信只說等有機會便來迎接，杜氏見青峯如此對待，便已有氣，及此次青峯奉命回來，杜氏得信，以為無論如何，青峯總會回家看視一趟，此回總可以叨他的光，跟他到北京了。那知青峯到江西之後，一向只躲在省城，未曾回家一次，又聽人紛紛傳說青峯在怡紅院，又娶一位姨太太。婦人家無論如何老實，醋心是不能免的，杜氏自聽此傳說，益發氣苦，暗想青峯得新棄舊，自此便得膨脹惡症，鄉間又沒有好醫生，杜氏又不肯把心緒，告訴別人，病便一天重似一天。後來家中看她病的厲害，纔寫信給青峯通知，萬安縣隔着省城，本有幾百里路，及青峯趕回家時，杜氏已不及待，先一日駕返瑤池了。青峯突賦悼亡，很想亡妻死後風光一下。無如人情勢利，發出訃文，前來應酬極爲少數。只有楚南送一筆厚儀，特地跑來萬安幫忙數日纔去。青峯深感他盛情，楚南又乘機告訴青峯，在江西沒甚出息，要想隨同青峯到北京活動，青峯也慨然答應。過了些時，青峯把杜氏喪事料理清楚，見義舉早已離省，便也同楚南，一肩行李，神不知鬼不覺悄悄潛赴北京。正是來時興高采烈，去時氣喪魂消，要知後事、何，下文再表。

第三回

拾案中蒸地遇無鹽

賞名花窮途逢西子



說青峯帶着楚南，重踏京塵，此次鑲羽歸來，非常失意。舊日朋儕，都不走訪，只因楚南對於自己，極力幫忙，情意可感，特向馮漢臣

交了一條。這官位。也是楚南時來運至，不出幾日工夫，漢臣竟替他在內務部補一名主事、官秩雖是極微，資俸也無多，可是楚南是一位會做官善鑽門路的人物，既混入仕途，便覺頭頭是道，到部不久，把一般同人敷衍得如兄如弟，又細細打聽，知道本部在總次長面前第一個紅人，算是參事呂起謨，心中便存走他的門路，以爲將來陞官地步。所苦階級距離太遠，聯絡不到，急切不能如願。那天和部中同人蘇俊卿黃老伯，偶然往中央公園閑逛，走到水榭面前，見地下遺下一條絲巾，楚南眼尖，一俯身把他拾起，便覺一股花露精氣味，撲入鼻中。孝伯喊道：「好香好香。」說着伸手便搶，楚南牢牢握住不放，說道：「是我拾得，便是我的東西，你們爲何要想打劫。」俊卿道：「不過是一條絲巾，又不是當真一位美人兒，那值得如此爭奪。」楚南道：「見物如見其人，安知這條絲巾，不是一位美人用得。你且看如此一件講究東西，當然用的人，也是一位極講究的主人翁。」說着伸起兩手。把絲巾扯得高道：「你們聞一聞，這香味好不好？」俊卿道：「不見得，你說是花露精，我聞得是一股狐臭氣，惡得很。」孝伯道：「我看你們是拾來東西，趕快把他收起来吧！若是給原主看見，要認你作賊。」正在說着，突見太湖石後，轉出一個中年女人，說道：「請先生們把絲巾還我吧！剛纔我打此經過，遺落在地下的。」俊卿和孝伯一見那女人，好似遇了怪物，飛也似急行躲開，楚南不認得是什麼人，一手仍握住絲巾，向女人細細一打量，見他滿臉麻皮上，塗澤得極厚脂粉，一邱一壑，益形得起伏有致。頭上幾根稀疎的頭髮，擦

得黑油油的頭膏，和黑漆枕頭一般，光可鑑人，一個嬌軀，說少也有一百五十磅，穿一件極薄極極漂亮蜜色的燕衫，渾身束得和冬瓜一樣，益顯得南北乳峯，翹然獨立可愛。足下兩隻天足，生得平平正正，穿一雙綉花緞鞋，又闊又扁，好似三月裏初上市的大頭魚，楚南見這麼一個特別的美人，向他要索絲巾，他當然不贊成。他索性本是刁皮，因笑道：「太太何以認得我這條絲巾便是你的？」那女人見楚南含笑稱她太太，便把頭扭一扭，故作嬌羞樣子道：「剛纔我由水榭出來，一不留心就把手巾丟了，我回頭尋來，見諸位已把他檢起，一條手巾本不值什麼，不過今天沒有用的。」說着，把五隻似鑼錘般的手指，握着闊嘴，哧哧笑個不住，楚南看她這樣嬌怯姿態，不但魂飛意亂，渾身毛髮差不多一根一根要豎起來，急忙把絲巾交給他，回身要走。那女人接過絲巾，又問道：「先生貴姓？」楚南也不答應，只搖一搖頭，女人又斜轉媚豬般的小眼波，送了楚南一個白眼，楚南不禁又是一個寒噤，急忙追到俊卿面前，搖頭道：「天下竟有如此怪物，在公園出風頭，真是怪事。」俊卿也笑道：「怪事怪事，你爲什麼還和她起膩，若不是那副尊容，給你嚇退，只怕你的魂魄已給她勾去了。」楚南道：「我不過和她說兩句話，有什麼起膩，難道那副尊容也值得承教嗎？」正說着，孝伯已由樹後轉過來，笑道：「楚南你別笑她，她還是一位闊姨太呢！」楚南道：「這種貨色，也配稱闊姨太，只怕是新出土的闊人，由鄉村帶上來的寶貝。」孝伯搖頭道：「不是不是，我告訴你罷，她是呂參事的姨太太。」楚南道：「那一位呂參事？」孝伯道：「不曉得我們這裏最紅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把眼波送到醜姨太身上，二人正在眉來眼去，倏的一個紙烟盒打在楚南身上，楚南突的吃了一跳，只聽那邊醜姨太拍着一個六七歲孩子肩上，訖訖的笑。楚南明知紙烟盒是由醜姨太那邊扔過來的，故意裝作不知，只不拾起，還把一隻腳，踐了兩下。醜姨太看見，只急得一雙媚豬的眼睛，睜得和龍眼核一般。楚南見此情形，知道紙盒裏面，還有把戲，過了一會，趁大家不覺時候，悄悄把他拾起，打開一看。裏面空無所有，只一張包烟紙錫皮紙，揉了一團，塞在裏面，把紙展開，也沒有什麼東西，只套盒裏頭，用鉛筆歪歪寫着「明日三點再來」六個字。楚南已猜透她的意思，把煙盒藏起，趁便向醜姨太一笑。醜姨太纔安了心，約莫半點鐘工夫，起謨已由那邊走過來，算好茶錢，帶了家小走了。楚南見他們已走，向俊卿孝伯道：「時候不早，我們也出去吧！」俊卿笑道：「目的物走了，你當然也想去。」楚南發急道：「什麼目的物，難道我瞎了眼，和醜鬼吊膀不成。」俊卿道：「豈敢？不是吊膀，也是有意和她開玩笑。」楚南道：「豈有此理，你真是血口噴人。」孝伯道：「我也認楚南沒有這事，你試想看，似楚南如此漂亮，對方又是什麼面孔，果然垂青於她，豈不成了一位闊姨太的面首了。」說着哈哈大笑起來，楚南臉上一紅道：「得了，不用再說這些廢話，我請你們吃頓晚飯吧！」孝伯把手拱一拱道：「謝謝！我和俊卿，今晚恰有飯局，改日再擾。」說着拉着俊卿一徑走了。楚南暗想這兩個刁鑽古怪的東西，將來倒要加意敷衍。不然是人言可畏的。到第二日，楚南如約來到中央公園，在春明館茶座，候了許久，還不見醜姨太前來。心想莫非她和

我開玩笑嗎？果然如此，真正倒靨，站起來，向園內繞一個圈子，在各茶座留神一看，都沒有醜鬼的踪跡。重歸茶座，正等得不耐煩，忽見遠遠來了一位胖太太，一扭一拐，走了過來。逼近一看，正是望穿秋水的醜姨太，今天却又換了一套新衣服，上身穿一件蘋果色印度綢衣，下面繫着紫羅藍色有垂鬚的絲裙，看官們試閉目想一想，以醜姨太那樣美麗的尊範，再配上如此嬌艷衣服，其奇妙也就不言可知了。楚南驟見她如此打扮，也覺忍俊不禁，忙起來招呼讓坐。醜姨太見楚南早在那裏恭候，便嘻嘻着闊嘴向他一抿道：「今天來晚了。」說着一屁股坐在藤椅上，因進園時，走的太急，粉額上，微微出了一串汗珠，醜姨太把手中象牙小摺扇展開，使勁搗了一陣。楚南坐在對面，只覺得一陣陣又甜又酸的汗香撲了過來，心裏十分難受，遮着鼻子問道：「太太何以今天這時候纔出來呢？」醜姨太見他口口聲聲稱她太太，心中非常得意，故意纏着眉頭道：「家裏事情多，老爺又剛出門，我纔能抽空出來。」楚南見醜姨太大聲大腔說話，一點不關攔，深怕給別人聽見不好。便低低說道：「這裏人多，我們到水榭裏面談談如何？」醜姨太又把眉頭縐一縐道：「何必呢？」又說道：「你要去，我就陪你去吧！」說着又瞋着小眼向楚南一笑。楚南見她醜態百出，坐在這裏實在不方便，站起來算清茶錢，領了醜姨太一徑來到水榭。到得裏面，果然一個客人沒有，楚南命夥計泡一壺清茶，二人便坐在欄杆面前攀談。楚南因左右無人，便大胆涎着臉道：「我夢想不到昨天會在這裏拜識太太。」醜姨太點頭道：「是呀！我也想不到的，先生你貴姓呀？不是……」楚南

忙由身邊取出一張帶官銜的名片，雙手捧上，笑道：「說起來，太太還是我上司呢！照前清官場舊例，屬員見着憲太太，都得磕頭。」醜姨太又把頭一扭道：「我們既是朋友，別說什麼上司下屬，磕頭我不敢當，就是稱我做太太，我也是當不起。」楚南把腰一直道：「不尊你做太太，我楚南卻沒這胆量。」醜姨太小眼珠閃一閃道：「彼此儘管太太先生稱呼，便顯得不親密了。」楚南見她浪的過分，便也放出嬉皮笑臉道：「不稱太太，稱什麼呢？北京人對人恭稱『您』——。我看『您』字也不好，外國人朋友交情親密的都稱『你』，那末我不稱太太做『您』，稱太太做『你』，『好不好呢？』醜姨太道：「好極了！你我既作朋友，應該如此稱呼。」楚南道：「今天我想請你到中西飯店吃頓便飯，可以不可以，醜姨太道：「吃便飯可以，別的可不行，因為我家裏事多，出來太久，老爺要查問的。」楚南見她答應，當然要和她應酬，出了水榭，一直來到中西飯店。楚南因她又不是十分高貴之客，請她吃頓便飯，也很平平，不過點了兩味鮑魚海參之類，兩人開一個房間，在裏面靜靜吃了兩點多鐘，雖然不是十分好菜，醜姨太却吃得痛快淋漓，十分高興。臨去時候，出手拿出十塊錢，賞給西崽，說他伺候周到，又對楚南道：「你今天請我吃飯，我明天一定要回敬的。」楚南道：「容易得很，你要訂我，只須到公園水榭，水榭裏面有電話，你一個電話，我就來奉陪。」醜姨太道：「當真的，你別失信，若是失信，我是要加倍罰你。」楚南笑道：「我是饕餮大家，巴不得天天有人請我吃飯，那有不來道理。」醜姨太道：「是了，我們就一言爲定。」到次日，

醜姨太果然在水榭通一個電話，楚南如響斯應，不到二十分鐘，馬上來了。照着昨日法子，到中西飯店，開一個房間，點兩味菜，恣意咀嚼，興盡意闌始去。自此不是楚南請醜姨太，便是醜姨太訂楚南，每日酒肉徵逐，約莫有二十多次，兩人弄得極熟。楚南看火候已到，醜姨太已是心悅誠服，可以供自己驅使了。便在她面前，露出話風，請在起謨跟前，替他運動，補一名僉事，或是弄個簡任職存記。醜姨太見楚南求她代為運動，暗吃一驚，自己一想在起謨面前，絕對沒有說話能力，若是直言相告，楚南一定瞧自己不起，不和她做朋友，那就糟透了。若是含糊答應，將來沒有着落，更是不好。不如引給他一條道路，叫他自己幹去，因笑道：「你叫我運動，我本應盡此義務，不過據我意思，我替你運動，不如你自己運動妥當。」楚南道：「啊！我的太太，我能設自己直接運動，又何必向你麻煩呢？我和他隔了三四層，距離太遠，高攀不到，所以纔求你就近招呼。」醜姨太道：「我老爺非常多心的，我平空替你運動，他定會生疑，現在我指給一條道路。你一面在外活動，我一面在裏頭幫忙，那就容易成功了。」楚南喜道：「好人，有什麼好法？請你告訴我吧！」醜姨太微微笑道：「猴子我教你法子，你爬上高枝，可別忘了老娘。」楚南急忙鞠躬作揖道：「我是終身服侍你的，我頸子不給你加上鎖嗎？鎖上的鐵練，不是握在你手裏嗎？我若爬得高高，忘記了你，只須你手中鐵練一拉，我由半空中栽個筋斗下來，就死在你眼前，好太太，請你告訴我吧。」醜姨太見楚南說得有趣，哧一笑道：「你不要急，我告訴你，我老爺平日最愛畫梅花。」楚南道

：「我也聽說過，他愛畫梅花，和運動又有什麼相干呢？」呂姨太道：「慢點！聽我說，他愛畫梅花，尤喜歡人家求他畫梅花，你要和他接近，只須多備些紙張求他畫梅，就容易和他見面了。他愛畫梅之外，尤喜歡收藏湘妃竹扇骨，你多預備這些東西，送給他，就合他心意了。他最近尤有一件愛幹的事，是中意外間什麼俄國女人，你能替他介紹嗎？那更合他脾胃了！」楚南原是一個鬼靈精，經呂姨太一說，立時心中有了把握，又故意涎着臉道：「這話都是你親嘴告訴我的，我聽你話，替你老爺，拉外國皮條，你可不要吃醋？」呂姨太把小眼睛一掀，闊嘴一抿道：「給誰吃醋呢。我若不爲你，也不肯訴這話了。」說着把兩隻小眼珠，滾了兩滾，丟了一個白眼。楚南見呂姨太醜態，毛髮悚然。暗想，我若不是別有懷抱，誰有閑情，和這醜鬼盤桓。當日因要討她歡喜，忍着痛，加意和她周旋一下，到第二日，楚南遵照呂姨太的話，買了最上等宣紙數張，裁成四幅，上面貼上紅箋，正楷寫了恭求法畫幾個字，託起謨的老友秦杰生送去。起謨見是極好宣紙，張數又多，非常高興，便連夜拿起筆，畫起圈兒來，不出幾日工夫，把四幅宣紙完全畫完，由杰生傳話命楚南，親自去取。楚南得了這消息，急忙來到起謨家裏，名刺一投進去，立刻接見。見面之後，起謨立把四幅梅花，交給楚南。略略打開一看。見裏面一行一塊，似花非花，似豆非豆的梅花，連忙稱謝不迭。接着又狠命恭維一氣。起謨非常得意，拈着小髭道：「現在外面，時尙西洋畫法，不想你却愛中國畫。」楚南忙正色道：「西洋畫那及中國畫可貴，就這四幅畫法而論，大似金冬心筆意。可說是古

香古色，筆筆有神。那般西洋派畫家，那得赶上。就給一百年工夫，也學不到的。楚南對於大人畫法，心儀已久。只因怕大人勞神，不敢造次妄求。」起謨給楚南米湯一灌，益發高興道：「橫豎我早晚是閒的。你愛我的畫，不妨拿紙來，我多畫幾筆也不算什麼。」楚南連連稱謝，又陪起謨談了一會，纔行辭去。過了兩日，又買幾張宣紙，寫了一封信，送到起謨書房，說是替親戚代求的。起謨畫好，楚南便親自來取。自是過了幾天，總拿一張紙來求畫。不是說代弟姪恭求，便是說爲親戚代託。起謨也有求必應，一律歡迎。如此一個多月，楚南一看家中宣紙，已給起謨糟踐一大堆，拿來換取燈，說少可換兩打。當他第十一次到起謨家裏取畫時，已在琉璃廠買妥極好湘妃竹扇骨，配了一個絹製扇面，拿在手裏帶去，和起謨談話時，見起謨兩隻眼睛，只注自己手裏扇子。楚南會意，只裝作不知。起謨見他把扇骨，紅光發亮，着實可愛，禁不過問道：「你這把扇子，是新買的吗？」楚南道：「扇面是新配的。」起謨伸手把他要過去，不看扇面，只看扇骨。楚南趁勢說道：「大人可否再賜畫一個扇面。」起謨道：「可以，可以。」楚南見他慨然答應，十分歡喜，當下又談了一會扇子留下纔行辭去。次日，楚南正在科裏辦公，參事室來了一個聽差，說是起謨相請。楚南跟了進去，却見參事室裏面，只有起謨一人。起謨見楚南進來，便由黑皮夾裏取出扇面，交給楚南道：「畫得太草草，你姑且拿去，改日再精心給你畫一個吧。」楚南接過來，連連稱謝。起謨忽又說道：「是了，你的扇骨，還擱在我家裏，等明天再給你帶來。」楚南忙道：「不要緊。不要緊。」

「過了幾日，楚南又在琉璃廠找一把極好湘妃竹扇骨，把起畫的扇面鑲上，帶到部裏去。一般同寅看見，使你瞧我看，紛紛評論。內中算是俊卿口頭最尖，看見楚南扇子，笑道：「楚南你把如此一把好扇，爲什麼一定要請老呂蹭躡呢！你是賞他赫赫大名，還是賞他的畫得圈兒呢？」說得楚南有點不好意思，紅着臉道：「各人有各人看法，我看他畫的筆意很不錯。」孝伯道：「你賞他梅花，他也賞的你扇骨子。這把扇骨，若給他看見，只怕要愛不釋手，視爲已有了。」楚南故意佯作不知道：「你這話怎麼講呢？」孝伯道：「你還不知道嗎？呂參事是著名扇骨子收藏家。凡遇見人家手中有拿好扇子，他總千方百計想法子，把他弄得到手裏。幸而你求他畫時，只光拿扇面給他。若是你把扇骨，也送上去，他一定留爲自己賞鑑了。」楚南心裏早已明白，故意道：「我只相信有這事。」孝伯道：「你不信，姑且試一試看如何？」楚南笑道：「我犯不着去試，萬一當真給他留去，有什麼法子要得回來呢。」說得引大家都笑起來。過了一天，楚南在一個應酬場面，遇見起謔，起謔見自己畫的扇面，楚南又配好一把扇骨，這把扇骨顏色，比前日所留的，益發紅潤好看。便向楚南要過，翻來覆去看了兩遍。說道：「你這一面還空的沒人寫呢？」楚南道：「是的，因爲找不到配得上的人物，所以不敢輕易倩人下筆。」起謔聽了，呵呵笑道：「時下書家多得，只怕你不認得吧。」楚南道：「當代名家，我也認得好幾位。只是架子太大，求他寫一面扇子，總要留得一年半載，纔肯下筆。一不高興，留下去便不見還，也是常事。丟了一個扇面，也不要緊，因的這

扇面，有大人法畫在裏面，若給人家留去，實在可惜。所以輕易不敢交給別人，寧可空着一面不寫吧。」起謨一聽，又呵呵笑道：「我畫幾筆，算不了什麼，值得如此鄭重。空得一面也不好看。那末，我替你帶去，給我老友鄭伯諧，寫幾個篆字，他的篆法很不錯，別人求他不容易，靠我老面子託他，一二月總可要得回來。」楚南忙站起，做出必恭必敬的樣子，肅然道：「諧老篆法，時下無雙。大人肯爲我代求，那是再好沒有了。」起謨把楚南的扇子，在棹角上叩了兩下道：「那就這麼辦嗎。今天是禮拜，後天到部時，你可到參事室找我去。」楚南唯唯答應，當日應酬完後，各自散去。等到禮拜二，楚南一到部，在科裏轉了兩轉，趁空便跑到參事室找起謨。連去三次，據茶房回說，尙未到部。楚南暗想，闕老官說的話，沒有標準，我不可過信他的言語。正在納悶，俊卿和孝伯過來要勸他到昇平園洗澡，楚南益發不得主意。心想我還有這裏等候起謨呢，還是陪孝伯出去。長官固然要伺候，同寅也不能不敷衍。孝伯和俊卿都是尖利刀鑽不過，得罪不得，但是陪他們出去，起謨又來了，等我不在，豈不是又得罪他。正在猶豫不定，忽見參事室聽差，匆匆走來，對楚南道：「盛先生，呂參事相請。」楚南見說，忙站起來就跟上去。孝伯見他走了，對俊卿笑道：「原來有閩人訂他，所以不願和我們出去。」楚南見孝伯挖苦他，急忙回頭道：「請你二位等等，我一會就來的。」說着跟聽差到裏面。起謨見着楚南，舉着手中扇面道：「你且看一看諧老寫這一幅扇面。真是蒼老勻稱之極。」說着把扇面交給楚南。又道：「今天我一用過午飯，就到諧老家裏，和他

下了兩種棋，就逼他代你寫扇。諧老有個壞癖氣，要求他寫字，總得和有世誼年誼，他纔肯動筆。當我把扇子拿去時，他向我你我是什麼人，我不便說什麼，只說你是我那年高等文官考試的得意門生。他見是我門生，纔欣然下筆，他落款竟稱世誼。你不嫌他過於前輩自居嗎？」楚南道：「如此落款，比「先生」「仁兄」等類好得多。論世誼，楚南的先伯，和諧老還是癸酉同年，他本長我一輩。」起謔呵呵笑道：「如此說來，我說的倒不錯。」說時忽又頓一頓道：「那怎麼辦呢？我把你扇骨擱下諧老家裏，未曾帶回來。因為當諧老寫扇時候，他嫌有扇骨，鑲在裏面不好寫。我特把他取下，放在他棹上。來時竟忘記了。」楚南心裏早就明白他的戲法，忙道：「不要緊，不要緊，一個扇骨算不了什麼。大人不必再為這些小事費心了。起謔故意正色道：「你那把湘妃竹扇骨，確是不錯。現在琉璃廠一帶，未必買得到的。等我明天見諧老時候，再向他要回。」楚南道：「楚南求了這一個寫畫雙絕扇面，已是滿意之極。區區一個扇骨，不算什麼。請大人不必注意。舍間還有存着湘妃竹扇骨好幾把。」起謔道：「這東西很不好找。我託了好幾個朋友，物色許久，都沒有一把合意的。」楚南知他言外要叫他奉贈，忙迎合道：「等明日我把舊藏的幾把帶來，請大人選擇。」起謔道：「如此豈不奪人所好嗎？」楚南道：「名物本應歸名人所有的。」起謔聽了，十分歡喜。笑道：「你這人說話作事，都非常痛快。現在我有件事情託你。」楚南連說「豈敢豈敢。」起謔道：「這事替我辦，還請你代守秘密。」說時又放低聲浪道：「現在金次長決意辭職，總長要命我暫行兼

代。我因爲次長事繁，再三懇辭。總長因爲無人幫忙，非命我承乏不可。我辭之不得，大約後天星期五必可提出閣議。我打算明天先把外面必須接頭幾位人物，在來今雨軒，先行聚會聚會。」說着由皮夾取出一張請客名單，遞給楚南道：「因爲這事，在未發表以前，我不願給部裏知道。煩你照着名單，把請柬替我預備一份，並把請客時間，向來今雨軒先行知會。」楚南忙站起來向起謨連鞠躬帶作揖道：「恭喜次長。」起謨拱手道：「這可說沒法擺脫事情。」楚南又回道：「明天我一早到來今雨軒伺候。」起謨連說：「一切費神！一切費神！楚南辭了出去，滿面春風，回到科裏，孝伯見着問道：「呂參事請你什麼事？」楚南平日最好招搖的，起謨請客囑他守秘密，他那能守得住，附在孝伯耳朵道：「我告訴你一個密消息。呂參事快升任次長了。」孝伯道：「這本是意中事。外間早有此呼聲。」楚南又把名單取出來道：「事情馬上實現，這是呂參事請的客人。」俊卿本坐在椅子上，見楚南作得如此鄭重，忙湊過來一看笑道：「他要請客，隨便把名單交一個書記填了就是，何必特特把你請進去，幹這些不要緊事情。」孝伯笑道：「現在幹點不要緊差事，將來總有要緊事情，給你幹了。就是這一些不要緊事情，骨子裏也是有人情的。老盛你說我這話對不對。」楚南臉上一紅道：「你說的對，那有不對。你們不說要到昇平園嗎？現在我們就去如何？」孝伯道：「你和我去，不怕誤了老呂差事。」楚南道：「這算什麼差事，你不要一味和我開玩笑。」說着，大家一笑。出了衙門，來到昇平園，楚南因要敷衍他們，當然由他掏腰包請客，當日散了之後，楚南急

把起談交辦的事情，連夜辦妥。次日下午，起謨到來，今雨暫時，一切已預備停停當當，起謨見他辦事敏捷周到，十分歡喜，當下很誇獎他幾句，楚南直伺候到起謨訂的客人來了，他纔躲出屋外樹底下，一人喝茶，兩隻眼睛，仍不時注在屋內，怕起謨臨時要發生什麼事情，找他不到。等至五點多鐘，眼看見起謨請的客人全散了，他纔走了上去。起謨見他未走，便一同在茶座品茗。閑話一會，忽見茶座面前，走過高高身軀，塗粉擦脂三個外國女人，起謨問道：「走過的，可是俄國人嗎？」楚南聽了這一句話，又觸動靈機，忙點頭道：「是的是的。」起謨道：「近來斯拉夫民族流竄中國很多，聽說其中很有當年貴族，現在爲生計所迫，變爲流娼的。」楚南道：「不錯，東城船板胡同和八寶胡同一帶，不少此類人物。」起謨道：「我也聽見過，只爲外國妓館，常有外國兵酗酒滋事，我們到那裏似乎不十分便當，若是在旅館或是公寓裏，有個熟人介紹，那就無妨，你知道這種外國香巢在什麼地方？」楚南見起謨帶着三分酒意，問起這些話來，怕直言回絕，未曾去過，打斷他的興頭，便含糊答道：「三元巷有一家外國妓女臨時招待所……」起謨不待說完，接口道：「我也知道，仍不是個好所在。」楚南見他說得內行，怕自己說出不對，轉露馬脚，笑道：「是！是！還是在旅館召她一二個，比較妥當。」起謨道：「這本是逢場作戲事情。」說着又呵呵大笑起來。楚南見他說得不即不離，明是示意，叫自己代爲拉綽介紹。無知這外國生意經，自己實在外行，心中沒有把握，不能含糊答應，當下也笑了一笑，把這事輕輕撇開不提，陪了起謨坐了一會，纔行散

去。楚南回去之後，心中因爲這個問題，好生躊躇不決。到部時向孝伯俊卿打聽，都說不認得，要結識這西方美人，須找外國飯店西崽，或是公寓掌櫃，或者能辦到。每次夜度資總須數十元左右，楚南見他們都不是行家，無從打聽，想要自己躬往八寶胡同一探香巢，又因不懂外國話，不敢冒昧上門。如此輾轉好幾天，有一天，爲着呂姨太要用外國花邊，楚南在王府井大街一家洋行，買了兩碼，當走出來的時候，迎面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俄國女丐，手中抱着一個小孩，跟着楚南，伸手討錢。楚南初時不大注意，後來見她一路老跟着不去，向女丐細細一看，見她雖是滿面風塵，眉目却長得不錯，一雙淺藍色的盈盈秋波，閃來閃去，尤其有神，不禁心裏一動。見她一直跟到三條胡同口，便由身中，取出一塊錢遞給她，又和她打手勢，令她把小孩交給別人，跟自己一塊去。女丐却也非常聰明，見楚南如此做作，便也心領神會，轉身把小孩抱走，不到十分鐘工夫，果然空手回來。楚南和她各坐一輛人力車，帶到西方飯店，開了一間房，先命她進去洗澡。及至浴罷了出來，秀髮披肩，容光煥發，披一件浴衣，亭亭玉立，和剛纔蓬頭垢面，敝衣被體，判若兩人。楚南見了大喜，便命西崽備兩份西餐，和她同食。二人既是言語不通，席間只彼此打手勢，猜啞謎，俄女非常和藹，無論楚南如何舉動，她總是乾乾吱吱的嬌笑。楚南見她婉轉官人，益發高興，吃完西餐，二人在房內膩了一會，楚南拿出三塊錢給她，命她明日再來。到第二日楚南到西方飯店，不大工夫，那個俄國女，果如約而至。楚南仍照昨日法子，先命她洗澡，再與她會餐。餐後仍膩了一回，

給她三塊錢，打發走了。如此一連四日，楚南嘗過數次滋味，覺得可以分甘別人。那天到部，找一個機會，趁便面請呂參事到西方飯店吃飯，呂參事近來已認楚南是自己門客，見他誠心要請吃飯，當然不便推辭。到那晚原想破數分鐘工夫，到西方飯店照一照面，給他做一個面子，一轉灣就去。不料到飯店時，見冷清清只有楚南一個主人，屋內一個客人也沒到。起談見了，很是詫異，問道：「現在已七點多鐘，別的客人，還沒有來嗎？我今天原沒工夫，抽空先來這裡一會，還得赴泰豐樓何會辦的飯局。」楚南一面敬茶敬烟，一面笑道：「楚南今天是特敬次長的，並沒訂別的客人。」起談道：「這不是胡鬧嗎？你和我何必如此客氣。」楚南低低道：「今天因為物色一位斯拉夫的美女，特請次長前來賞鑑。」起談一聽，立時笑逐顏開道：「你竟弄到這玩意兒，她快來了嗎？」楚南道：「她已經在房裏伺候。」說着引起談到隔屋，推門進去，起談舉眼一看，沙發上坐一個俄國少女，穿一件浴衣，秀髮披肩，赤着雙趺，趺一雙拖鞋，見他們進來，起身含笑相迎。起談慕見了這麼一個西方美人，宛似饑虎撲兔一般，也不等楚南介紹，緊上兩步，走過去，拉着她玉手，在電燈下細細端詳。見她面目娟好，年紀只有十七八左右，一雙淺藍色的秋水，閃來閃去，十分有致，不禁心花怒發，回過頭來，對楚南道：「她如此裝束，宛似楊妃出浴圖。」楚南低低說道：「她貌雖不及楊妃，身世却和楊妃相似，據說是俄國玉牒中人物。」起談聽了，益發高興道：「我意中就是愛物色這一類的人。」說時又湊近一步，拉着俄女的手，細細賞鑑，見她薄薄浴衣裏面，兩隻乳峯，嬌

笑時隱隱起伏，一時情不自禁，也對她微笑。楚南見他如此情形，退了一步，說道：「次長且和她談一會，我出去打電話就來。」說時退了出去。隨手輕輕把房門帶上，自在外面，命西崽張羅酒菜。約莫有一點鐘工夫，纔命西崽到房內相請起謨吃飯。一會起謨挾着俄女出來，對楚南道：「你還和我客氣嗎？」楚南道：「菜是早預備的，請次長隨便用一點。」起謨向着俄女道：「我和她喝幾杯酒吧！」楚南見說，忙命西崽開了兩瓶香檳，起謨酒量本是不錯，加之俄女又殷殷勸進，一連喝了好幾杯，微微有點醉意，眯着兩眼，向楚南道：「你介紹這人，真是不錯，只可惜彼此言語不通，我問她住址好幾次，他總是瞪着眼，答不出來。你如何能認識她，她住在什麼地方。」楚南道：「我也是由友人介紹，她住址在崇文門外一家小公寓，更不是我們去的地方，次長若喜歡她，叫她來這裏，倒很便當。」起謨聽了，不住點頭。彼此又喝了幾杯，起謨打手勢問俄女，會不會跳舞，俄女不懂他的意思，只是發笑，楚南道：「據我朋友說，她跳舞得極好，只可惜西方飯店，地方窄逼，要叫他跳舞，還是帶他到北京飯店去。」起謨道：「我不過問一問，我不會跳舞，北京飯店也不是我帶去的地方，還是在這裏清靜，說點話有意思。」正說時見一個夥計進來，回道：「豐泰樓何會辦來了三次電話催請。」起謨聽說，縐著眉頭道：「這種飯局，真是膩得很，可怎麼辦呢？」楚南道：「可以辭他不去嗎。」起謨道：「若是平日，我早就直捷辭絕，現在外面都傳遍我升任消息，若是不去，他們必怪我擺架子，並且我到這裏，不到他們那邊，尤其給他們見怪。他們那知我們在

這裏，別有目的呢？」說着又對着俄女的臉，呵呵笑了一笑。俄女不懂他們說什麼，見人笑，也陪着笑。起謔又喝一杯香檳，纔站起來，由身旁摸出一疊鈔票，向楚南道：「應賞多少呢？」楚南，赶忙攔住道：「不必不必，由我開發吧！」起謔道：「那有此理，我賞她三十元如何？」楚南道：「今天是我朋友介紹，我想一切由他打發，次長要賞她，請改日叫她來時再賞。」起謔那裏肯聽，以爲三十元不數數目，又加上二十元，統共五十元，強塞在楚南手裏道：「這錢應該由我開銷，你不要客氣，以後我有工夫還要叫她呢！」說完穿上馬褂登登下樓走了。楚南順便把鈔票塞在懷裏，送起謔出去，回來仍和俄女糾纏一回，拿出十五元交給俄女。俄女千恩萬謝，穿了原來衣服走了。楚南把飯店房欄酒菜開銷之外，對除尙餘下十五元，心裏也自好笑，拍馬屁竟拍出掙起臭錢來，也算出於意外了。過了幾日，命令下來，起謔升了次長，楚南因和他有種種關係，不用開口，起謔替他在賑案內保一個薦任職，不多幾天工夫，遇部中一個僉事缺出，又把楚南補上。部中同寅，見起謔加意栽培楚南，便竊竊私議，說好的，便道起謔和楚南因文字意氣相投，故特加青眼，說壞的，便道楚南走內線，和起謔姨太怎樣怎樣。楚南當此疑議紛起時候，只抱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宗旨，恭維他也好，挖苦他也好，他一切不管，只一味巴結起謔，和對呂姨太獻殷勤。一天楚南走到公園，打來今雨軒而前經過，忽給青峯喊住道：「楚南！你忙什麼低着頭，儘管往前走？」楚南給青峯一問，倒有點不好意思，停住脚道：「我往後面找一個朋友。」青峯走上一步拉住楚

南的手，低低說道：「近來外間有許多謠言，說你和某人有某種關係，你實在有這事沒有？」楚南明知青峯精明不過，自己作的事，萬瞞不了他，只微微笑道：「隨他說去，好在我又不是台上什麼要人，他們愛這麼議論，便這麼議論，與我無損毫末。」青峯道：「楚南你在我面前，却不許你說假話，剛纔你說找朋友，是不是就是找她，我倒要見識見識。」楚南道：「你要看她，也沒什麼不可，不過求你，當她面前，千萬別和我取笑。」青峯道：「我又不是傻子，尙用你交代。」說着，又把手在楚南肩上拍一拍道：「我真佩服你，你到京纔有多少日子，竟結識如此一個闊人，到底是用什麼妙法？」楚南搖頭道：「請你別挖苦我，俗語有句話，叫做中年妾似方張寇，我也不過趁她飛揚方張時候，投在帳下，做他的嘍囉。」青峯道：「如此說來，一定你的貴上司雨霽稀微，不遂所欲了。」楚南道：「此却不然，只可說雨霽均雷，外嬖太多，她見老爺多外遇，也學他法子辦起外交。」二人說時，已走到來今雨軒後面，楚南停住脚，指着十字亭道：「你瞧吧！」青峯舉眼一看，亭上那裏有美人兒。問道：「在那裏？」楚南道：「那個胖的便是。」青峯定睛一看，不禁回過頭來對楚南笑道：「真可說是豬八戒坐在冷舖裡，醜的沒對兒了。」楚南見青峯挖苦他，不敢答應，不隄防旁邊茶座上，坐的一位女客，見青峯說得有趣，不禁嚙味一笑。呂姨太太坐在亭子上，拿小眼睛四向張望，瞥見楚南和一個客走過來，忽然停住脚，向亭上指指戳戳，又見茶座女客對她發笑，想一定議論自己，一時怒從心起，顧不得什麼，站起來，向着亭下女客，開口便罵。青峯見勢不好

，疾忙回身躲開，楚南見呂姨太忽然大發起癲氣：也嚇得魂不附體。要知後事如何，下文再續。

第四回

翻戲法博徒露馬脚

掉歪詩名妓賣風頭



却

說楚南見呂姨太站在十字亭上，向着亭下大罵，不禁大驚失色，急忙上前勸阻。呂姨太見楚南來勸，向他貶了一眼道：「不干你的事，我自罵她理由。」說着仍向着女客破口大罵，女客見呂姨太無端尋釁，氣得面目發青，一聲不響，拿起棹上茶碗，望上便扔。終因力弱，茶碗未扔到亭子上，嘩啦一聲，墮在地上。打得粉碎。呂姨太見她拿茶碗來打，益發大怒，回身抓起棹上白瓷茶壺，連茶帶壺，撲面飛了過來。幸而碰在一顆小樹上，距了茶座兩三尺落下，瓷片和茶汁，濺了滿地。這一來却驚動前前後後不少客人，都圍上來觀看。楚南見勢不妙，暗想外間謠言正多，這場風波，我若再混在裏面，更是洗白不清。三十六計，走着爲上，當時不管三七二十一，趁大家紛亂時候，由人縫裡一擠出來，踉蹌踉蹌向外便走。不想行不上幾步，忽背後有人向他兜襟一抓，說道：「你慌慌張張，想跑到那裏去。」楚南正在心慌意亂，見背後有人抓他，嚇一大跳。回頭一看，原來是青峯，纔把心放下。青峯問道：「到底爲的什麼事？」楚南忙忙答道：「無非吃醋吧！」說着想要往前走，青峯益發把他拉得緊緊笑道：「且慢且慢，她們爲什麼吃醋？」楚南見青峯緊緊逼問，纔覺着剛纔的話說得太

急，露出馬脚，欲待遮掩，知道青峯精明，遮掩不過，只得說道：「那女客名叫金媛，從前在長林班很紅姑娘，後來給李修竹娶了……」青峯不待說完截住問道：「那個李修竹？可是國會裏最愛提彈劾案李海秋嗎？」楚南道：「不錯，海秋和起謨是極要好朋友，他們家眷常常來往，不知怎麼樣，這位金媛和起謨有點不清不楚，事爲呂姨太所知，呂姨太雖說是起謨姨太，實在不過一個看家丫頭，起謨無論作什麼事，是不怕她知道，不但怕她知道，而且有什麼得意奇遇，還要在姨太面前誇說。呂姨太既在起謨壓力之下，起謨所做的事，都視爲當然，所以金媛雖與起謨有什麼頭尾，呂姨太並不在意。偏是金媛口頭刻薄，每見呂姨太不是笑她，便是挖苦她。呂姨太蓄怒已久，今天觸着火藥線，竟而爆炸起來。」青峯道：「在此稠人廣衆之中吃醋，未免太蠢了。」楚南道：「可不是嗎？結果她總弄不過金媛，討不了便宜。」青峯笑道：「你既和她有交情，應該出面幫忙纔是。」楚南道：「我正洗白不清，若再拖入渾水池中，那還得了。」青峯聽了不禁對楚南的臉呵呵大笑起來，笑得楚南很不好意思，搭訕問道：「你現在要到那裏去？」青峯道：「要打算到大同俱樂部。」楚南詫異道：「聽說大同俱樂部，是一般銀行家組織大賭窟，你向來不精此道，到那裏幹什麼？」青峯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裏面大烟好，新聞多，於我很有裨益，你去不去？」楚南道：「裏面都是闊老豪商，我一個窮人，如何配得上。」青峯道：「裏面倒不論什麼階級，但是賭手，都可上場，你賭術很精明，何不同我去看一看。」楚南經青峯一番慫恿，心裏也就活動，二人一面說，一面走

。剛剛走出園門口，忽見後面語聲嘈雜，一羣人擁了出來。楚南眼尖，伸頭一看，見呂姨太夾在中間，頭髮也亂了，衣服也濕了一大片，好似鬥敗的公鷄一般，神形十分狼狽，嚇得急忙將身一閃，拉着青峯手，跳上馬車。青峯笑道：「看這情形，大概是失利了。」楚南只搖一搖頭，並不言語。青峯過：「論理今天是由你肇禍的，你如何反躲起來。」楚南仍是搖頭不答，青峯笑道：「你這人可說太沒良心。」楚南道：「我若憑着良心，也不會結識這麼一個怪物。」青峯道：「你這話還是有良心的。」說着覷定楚南微笑一笑，楚南明知青峯是譏刺他，但到此時刻，也無以自解，只得搭訕道：「在這怪社會，要想討一口飯吃，只可把氣節丟開，改頭換面，變個怪物吧。」青峯聽了，也自嘆息，霎時馬車離開公園，不到半點鐘工夫，已到大同俱樂部。楚南和青峯下車時，留神一看，門前鬧嘈嘈，已排二十多輛汽車，其餘馬車人力車，縱橫錯雜，也不知多少。兩個荷鎗巡士，走來走去，那裏指揮彈壓。青峯看了政府三中五令，禁賭方嚴，這裏是有名大賭窟，爲的是關人組織，不但不敢干預，還派警察保護，在此黑暗社會，真是只許縣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暗暗嘆息。走進大門見幾個挺胸大腹的當差，站着旁邊，笑靨相迎。青峯也不睬他，仰着頭一直走進大廳內，見沙發上男的女的，坐着旁好幾個人，男的多是不認得生客，女的一望而知是八埠中人物。心中暗想原來此中賭博之外，還有名花相陪，真是安樂窩，銷金窟。正在痴痴想着，忽見沙發上一個小鬍子客人向青峯喊道：「青翁你也來白相了呀，人家來這裏是賭錢，你到這裏是幹什麼呢？」

青峯也笑道：「志軒你又要我討便宜了。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注意地方，你爲什麼，也在這裏自相？」志軒道：「我今天手頭不好，剛纔在這裏面三條牌九，輸了三千五百元，真真倒霉。現在過一過霉氣再進去。」正說時，志軒身旁坐一個庸人，指着志軒的臉道：「他不聽我的話纔輸了，若是我的話何至白白丟了三千多塊呢？」青峯一看說這人，是引鳳院紅玉，笑道：「志軒！紅玉教你，你爲什麼不聽他的話？」志軒道：「你信她的話呢？她有什麼好主意？她叫我和她到天寶樓，配一隻珠鐲子。」紅玉搶着道：「配一隻珠鐲子，纔多少錢，總不至花三千塊錢吧！」志軒還未答應，裏面又走出一位肥頭大臉客人，對志軒道：「志翁，你休息許久，何不再進去角一角。現在莊家風頭很不健，我連尾贏了三牌，竟撈回這數。」說着舉一隻手，伸出五個指頭。青峯認德和志軒說話的客人，名游碧舫，是富信銀行經理，也對他點頭笑一笑。志軒給碧舫一說，立時心中又活動起來，說道：「好嗎？我再去戰一戰。」說着，一骨碌站起來，往內便走。青峯見志軒進去，便也和楚南跟了進去。楚南是第一次初到大同俱樂部，走進一個跨院，見裏面是一座洋式廠廳，中間圍了許多人，正在壓寶，東邊兩棹，是打麻將，後面也站了不少客人。此時雖是將近黃昏，廳內電燈，已耀同白晝，四圍玻璃窗，都是挂着德國式呢簾，沉沉下垂，地下鋪的極厚地毯，走起來，一點聲響沒有。志軒向壓寶桌上，略看一看，轉身向一欄房門一推，楚南和青峯二人也跟進去，見裏面靜悄悄，只有七八個人。楚南認得打橫頭坐的，是前陸部總長韓諫生，上首是信義銀行總裁張丹伯，左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轉，果然現出兩個兩點出來，老胡輕輕將末了一對牌，先拿到手裏。小鬍子見自己面前碼子，全給人家挪走，拿牌翻起一看，竟是一對七點對子，也不作聲，仍把牌扣在桌上，只把眼睛注在丹伯。丹伯抓起兩張牌，拿在手裏，站起來，攛起兩個袖，先把牌向口裏一吹，說道：「我替你們大家出力吧！」說時又努努嘴，閉一隻眼睛，把兩張牌子一劈，見是一張梅花，配一個四六，整整齊齊二十點，竟是一個大雙十，急得丹伯把牌向棹上一扔，嚷道：「有鬼有鬼！」小鬍子笑道：「你要記明白，別把我的籌碼弄錯了。」

丹伯道：「你有什麼好牌。」說着把小鬍子面前，扣的兩張牌，翻起一看，見是七點對子，又嚷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老胡只微微一笑，把自己牌翻出給大家一看，是和牌配五，也是一個雙十，氣得丹伯，拍着棹子道：「你單欺負我了。」老胡道：「請你老人家，把別人籌碼算清楚，我要收過來了。」丹伯這一牌，除自己輸去一萬，還賠小鬍子八百元，心中十分不願，嚷道：「他骰子有鬼，他喊什麼，便是什麼，現在要改良，快拿骰鐘來，許搖不許擲。」小鬍子道：「你又胡鬧了。」丹伯道：「你不信，下次再看，他喊什麼，還是什麼。」楚南站在旁邊，見丹伯雖是因爲賭輸了，隨便亂嚷，實在說的話，未嘗無理，冷眼看老胡擲骰子手勢，的確有可疑地方，再看老胡經丹伯一說，這一次擲骰子時，口中却默無聲響，楚南連看他開了四列，每次總是莊家占上風，大家愈輸愈上火，都是整萬籌子壓下去，結果一個個面前碼子，都歸老胡手裏。其中輸得最多的，便是諫生和丹伯。丹伯輸了十三萬，諫生也有十一萬左右，其餘也有



三千五千不等。只有志計，把輸的撈回來，還贏了五百了，大家因到吃飯時候，各把賬理清，丹伯和諫生各簽一張支票，交給老胡。楚南在旁略替各人一算，老胡這一場牌九，至少總撈二十五萬上下，暗想北京局面，果然闊大，引小一場牌九，都是幾十萬出人，若在江南，絕對沒有這事的。一人正在盤算，忽見修竹走過來，向他袖子一拉，楚南便跟他走出外面，見修竹一臉紅得火灼灼的，兩隻眼睛蒙了一道油光，知他也是局中敗將，問道：「你勝負如何呢？」修竹伸出一個巴掌道：「我整整丟了此數。」楚南道：「去了五百元，還算饒倖，今天莊家風頭健得很。」修竹道：「我豈只五百元，再加十倍吧。」楚南聽了，也自吃驚，暗想修竹不是有錢的人，這一下就丟了五千元，只怕他平日國會打架，叫囂，拚命所拚的出席費賣身費，都要葬送在裏頭了！又聽修竹道：「禁南你在家鄉，是有名博手，何以今日不下場呢？」楚南道：「這種局面，我那能配得上。」修竹道：「却也未見得，你站在旁邊，下多下少，原沒限制的。」楚南道：「我就有錢，也不願向這裏自扔。」楚南這一句話，立時提醒修竹，問道：「你看出莊家有毛病嗎？」楚南道：「過去的事，又何必說呢？」修竹那裏肯依，拉着楚南，一定要他道出緣故。楚南被纏不過，纔低低說道：「我看莊家骰子裏頭，似有講究，只看他每次擲六點，總把骰子先翻好兩隻丟出來，然後擲下。每擲八點，總翻好兩隻三點出來，然後再擲，我留心好幾次，都是如此，你難道沒有看見嗎？」修竹道：「畢竟旁觀者清：我一點不覺着。據你這樣說來，骰子裏頭，一定有把戲了。」楚南微微點頭道：「

更有一樁可笑事情，有一次莊家已開了三牌，我看兩張板凳，明明都出現了，到第四牌時候，天門是個八點，左右兩家，一個七點，一個幺十。那牌天門下的注最多，莊家當然注意天門一方面，據我預料，莊家這一牌已沒有好張，總得賠錢，不想莊家把牌擱在手中一轉，拿出來，竟是一張五點，一張板凳。一副牌，竟有三張板凳，當時吓得我幾乎要失聲喊出來。再看你們各位竟無一人看破他的把戲，我真佩服老胡大膽，把你們都當一般飯桶看待。修竹道：「果真有事嗎？我去告訴諫生去，叫他把這賭棍抓下。」說着氣忿忿起身要走。楚南一把攔住道：「要抓當場抓，過後就沒有憑據了，并且這事由我一人觀察，或者看錯了，也不一定，你若一吵起來，無緣無故把我連累在裏頭，」二人正說着，當差來請吃飯，纔將這事擱下，飯後大家重復入場，仍是老胡做莊，棹上只少修竹和諫生又添幾個生客，內中有一個大胖子，人家都稱他做老八。老八在桌上下下的注最多，每牌無論是輸是贏，總是滿口粗話，亂亂嚷罵，一個破喉嚨鬧得震天價響，引得一屋子的人，都乾乾的笑。楚南再細看老胡，起初幾莊，都按規矩，一點不掉花鎗，贏贏輸輸，也沒什麼大出入。這幾牌，似是試探大家程度，其中有一位姓王的，老胡似認爲好手，竭力向他招呼，請他搭股份做莊家，拉了入伙。姓王的經了老胡一番符水，也就馬上投誠。老胡又漸漸翻戲法，掉起花槍來。楚南暗想：這家此地賭場中，竟如此無人才，任他們橫行無忌，可惜自己沒帶什麼賭本，不然在老胡面前，暗器顯點手段，不怕他不另眼相看。那天楚南雖然沒賭，因看老胡翻戲法，虎噬鯨吞，來的十分有趣

，也就捨不得走開。一直看到十二點鐘敲過，會中賭客，愈來愈多，老胡的花樣，也愈出愈妙，一般賭友，出出進進，贏的贏，輸的輸，上火的上火，脫逃的脫逃。正在亂烘烘熱騰騰時節，忽然聽見隱隱似有吹警笛聲音，楚南很覺詫異。正要留神靜聽，又給老八一陣破鑼聲的笑聲，大鬧大嚷，混了過去。過了一會，外面警笛愈吹愈響，老胡也聽見了，失色道：「難道外面出什麼岔子嗎？」老八哈哈笑道：「放心放心，這處是禁地，他們只有站崗保護，絕對沒有進來驚動的道理，不要贏了想跑，快來！快來！」老八語聲未了，只聽一陣索索靴聲，數十警士，已一湧而入，嚇得大家目瞪口呆，作聲不得。警士進門之後，打頭兩個，先把場面賭具籌碼統統撈起，距手把開莊的老胡抓住，向他身上一搜，搜出四粒灌鉛的骰子，兩張烏木骨牌，和十幾張支票，拿出法繩，將他手臂縛得緊緊的，然後對諸人說道：「今天是奉命前來抓拿賭的，和各位沒什麼相干，只請各位齊到廳裏，做個見證。」大家聽了，都面面相覷，再看房門，已有警士把守，要想逃走，也逃走不出，就中雖有好幾位名公閥老，當此塌臺時候，那敢將真姓名說出來，只有俯首聽警士擺布。一個個臂上加一條法繩，背脊背，和九月街頭上市的螃蟹一樣，串了一大串。由警士領了出來，走到大廳一看，外面閒賓和打牌的客人，也都三五成堆，成了被縛螃蟹，一串一串，排在那裏。其中不獨在座賭客，連應局的信人娘姨，伺候奔走的聽差，都成了螃蟹。彼此見面，有哭泣的，有強笑的，忿怒的，都是低着頭，難為情，那頭畏縮害羞的，就是吳道子的妙筆，也難形容。警士把一切人等，全拴好了，

押出大門，將一串一出賭犯，放在中間，兩邊夾着兩行荷槍警士，後面跟着一大陣汽車馬車，嗚嗚叮叮，向事務所前去。這般闊老，平日雖金步玉趾，走一步都要坐車，到此時候，只好屈尊，和當差娘姨，車夫聽差一塊步行。幸而由俱樂部到事務所，並不甚遠，又在半夜，路上沒遇見什麼人，還不算十分丟臉。到警廳時，外面救援的電話，已如雨點一般，也不知來了多少回。主辦抓賭的，却也知趣，並不把賭犯一一鞫問，只命各人各把姓名報出，每人各罰一千元，取保釋放。一般闊老那一個願把真姓名寫出了，隨便張三李四，七禿王八，亂報一陣。其中只苦了楚南，平空給青峯拉來，在俱樂部一文也沒賭，也陪着大家抓去要罰他一千元，只急得楚南亂跳，沒奈何只好找青峯商量，請他轉向在場熟人代借。找了半天，竟沒有他的蹤跡，不知何時，此君已脫逃漏網了。再看志軒，也不在裏面，楚南沒有法子，只可捏報是俱樂部的聽差，連累抓來的。好在抓賂的當局，只注意在開莊的老胡一人身上，說他是毆賭害人，要按法重辦，其餘賭客，有錢的罰他錢，沒錢的，願冒充聽差茶房，隨他充聽差茶房，也就不事深究。麻麻糊糊，把一千人發放了出去。這原是當局網開一面，願全一般闊老的苦心，楚南自受一場虛驚，又熬了一夜沒睡，很抱怨青峯，無緣無故，拖他入海。又深訝青峯神通，獨能漏網，心中著着一腔疑團，不能解決。你道青峯何以獨能避過警士眼光，不被抓去。原來青峯在俱樂部，用過晚飯之後，和志軒在一間精室裏，一榻橫陳，相對吸煙。青峯向他打聽，近日常間有什麼新聞沒有，志軒道：「政界新聞，我一點不知道，可是花界裏却來

一個女才子，確是一宗很新穎的奇事。」青峯笑道：「你別胡吹吧，我可不信花界裏頭，有什麼才女，從前怡紅院也說有一個女才子，我聽了這話，特特破工夫，化了二塊錢去打茶圍，想到那裏見識見識。可是，跑到那裏，一見面，把我氣得眼淚。你道怎麼樣？我以為能博得女才子頭銜，一定是一位色色俱全，繡緻人物，那知竟是一個粗眉大眼黃髮大丫頭，我的興味，已經減去不少。當時還存一個原諒思想，以為色不如人，或者才可出衆，至少限度，總會作幾首小詩，很客氣和她攀談一會，隨便考一考她的學問。那知她談吐粗俗無比，開口斷不了那個可厭的「媽」字，我問她從前在什麼學堂念過書。她立時擺出學生樣子，拉長喉嚨，滿口「什麼老貓老，小貓小，不要跑，不要跳，只要咪咪叫」，把三歲小孩念的讀本，當個詩詞歌咏，如何叫我不毛髮悚然，嚇得我急丟下二塊錢，掩着耳朵，逃之夭夭，從此不敢再向這些女才子問津了。」說得引志軒哈哈大笑起來，說道：「青翁你未免形容過度吧！」青峯道：「我是一字不假的。」志軒道：「我所說那個女才子秦竹青的確有學問，和這些外派，完全不同。」青峯道：「只怕未見得。」志軒道：「你若不信，我請你去試驗一番如何？」青峯道：「我近來許久不履娼門，覺着走入裏面，沒熟人，打一兩個茶圍，太無意味。」志軒把手表一看，說道：「現在已是十點鐘，那末今夜請你到那裏清談，喝小稀飯，你贊成不贊成？」青峯見他邀得殷勤，笑道：「我知道了，你一定今天得着彩頭，要想到那裏報効，拉我做陪客，是不是？」志軒見青峯猜着他的心意，也笑道：「你既知道更好了，今天當你初來時

，我很不順利，後來第二次入場，把本撈回去，還贏了五百元，可算不幸中之幸，我此時若是不去，必定又要到裏面再博一下。那勝敗之數，又未可定。若果叫我這麼早回去，我又不願意，所以想到竹青那裏去解悶。」青峯道：「可見你是賭場健將，一得手就想跑。」志軒道：「別的賭錢，都可坐的慢慢賭，只有這牌九，是吉凶症，非贏即輸，立時決斷，若是留連捨不得去，未有不失敗的。我想和你先到竹青那裏，談一會，喝過稀飯，再回來這裏，趁便或者再撈一票，也不一定呢。」青峯見他說得如此高興，把烟槍放下，伴着志軒，去訪那個女才子。當志軒領青峯到慶雲班時候，青峯一看，見門前掛了盞電燈，映着玻璃窗上，紅綠夾寫的姑蘇秦竹青五個大字，耀日生輝。走進裏面，一般龜奴，正要拉長囉喉叫喊。志軒擺一擺手道：「我是找竹青的。」便一直領青峯到竹青房欄。青峯舉眼一看，竹青住室，一共占了三軒，一欄臥室，兩欄把隔擗拆通，成了大客室，屋內陳設，完全西式器俱，地下鋪着漆布，椅套桌圍，一律雪白，中間懸着蕙蕪式雙盞電燈，照得沿牆幾盆黃白菊花，融融欲醉。一陣細香撲鼻。精神爲之一爽。回頭對志軒道：「你所說的，或且有點意思，室雅如此，其人可知。只是主人翁在那裡呢？」正說着，臥室裡一個娘姨，聽見外面有人說聲話音，走出一看，見是志軒，忙堆下笑臉道：「李老爺來了，我們老五剛剛出局呢！」志軒道：「她往那裏出局去？」娘姨道：「遠得很，是地安門史聽長宅裏派汽車來接的。」志軒道：「真是不湊巧，我今天特意請一位名士來賞鑑她，偏是老五不在家。」娘姨笑道：「李老爺既來了，請多坐一

會，應該不大工夫，老五便可回來。」說着便張羅茶水瓜子招呼，青峯見那個娘姨，一個雪白滿月臉，梳一個橫埃司髻子，身上穿一套玄色花絲葛衣褲，罩着一件月白竹布背心，額角貼兩塊梅花式太陽膏，益顯得乾淨甜俏。對志軒笑道：「好花也要綠葉扶持，就這個房侍便不錯。」便有一搭，沒一搭，和她瞎纏起來，兩個人在房內，約莫候一點鐘，幸而那個娘姨能言會說，倒也不見寂寞，直到十二點敲過，到快到一點了，纔聽門外汽車鳴鳴聲音，秦竹青由外面走了進來。青峯是初次見着她的，特意留神細細一看，只見她一個雪白如玉鵝蛋臉，不施脂粉，只在櫻唇上擦點胭脂，兩道細眉，一雙秀眼，顯得非常聰明俊秀，身上穿一件淡黃色印度綢綉碎花彩旗袍，益覺飄逸有致。走進房來，見志軒之外，還有一位生客，便先向青峯點一點頭，然後對志軒道：「李老爺，你說昨晚來，何以沒來。」志軒道：「我昨天實在有事纏住，抽身不得，故此今天破工夫來看你，並且還特邀位大名士來賞女才子的詩稿。」竹青微笑道：「我有什麼詩稿呢？」志軒道：「我前天不聽你念的菊花詩，『雪裁織藥密，金拆小苞香，』不是很好的名句嗎？」竹青道：「『曖曖，這那是我作的，是羅隱的成句。』李老爺難道不記得嗎？」志軒正色道：「我當真不記得，以為是你的佳作。」竹青道：「這是古人極現成的詩句，那有不記得道理。」志軒道：「不管是古人詩句也好，是你佳作也好，但我只覺着『織藥密』『小苞香』這幾個字，恰合你的身分，不知那個有福分，將來能採你這織藥，拆你這小苞呢？」竹青見志軒截文斷句，來調侃她，臉上一紅微微笑道：「李老爺你又胡說了，昨天有一個朋

友來這裏，念了一題起講給我聽，我覺得很是有意思，題目是「井上有，」他做文章，是「似杏而非杏，多了一道縫，似桃而非桃，少了一身毛，東而搖之，西而擺之，有蒂何足道，不能借一枝，滴溜溜而落，落於井欄之上，有李而已。」竹青念到「有李而已」四個字，把手指着志軒，吃吃笑個不住。志軒道：「你是借題來挖苦我嗎？可惜我是陽類，不是陰類，仍是文不對題，你若不信，我可拿個憑據給你看。」說着站起雙手向下一撲，要撲起長袍給她看。竹青急忙別轉頭，不去睬他，對青峯微微笑道：「李老爺真愛胡鬧。」又問道：「這幾天外面有什麼新聞沒有？」青峯還未答應，志軒搶着說道：「你愛聽新聞，我可告訴你，我肚子裏新聞多得很呢！」竹青看她一眼道：「你揀新鮮的說來，可不許抄襲報上的。」志軒道：「新聞不是在報紙上，却在那裏？」竹青道：「報上新聞，都是隨意吹的空氣，一個人一個口吻，使人家看了，益發糊塗，我是很不相信的。」志軒道：「報紙新聞有時言過其實，至於登得官方通電，都是有來源，總可信得住。」竹青笑道：「也未見得，這些文章，大概都是文人學士手筆，我常常看見他們，遇着首鼠兩端的事情，兩電中措詞，不說『酷愛平和』，便說『絕對擁護』，只求選詞設色，悅讀者耳目，事實上，八九都是不對的。我常常這些沾染文學家通電，好似前輩大詩家作的好詩，念出來，好聽固然好聽，只可惜大半都是夸大無當的話。」志軒道：「女才子竟批評古人詩家了，你且舉出來古人作的詩，有什麼夸大無當地方。」竹青道：「要說這種詩，多得很呢！似李太白的詩，『白髮三千丈』，元遺山的詩，『

石壇一萬丈」，杜甫古柏辭，也說「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你試想看，白髮雖長，那能長得三千丈。石壇雖高，也高不了一萬丈。古柏雖古，也長不了二千尺。照他們所說三千丈白髮的人類，一萬丈石壇的巖石，二千尺的古柏的植物，就現在科學眼光看來，只怕踏遍九州，也找不到的。他們所說的，不是瘋話嗎？」志軒道：「據你這樣說來，你若是作主司，看他們做這種怪誕的詩句，一定要把他扔到字篋了。」竹青道：「那却不然，詩家所說的，原是意境，只要設辭造句，能超脫入神，便是好詩，原不必一一合於道理。至他們秘書，所擬官電，原是報告事實，那可也學詩家口吻，隨便瞎吹呢？」志軒笑道：「你這幾句話，可把他們挖苦透骨了，只可在這小屋裏說說，若是給他們聽見，要科你大不敬之罪。」竹青道：「我所說的，是公道話，李老爺你試看看，近日報紙上一篇一篇四六通電，看過夫好不堂皇富麗，按事實，有一句能辦得到嗎？不但似我不通文義的人，看來有好些不懂，就是你李老爺遇着電中斷章截句的典故，只怕也要請一位箋注先生解釋吧！」青峯座在旁邊，靜靜聽到竹青說到這裏，不禁撫掌大笑道：「你說的一點不錯。」志軒道：「可真不得了，你說的話，連這位大名士都佩服，況我區區，敢不甘拜下風。」說着故意蹲在地下。把兩手要想按在竹青膝蓋，磕下頭來。竹青忙把身子一縮躲開，說道：「李老爺你幹麼？」一側傍着青峯坐下，青峯見竹青舉止大方，談吐風雅，早已心傾，現在見她傍着自己身旁坐下，博袖寬襟，輾轉之間，清香微度，不禁神移。便款款問她，從前在什麼學堂念書，家裏有什麼人。竹青

見說，面色立時慘淡，只淡淡答道：「從前在蘇州一個私立女學校，念過兩三年的書，家裏什麼人都沒有了。」青峯看她說時，雙蛾緊蹙，淚珠欲流，知她必有難言之隱，也不便多說，只和她談談詩詞典故。竹青對答如流，青峯覺她舊學湛深，絕非抱兩三年書本，可以學得到的，心中十分愛慕。竹青也覺青峯談吐饒有文人趣味，和那些滑頭嫖客，嬉皮涎臉，只知一味笑謔打罵，完全不同，心裏也十分欽敬。二人坐在一張沙發上，愈說愈投機，直到稀飯開在桌上，他們還是儘着說話，不走過來，急得志軒拿筷子，敲着碗道：「二位親親什麼話，說得無了無休。」竹青經志軒一喊，纔轉過臉，向志軒笑道：「李老爺你又嚼舌根了。」志軒道：「我說你們兩位親親，還有錯嗎？」竹青道：「我們規規矩矩說話，什麼親親不親親。」志軒道：「你名竹青，他號青峯，呼你們青青，還不對嗎？」竹青道：「李老爺你專嚼舌根，開玩笑，我是說不過你的。」說着讓青峯過去吃稀飯，青峯向桌上一看，見是一碟拌鴨掌，一碟白糟鷄，一碟清蒸火腿，一碟醉蟹，還配一小碟紹興醬豆腐。每人面前，放一碗熱騰騰魚粥，青峯見着魚粥繃着眉頭，不敢下箸。志軒知他的意思，忙說道：「青峯你只管放心，這魚粥是他們自己煮的，比外面廣東店買的好得多，你且嘗嘗看，」青峯喝了一口，覺味道果然比外面奇園恩成居賣的不同，便也吃一碗。大家談談說說，喝過稀飯之後，已是一點多鐘。志軒對青峯道：「我們還回去撈一票吧！」青峯還想再談一會，因見時候業經不早，不便久坐，志軒跟手拿出三十元鈔票，放在茶几上，辭了出來，和青峯同坐一輛馬車，高高興興，來到俱樂部馬車

到門口，見平添幾個警士，志軒以為都是站崗巡夜的，並不在意。那知一下車，便有兩個警士，搶上一步一把攔住，問道：「你們兩位，是來俱樂部嗎？好好！我們正等着，請先到事務所談一談。」說着不由分說，壓着馬車，趕到事務所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說。

第五回

彌缺憾無計補情天

感飄零有心翻醋海



說青峯和志軒到俱樂部門口，忽被警士攔住，押往事務所，志軒在車內，頗見恐慌，青峯却坦然一點不介意對志軒道：「看這情形，大概俱樂部出了岔子，他們請我去，無非問一問話，絕對沒有什麼關係的。並且事務所姚士甫是我熟人，不至給我們為難？」青峯說時，馬車已到事務所，此時事務所一般抓來的賭犯，業已打發走了，當局見夜已深，也不願再多事，只命新來兩位，留下名字住址，先行回去。這原是一番敷衍手段，志軒聽了，心中很是歡喜。青峯却不願意，發問道：「你們無緣無故請我來，又無緣無故請我回去，是什麼意思呢？」說着由身旁取出一張片子，交給警士道：「我既來了，要拜見你們姚老爺。」警士見青峯那樣氣派，不敢怠慢，把片子傳進。士甫見着青峯片子，也自好笑，暗想今天抓賭竟把這位先生也抓在裏面，真可算四面八方人物都有了。只得走出客廳會見。見青峯之外，還有一個客人，青峯替他介紹，一這位李志軒。「士甫又不免虛與周旋一番。青峯板着臉質問道：「你們何

所聞，把我們抓來，又何所見，把我們放走，我是很不放心的，到底是爲什麼？」士甫笑道：「得了，此所謂公事公辦，現在此案已了，與二位本沒什麼相干，總而言之，二位既到那裏，便要到這裏，既到這裏，便算了案。」青峯見他說得滑稽，不便再和士甫爲難，才轉出笑臉問道：「今天大同俱樂部，這一場喜劇，到底因爲什麼事，可是裏面自己發生亂子，鬧出來的？」士甫道：「不是的，今天這裏先得徐修竹電話，報告某處俱樂部，有著名賭賭胡月西在內，務請注意。我們這裏因爲那邊俱樂部，平時都是一般大老闆老公餘消遣地方，不至有這類人物混在裏面，不大注意。後來又得了韓諫生總長電話報告，也說大同俱樂部有賭棍胡某在內吃牌，軍警何以放任不注意，若是這邊不管，他報告他方面發動。我們得着這消息，知道所說確實，因地面關係，才下手一抓，幸而所說胡某，業已抓着，其餘本沒什麼問題，只科罰罰金，便了事。」青峯聽了，心中早已明瞭其中把戲，也不說出，只笑一笑道：「你們抓賭，竟抓到我身上來，連累我半夜三更不得安睡，真是無妄之災。」士甫也笑道：「我原不敢驚動你，偏你要來找我，叫我有什么法子呢？現在請你二位早點回去吧！不然又有許多電話，前來打聽，連我也不得安息了。」青峯聽說，把手表一看，見時候果然不早，便和志軒辭了出去。先繞程送志軒回家，然後纔行入城，到得家中，已是四點多鐘了。走進屋內，見小紅一個人，斜躺在烟榻上，把一條駝絨毯，掩住下身，兩眼怔怔，蹙著烟燈，似想什麼心緒。見青峯走進來，纔一骨碌坐起來，問道：「你今晚到那裏去？我見你半夜沒回來，好生不放心。向

各處打電話，打聽都找不着，急得我不知怎麼樣是好。」說着向青峯瞅了一眼，那眼光中一種含怨帶恨神氣，使青峯不期而然，要走近她身旁，把雙手按在她肩上安慰道：「你怕什麼呢？難道我會丟了不成。」小紅道：「不是怕你丟了，因為今天下午天氣忽然冷了，你穿着薄薄夾袍，受了凍，可怎麼好？你今天出去，身邊連一粒烟泡都沒帶，在外面混了這些時，你能經得起嗎？怎麼能叫我放心得下。」青峯經小紅一提，立時喉中饑涎欲流，一歪身躺在榻上，小紅把烟盤預備好的烟裝上去，青峯抱着烟槍，連吹好幾口，纔笑道：「我今天就因為貪圖好烟，幾乎闖出亂子。」隨把在俱樂部抽烟看賭，連累到事務所去，述了一遍。中間只把和志軒到竹青打茶圍一段瞞住。小紅道：「怪道我剛纔打電話到俱樂部，叫了好幾次，都沒人答應，這個地方畢竟是危險的，你又不是愛賭的人，何必一定到那邊抽烟。你愛好煙，等我替你找去。」青峯聽說，並不答應，只睜兩隻眼睛，怔怔看着小紅臉上，一聲不響。你道什麼緣故？原來青峯自志軒介紹他到竹青那裏一面之後，使他腦筋時時刻刻現着竹青印象，最使他羨慕不忘的，就是竹青一腹子詩書，十分可欽可愛，此時見着小紅禁寒問暖，說出如此體貼話來，便想到一個女人，都有一樣的好處。小紅能說出如此知心貼己的話，非心坎中只有我這人萬不能如是體貼，只可惜他識子無多，若是能似竹青一樣溫雅，那就無缺憾了。看官要知道，大凡一個文人，都有猩猩惜猩猩之意，青峯一生懷才不遇，躑躅名場，鬱鬱不得志，在他自己看來，大有淪落風塵之感。現在於風塵中，邂逅一個知書識字名妓，如何不叫他一見傾心

呢？青峯因一念憐才慕色，每日無論早晚，總抽空瞞着小紅，到竹青那裏盤桓一二句鐘。日子一久，兩人情意益密，所惜竹青是清道人，青峯每日雖和他聚首妝閣，耳鬢厮磨，也只談詩說字，欲求卿卿我我，真個消魂，因格於班子裏習慣，離題尚遠。青峯有時清興勃發，託志軒從中牽絲，無如竹青的假母，十分狡猾，看出青峯並非有錢闊老，總託詞竹青年歲還小，未屆破瓜時候，不願早爲梳櫛。青峯也知道老鴿貪利，要留這塊碧玉，待價而沽，自己本是一個空心政客，那能效一般闊老豪商，一擲千金，以博一時歡娛呢？爲金錢所厄，只索付之一嘆。大凡男女愛情，愈隔離，愈形濃厚，愈不遂所欲，愈見相思，這是一定道理。所以古人善言情者，謂橫陳大嚼，不如夢想眠思之有深味，竹青和青峯，兩心既已相印，中間只爲金錢魔力所隔，情絲恨縷，益把二人黏得愈密愈緊。一天志軒發起，邀得青峯竹青和他自己相好香玉，到西山遊玩。青峯十分贊成，當天起一個絕早，不到十點鐘，青峯和志軒，已分坐兩輛汽車。來找竹青。竹青因爲她假母，不願她一人獨去，正在不得主意，見志軒一人前來，甚是歡喜。竹青的假母，見志軒帶了他的相好香玉前去，也不便再持前議，只吩咐竹青早去早回。青峯來時本是一團高興，及見竹青的假母忽從中作梗，甚見不樂。後來竹青的假母雖不敢強持異議，可是青峯向來脾氣不好，經此一番周折，便不似來時那樣興致。幸而竹青一路上，軟語溫存，纔把青峯一腔怒氣，漸漸消過，慨然對竹青道：「我不是爲經濟所限，早把你量珠聘回，藏之金屋，免受此惡鴿臭氣。」竹青見說，感動心事，不禁含着一苞眼淚，應道

：「古人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能於風塵中，得一知己，死而無恨，又何必天長地久，永守在一塊呢？」青峯覺她年輕輕，說出如此頹唐話來，殊非吉兆，急安慰道：「你正年華似錦，前途有許多希望，何必如此傷感。」竹青點然道：「我雖只十七歲，自己看來，已似七十多歲，我所度日子，千災百難，覺常人比經過七十年的光陰還久呢！」青峯自和竹青結識以來，只見清談雅誼，憨態可掬，從未見過她淒淒楚楚，說出衷腸話來。現在兩人在汽車內，竹青嬌啼宛轉，紅淚千行，好似帶雨梨花，不勝怯弱，心裏也覺十分難過，便緊緊攬着他香軀道：「今天都是我害着你，無緣無故，把你帶出來，累你受一場臭氣。」竹青見青峯埋怨自己，勉把眼淚擦了又擦，佯笑道：「這原是我的不好，今天是你帶我出來取樂，我爲什麼反哭泣起來呢？我向來不容易丟眼淚的，今天不知怎樣，只覺不能往裏流，一顆顆不因不由，落了下來。」說到這裏，緊緊拉着青峯的手，又是一陣心酸，撲簌簌又流下眼淚，急忙把絲巾掩住面子，伏在青峯懷裏。青峯一面撫她頭髮，一面說道：「你心中覺着抑鬱，索性在這裏哭個痛快，不要老閉肚裏，鬱出病來，轉見不好。」竹青道：「我真是不濟事，我不哭了。」說着打開手提囊，取出小鏡子向臉上照一照，又拿出一隻牙小梳，在額前短髮，抿了幾下，然後又取出一張粉紙，向粉臉上，擦了一陣，青峯見她一臉淚痕都掩飾的乾乾淨淨，笑道：「幸而你眼睛沒哭腫了，不然給志軒看見，又笑你似桃非桃，似李非李了。」青峯這一句話，不禁招竹青撲哧一笑，兩人在車內又談一會，汽車已停止甘露旅館門口。青峯攜竹青下

來時，見志軒已同青玉，並肩站在門口台階上等候。志軒見青峯來了，笑道：「我在這裏已等候十分鐘，以爲你汽車在途中出什麼危險了？」青峯道：「果然出了岔子，是歸怨一人招惹出來的。」志軒道：「好好，我今天花錢請客，反受你埋怨，真正不值。今天東道的義務，我不擔負了。」青峯笑對竹青道：「你看李老爺貧得這樣，發起是他，取銷也是他，現在他不做東道，就由我作東道，也未嘗不可。」志軒道：「你看我纔說一句話，引他一篇議論。」說着把手表看一看道：「現在已是十二點多鐘了，今天總因在竹青那裏，就擱一會，不然，此時我已飽餐戰飯，到溫泉洗一回澡，何等舒服。」青峯道：「你要洗澡，還是不必進去，趕緊先去洗，吃飽飯洗澡，那就不合衛生。」志軒道：「我一清早起來，顛來倒去，來到這裏，肚子已是怪餓，若不吃飯就去洗澡，給溫泉熱氣一薰，只怕要成個爛菩薩，丟在湯罐裏酥脫哉！不能起來了。」說着引着各人都笑起來。此時大家已走進飯店裏面，志軒命開一櫥極大房櫥，青峯竹青把帶來烟具，擺在鐵床上，讓志軒躺下吸煙。志軒道：「我倒不在乎這個，還是吃飯要緊。」喊進西崽，叫他趕快先預備四份大餐，青峯見志軒不抽，自己便行躺下，把在家燒現成一小銀盒烟泡，倒了八九粒出來，一粒一粒，都有蠶豆般大。竹青見了，攢着眉頭道：「你每次都要用這麼多嗎？」青峯點一點頭。竹青道：「老抽這個，有什麼意思呢？」青峯道：「我原不愛抽，到不得已時候，則不得不抽，人家逐日忙忙碌碌，到處奔走，我不會奔走，只有這枝槍，替我消愁解悶。」竹青聽了，也猜到青峯滿腹牢騷。便對他微微一笑。

。一會青峯抽完烟，外面西餐也排好了，西崽進來相請，志軒讓着諸人出去，並對香玉竹青道：「今天不比在飯館，什麼應酬局，你們不要客氣，只管吃個飽，纔能爬山過嶺，不要走到半路，餓起來，又怪我主人不好。」竹青道：「李老爺說那話，今天跟你出來，就是餓了一天，喝東南風我也是願意的。」志軒道：「你是願意跟我出來嗎？只怕是願意跟那個鬍子吧？」竹青見說，臉上一紅，也不做聲。大家歸座之後，歷了一句多鐘，纔把這一頓西餐食完，青峯道：「我向來不愛食番菜，今天吃得却非常可口，這裏廚子倒是不錯。」志軒道：「這裏廚子也未見出色，我看還不如北京飯店，和福來飯店，今天是你飽餐了新鮮空氣，胃口陡強，所以覺着吃東西有味呢。」青峯見說，也點頭稱是。志軒道：「現在我們也該吃飯，可以出發了。」青峯埋一步一步，又挨到鐵床上，拿起煙槍道：「你別要出去，請先去，我却不能造陪。」志軒道：「你在這裏等一會也好，我要到外面，略略兜一圈。」說着拉香玉要走，青峯看看竹青，坐在牀前不動，說道：「竹青你也跟李老爺出去了，溜溜溜。」竹青把頭搖一搖道：「我不去，外面風大，不如坐這裏舒服。」志軒道：「你們一對都來綽綽嫻嫻東西，我可不能再等你。」說着，攜着香玉，一徑走了。二人走後，竹青把房間整理好了，含笑走近牀前，說道：「他們真是傻子，外面這颼大風沙，出去有什麼意思。」說着，一扭身坐在牀上，把一隻香煙斜倚在青峯肩上，說道：「我也抽一口大烟，試試看。」說時，輕輕的倚牀上來，要搶青峯手上烟槍。青峯道：「向來不抽烟，抽了要癮，來不得，來不得，一

244569896

天 效

面說，一面把烟槍舉得遠遠的，竹青那裏肯放，把嬌軀益發挨上去，青峯一面拿烟槍躲她，鼻裏只聞一陣香氣，由竹青絲髮上傳度出來，不由得心蕩神融，忪忪欲動，口裏只說道：「試不得，試不得。」一面却把竹青纖手挽住。竹青見搶不到烟槍，索性把頭一側，直側到青峯懷裏。青峯見她含眼含羞，皓齒微露，自己本非心懷不亂的魯男子，好花在抱，到此時候，以下的事情，無庸再說。直到志軒和香玉游山回來，走進屋內，見青峯端在一邊，合着眼睛，似是假寐樣子，竹青就在他對面，手中拿一枝烟簽，挑着煙膏，向燈上燒得唧唧的響。志軒笑道：「你們兩人真好，放着好地方不去遊玩，却在這裏睡覺。」青峯給志軒一喊，驚醒過來開眼一看，見志軒和香玉兩個人，笑盈盈站在牀前，問道：「你們玩够了。」志軒道：「我們山游，你們可說是臥游了。」青峯道：「你說我臥游，我的確是臥游，你看青山排圍，嵐光照眼，我安穩穩的在床上，已享受不盡佳景，比你們在日光風沙之下，跑得滿頭大汗，不好得多嗎？」志軒笑道：「你自己有你的解脫，我也和你解脫。你問他臥游嗎？」竹青道：「我不滿你的話。」志軒道：「你問他臥游，何以把一頭頭髮弄得蓬蓬勃勃起來。」竹青畢竟心虛，給志軒一說，雙頰立時起了紅雲，一骨碌坐起來，取出手裏小鏡子一照，果然頭上頭髮稀鬆了許多，急拿小梳子捋好了，回頭笑對志軒道：「你說我頭髮亂了，香玉姊頭髮也未見得光亮呢？」香玉道：「外面風大，吹得我連眼睛都睜不開。」說着把竹青鏡子借去，拿着小梳子一陣亂掠。志軒道：「外面雖然風大，進了

我的頭上頭髮亂了，香玉姊頭髮也未見得光亮呢？

一回，心裏很覺疎服，青峯你怎麼樣？還是一味臥游，不想出外面走走。」青峯搖頭道：「我懶得很，還是坐這裏的好。」志軒看青峯那副懶洋洋神情，手足都抬不動，知他無心出去，說道：「我今天請你來，你何以如此沒精神呢？」青峯心裏原是非常得意，見志軒如此問他，笑道：「我今天很感謝你，遲了兩日，由我做東道，照樣請你來這裏如何？」志軒道：「照你這樣一味臥游，我也不敢奉陪了。」青峯向竹青看了一眼說：「他不來，我們再來。」竹青不禁又是一陣臉紅，搭訕道：「今天實在風大，不然，我也出去走走，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志軒看大家都無意思再去游山，於是也喚青峯床上，幾個人圍在一起閒談，直到夕陽西下！纔興盡意闌，驅車回去。志軒還想拉青峯到香玉班裏，擺一檯酒，替她在假母面前做個面子，青峯因身上覺着有點不好，把竹青送到慶雲班門口，支持不住，便一徑回家，本想第二日再去看視竹青，但自那晚回家之後，便覺頭痛目眩，渾身發燒，不能出來。青峯心裏也有點吃驚，深怕在旅館一點不經意，鬧出什麼病，豈不是笑話。幸而服了幾天藥，身上熱度漸漸退了。青峯知道無妨，那天午後，正在屋裏靜養，志軒前來看視。見青峯已沒甚大病，說道：「你好了，可知還有一個人也病得很糟？」青峯驚道：「你說那一個？」志軒向房內一看，沒有別人，纔低低說道：「竹青自那晚回去，也患了一場病，我昨天到她班裏看視她。竹青見着我只是啼哭，問你何以不來，我告訴他，你也患病，不能出門。竹青道：「他不能來，我也沒法，我盼望他好幾天了，你見着青峯，可告訴他，望君如望歲，這幾日若不

心裏很覺疎服
青峯你怎樣
還是坐這裏的好
志軒看青峯那副懶洋洋神情
手足都抬不動
知他無心出去
我今天請你來
你何以如此沒精神呢
青峯心裏原是非常得意
見志軒如此問他
笑道
我今天很感謝你
遲了兩日
由我做東道
照樣請你來這裏如何
志軒道
照你這樣一味臥游
我也不敢奉陪了
青峯向竹青看了一眼說
他不來
我們再來
竹青不禁又是一陣臉紅
搭訕道
今天實在風大
不然
我也出去走走
這個機會
是很難得的
志軒看大家都無意思
再去游山
於是也喚
青峯床上
幾個人圍在一起閒談
直到夕陽西下
纔興盡意闌
驅車回去
志軒還想拉
青峯到香玉班裏
擺一檯酒
替她在假母面前做個面子
青峯因身上覺着有點不好
把竹青送到慶雲班門口
支持不住
便一徑回家
本想第二日再去
看視竹青
但自那晚回家
之後
便覺頭痛目眩
渾身發燒
不能出來
青峯心裏也有點吃驚
深怕在旅館一點
不經意
鬧出什麼病
豈不是笑話
幸而服了幾天藥
身上熱度漸漸退了
青峯知道無妨
那天午後
正在屋裏靜養
志軒前來看視
見青峯已沒甚大病
說道
你好了
可知還有一個人也病得很糟
青峯驚道
你說那一個
志軒向房內一看
沒有別人
纔低低說道
竹青自那晚回去
也患了一場病
我昨天到她班裏看視她
竹青見着我
只是啼哭
問你何以不來
我告訴他
你也患病
不能出門
竹青道
他不能來
我也沒法
我盼望他好幾天了
你見着青峯
可告訴他
望君如望歲
這幾日若不

出下此 亦與中北 閱

名士與美人

來，以後就怕不容易見面了。」說着，又是不住流淚，我看他那般可憐人，心裏十分難過。正要細問，有什麼為難，她的假母阿桂，匆匆由外間闖了進來，把話頭打斷，阿桂見着我，雖笑容，殷勤周旋，可是一雙賊眼睛，溜來溜去，好像防什麼似的。我看那種可厭情形，實在坐不下，正起身要去，竹青却暗暗扯住我的衣襟，或只為他強留下和阿桂隨便敷衍一陣，阿桂口口聲聲，只查問你何以沒有來，又問你家裏門牌多少號。我見他那樣子，實在可厭，不大容顧她，只說你在公府和司令部兩邊，忙得不能開交。阿桂見文不對題，纔行走開，竹青見她走了，纔由枕頭下，拿出一小包東西，請我帶回給你。我問他，到底心中有什麼委曲，可告訴我，我可轉達青峯，代為想法，竹青只搖着頭，把手指着床後低低說道：「屬垣有耳，我不能說了，橫豎青峯心裏明白，他能來更好，不能來也無可如何。」說着又是流淚。青峯聽了，心裏覺得極其難受，問道：「到底竹青是患什麼病呢？」志軒道：「我也曾問過，她只搖頭不肯說，我看他一個臉已瘦了許多，小臂上隱隱帶了青紫傷痕，其中總有說不出的苦情吧！」青峯聽到這裏，又暗吃一驚，私忖難道那事情給老鴇知道不成，果然如此，是我害了她，一時心上覺着，有千萬個吊桶，七上八下，手裏癩癩拿了那個小包，不住翻來顛去。見外面封得嚴嚴密密的，拿在手裏，又是輕飄飄，不知裏面是什麼東西。志軒道：「你何不把小包拆開看一看，裏面是什麼或者有信心給你？我們也好商量個辦法。」青峯聽說，找出一把小剪，把小包縫得密密層層的絲線，全行剪斷，拆開一看，裏面並沒有什麼書信詩詞，只一條絲巾

包縫得密密層層的絲線，全行剪斷，拆開一看，裏面並沒有什麼書信詩詞，只一條絲巾

所和那好一首

12345
2345678
(72)

名士與美人

包着一張四寸大竹青小照，和一撮絲髮。青峯看，他個然不語。志軒道：「這是什麼意思，忽然學起楊玉環剪髮故事來了。」青峯搖頭道：「我我看來，竹青此舉殊非佳兆，她還和你說什麼話沒有？」志軒道：「沒有，我臨走時節，她只叮囑我請你自己保重身體，不要為她着急。」青峯道：「我今天總得去看他。」志軒道：「你病還未好，怎好出去。」青峯道：「無妨。」志軒道：「你病還未好，小紅已由外間走了進來。」志軒略一點頭，然後向青峯道：「老爺你喊套車，打算要出門嗎？」青峯道：「今天衙門裏有要緊事情，我要和李老爺一塊出去。」小紅道：「老爺你熱度發熱，剛剛纔發，若是出去，再受了風，那又怎麼辦呢？」青峯給小紅一阻，略一遲疑道：「今天非去不可？」小紅見阻不住青峯，也沒法子，只得伺候青峯多穿兩件衣服，送他到門口。看她和志軒一同上了馬車，纔行回歸房內，心中仍是十分不放心，深怕青峯這趟出去，受了涼，再病起了，更是不好。一個人在屋內，走來走去，坐立不安，看看青峯一去，兩句多鐘頭，還沒有回來，便打電話到政事堂打聽，回說齊老爺今天並沒來到衙門，小紅益發狐疑。剛纔青峯明明說是往政事堂，何以又沒到那裏呢。志軒來了咕嚕半天，又是什麼事，自己進來時候，看他二人神色很是不好，難道衙門裡出了什麼岔子，青峯怕我着急，不告訴我？小紅在屋內，疑神疑鬼，愈想愈覺可怕，一時急得沒法子，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痴痴發呆，忽見張嬾笑嘻嘻，手中拿了一間小包進來，說道：「太太你看，這是誰丟的東西？剛纔我在院裏樹下檢來的。」小紅接來一看，

包着一張四寸大竹青小照，和一撮絲髮。青峯看，他個然不語。志軒道：「這是什麼意思，忽然學起楊玉環剪髮故事來了。」青峯搖頭道：「我我看來，竹青此舉殊非佳兆，她還和你說什麼話沒有？」志軒道：「沒有，我臨走時節，她只叮囑我請你自己保重身體，不要為她着急。」青峯道：「我今天總得去看他。」志軒道：「你病還未好，怎好出去。」青峯道：「無妨。」志軒道：「你病還未好，小紅已由外間走了進來。」志軒略一點頭，然後向青峯道：「老爺你喊套車，打算要出門嗎？」青峯道：「今天衙門裏有要緊事情，我要和李老爺一塊出去。」小紅道：「老爺你熱度發熱，剛剛纔發，若是出去，再受了風，那又怎麼辦呢？」青峯給小紅一阻，略一遲疑道：「今天非去不可？」小紅見阻不住青峯，也沒法子，只得伺候青峯多穿兩件衣服，送他到門口。看她和志軒一同上了馬車，纔行回歸房內，心中仍是十分不放心，深怕青峯這趟出去，受了涼，再病起了，更是不好。一個人在屋內，走來走去，坐立不安，看看青峯一去，兩句多鐘頭，還沒有回來，便打電話到政事堂打聽，回說齊老爺今天並沒來到衙門，小紅益發狐疑。剛纔青峯明明說是往政事堂，何以又沒到那裏呢。志軒來了咕嚕半天，又是什麼事，自己進來時候，看他二人神色很是不好，難道衙門裡出了什麼岔子，青峯怕我着急，不告訴我？小紅在屋內，疑神疑鬼，愈想愈覺可怕，一時急得沒法子，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痴痴發呆，忽見張嬾笑嘻嘻，手中拿了一間小包進來，說道：「太太你看，這是誰丟的東西？剛纔我在院裏樹下檢來的。」小紅接來一看，

衣志小紅

是一條舊絲巾，裏面包一張四寸小相片，和一撮頭髮，相片上照得一個半身女郎，也猜

不出是什麼人，翻過相片背後一看，見上面寫着「青峯先生惠存」「竹青謹呈」小紅認

得這幾個字，知道是青峯丟的東西，立時一縷酸溜溜醋氣，由脚根直透頂門，暗罵不知

是那來妖狐精，贈給他的，弄得他丟魂喪魄，冒着病，拚命出去，現在不用說了，一定

和志軒到孤媚子那裏取樂去了，反累得我在家裡牽腸挂肚不放心，好！好！等他回來，

拿相片質問他，看他如何解說。遂把相片扔在桌上，自己不禁一陣傷心，伏在棹上抽抽

咽咽哭起來。哭了一回，禁不住又把相片拿來一看，見相片女郎面貌，實在長得不錯，

一雙眼睛，尤其秀媚有神，恨得小紅牙癢癢拔下頭金簪，將她眼睛上，戳了兩個大窟窿

，又把臉上劃了幾十道，好似加她一個死刑，然後把頭髮和相片揉了一團，扔在字籃

裏，自向房內生氣去了。且說青峯和志軒出了前門之後，一路趕到慶雲班，進門一看，

見竹青所住三攔房子，都閉得緊緊，外面加上一個銅鎖，好生詫異，叫來掌班一問，回

說因昨晚竹青病得不好，搬到德國醫院去了。青峯一聽，益發着忙，拉着志軒立刻趕到

德國醫院，到醫院一查，院內並無此人，青峯躁腳道：「這事來的蹊蹺，阿桂把她藏到

那裏去。」志軒道：「你不用着急，我們還是再到慶雲班裏，細細查問，總可查出來。」

於是二人又由德國醫院，再趕到慶雲班，向掌班嚴嚴詰問。掌班起初還是支吾不肯說

，後來經志軒威嚇一番，纔說道：「昨晚竹青的假母把竹青領出去之後，原說明先到德

國醫院，若是看得不對，便把竹青帶到天津去，現在實往那裏，也說不清。」志軒問道

回家後定

張
民
醫
院
和
現
在
也
不
志

時時有來時時來

名士與美人

(74)

竹青走時 你行的路是節

「竹青走時，你們這裏賬目，都理清楚沒有？」掌班道：「這一節後，竹青本沒什麼賬目，只該一百多塊，昨天阿桂交了七十元，其餘所短無多，他三欄房子裏傢俱，還留在這裏，我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志軒聽說，對青峯道：「如此看來，大概竹青不回来了。」青峯見屋邇人遐，回想舊情，十分難過。你道竹青何以忽爾飄然而去，其中却有個緣故。原來竹青原是由左故家，自幼隨宦在皖，辛亥革命起事，他父親凌紫垣守土殉難，大亂之後，親丁星散，竹青由署內一位賬房師爺，護送他到上海。原想亂平收葬父柩，回歸原籍，不意那位師爺，到滬不久，便一病不起，他跟前用的一個家人李奎，頓起不良，把主人草草成殮之後，將竹青誘賣老鴿阿桂，得着身價，席捲而逃。竹青一個弱女子，墜入平康，原決意一死，幸而假母阿桂，見她生得縹緲，又是深通書史一個閨秀，視為奇貨可居，便用盡柔軟手段，千方百計哄騙，纔把竹青的心說得活動。竹青見假母要命做生意，即提出兩個條件，第一雖操賣笑生涯、賣笑不賣身，侍宴陪客可以，抱衾薦枕，誓不奉從。第二營業所得利益，超過當日身價原數兩倍以後，每節應提出百分之二十，歸為竹青所有，以備將來葬親及回籍之用。阿桂原是一個老謀深算的老鴿，見竹青提出這種幼稚條件，便滿口答應，當時把竹青睡入勾欄之後，樹起艷幟，滿意這麼一個才女出台，在娼門中，別開生面，必定博得車馬盈門。那知竹青不善應酬，滬上一班滑頭少年，蟠腹大賈，都是抱着實行主義，見竹青這麼一個可望不可即矜持女子，枉她滿腹詩書，終覺臭味不相投。做了一年生意，實在掙多少錢，竹青也無從知道。

却阿桂告人，替竹青做衣服，添首飾，還虧了一千多金。竹青見私債愈虧愈高，不能早離苦海，也非常着急。此時正當北京國會開幕，許多南花北植，阿桂便也想遷地爲良，却和竹青提出一個條件，說她老抱賣笑不賣身主義，頂着清軍人招牌，在生意上，所入總是有限，此番入京務要打破舊主義，纔有辦法。竹青也知道既落火坑，若不陽奉她的意思，將來終沒有好結果，當下便與阿桂約定，打破舊主義，可以答應，可是破題兒第一個客人，要她自己選擇。竹青這個主意，原因己身老在老鴿掌握之中，若無人援助，終脫不了她的範圍，要想在風塵中，物色一個知己情郎，和他慢慢商量脫籍法子。阿桂見竹青肯就範，十分歡喜，當時收拾妥當，來到北京，在石頭胡同，樹起艷幟。果然北京和上海不同，不到一月工夫，聲譽鵲起，很有許多官僚議郎，傾倒竹青裙下。其中有一位山西闊老蔣宗林，最爲着迷，替她置衣服，鋪張屋子，極力報効，意欲爲竹青梳梳，阿桂也羨動他是有錢闊老，很想趁此機會，敲一筆竹槓。無如竹青眼界太高，見宗林雖是一個財神，却是一身俗骨，加之家中已有兩個小老婆，不願失身與他。阿桂見竹青無意宗林，心裏已是暗暗不樂，後來見竹青和青峰十分相得，青峰雖是一位官僚，看破不是有錢人物，所以青峯有意爲竹青梳梳，阿桂從中作梗，要八百元開銷，硬把一場好事推翻。竹青也知道她不贊成青峯，無如舍青峯之外，眼中竟沒有第二個脚色。那天從西山回來，一場意外結果，本已心虛。再經阿桂一番究詰，竹青左枝右梧，搪塞不過，索性直說出來。在竹青以爲當日曾與阿桂約過，客人要自己選擇，這種事情，原可自

由行動，不想這種老鴿，都是反覆無信，當日只囑騙得竹青上道，口頭答應，原算不得信條。現見竹青瞞着自己，竟有意外舉動，不但一點竹槓沒有敲到手，反給青峯白討了便宜，如何不上火，當下狠狠訴說竹青一頓。竹青只默無聲響，聽她埋怨，阿桂罵了一陣，又說道：「現在你破戒了，以後接待客人可由我調度。竹青又提出抗議，不肯答應，弄得阿桂心頭火起，也不顧什麼，隨手抓一根木尺，向竹青身上抽了幾下。竹青有生以來，那曾受過如此摧殘，見老鴿放下假面目，露出本相，施行毒手，自知此身無倖，當時氣急交加。第二日便病在牀上，滿心希望青峯能來，和他商量一個圓滿辦法。把她救出苦海。不想青峯在家也病了，一連多日，不得見面，竹青日受阿桂咕嚕，如坐針刺，無一刻安寧，那天幸而志軒來了一次，竹青也不敢多說什麼。只把相片和頭髮，託他帶去。料定青峯見了東西，必定會動心的，只盼他能來；總會替她想法，萬想不到阿桂那天見志軒來後，神色不對，忽然疑心生暗鬼，有點害怕起來，他知道志軒這些政客老爺們，雖然不至變來變動，若是要出手段，替竹青出一兩個主意，和自己為難，自己孤立無援，終要受他們的虧，當夜愈想愈害怕，決意不在北京做生意向轍上結算欠帳，託言竹青有病，要到德國醫院醫治，第二日一早趁火車避往天津去了。青峯那知其中就理，見竹青突然離開慶雲班，心裏覺着這一樁事完全由自己連累竹青，一百分對不住，一時急極，只怔怔望着竹青鎖閉三柵屋子，想不出一個主意，志軒知他心裏難過，說道：「人已走了，我們在這裏也沒有用處，還是先行回去。」青峯見說只得和志軒出來，坐上馬車，

還是不住嘆息，問志軒道：「你可以再同我回家細細商量調查法子嗎？」志軒道：「我
今天在泰豐樓，還有飯局，請你送我到泰豐樓，你先請回去，明日我再到你那裏，細細
商量辦法。」青峯見志軒還有應酬，不便再挽住他，送志軒到泰豐樓，自行回去。在車
裏忽然記起有青峯他的相片，忙向懷裏一摸，竟沒在衣袋內，不禁一跳，暗想莫非丟了
不成，忙向車裏四面一找，見均沒有，現在在何人處走了，這張相片是最寶貴的，若是
遺落家裏，還不大要緊，若丟在外面，那可糟糕。馬車一到家門，青峯慌慌張張走進自
己屋內，忙向桌上和櫃內找了一陣都沒有。後來望地上一看，見那一小包，竟落字箋內
，十分歡喜，急忙檢出來，打開一看，見一張紙已揉成一團，眼睛揉了兩個窟窿。
青峯猜這條小紅所為，心中大怒，便問張媽：「太太那裏？」李媽回道：「在臥房。」小
紅在房內，本已聽見，因不願意出來，只裝着不知道，青峯道：「你講講太出來。我有
話問他，」張媽走手進去，一會出來。回道：「太太頭痛，在牀上躺着，不能出來。」

青峯見小紅撕了東西，還裝腔闊辯氣，氣忿忿不可遏，氣昂昂走進裏面。見小紅裹着一
條薄被，面向內躺着，便大聲問道：「小紅這是你幹的嗎？」小紅經青峯一喚，把臉轉
出來，見青峯鐵青面孔，氣忿忿手中拿着破碎相片，站在牀前，喘了一陣，連聲還未答
應，候的青峯把巴掌已打在臉上，只覺眼睛一黑，耳邊轟的一聲，嗚嗚叫起來，急
把手掩住臉上，哭道：「你怎麼打起人來了？青峯罵道：「該打！該打！」小紅索性鬧
起癩氣來，嚷道：「好不好，你趕快把我打死，把那狐狸精接進門來，纔開心呢。」

把
手
微
手
起
快
把
再

着，在牀上大滾大曬，青峯氣吁吁道：「你做錯事，不認賬，還如此胡鬧。」小紅道：「誰做錯了事，你要把良心端正了，問一問誰的不好？」青峯道：「你如何把我相片撕了。」小紅道：「這種相片不撕去，留着幹什麼？」青峯見小紅還是一味還嘴，惹得一時性起，也顧不了什麼，向前把薄被單揭開，一手將他拉下推倒牀前，罵道：「人家怕姨夫吃醋，我是不怕的，你儘管胡鬧吧！」說着，向他腿上連踢兩腳，走了出去，他家裏並沒什麼人，彼此一生氣，沒第三者出來調和，倒弄得非常之僵。在青峯這方面，方嗟嘆竹青飄泊無方，留下一張相片，還被妬婦撕了粉碎，如何不氣。在小紅這一方面看來，青峯只爲一張妓女相片，竟把自己打了一頓，可見男子慣性都憐新棄舊，翻覆無情，在那個妓女還沒有娶進來，青峯竟如此待遇，若是將來娶了進來，自己將無容身之地。愈想愈覺可氣，經此一番經驗，便把從前看待青峯一片真摯愛情漸漸消滅。第二日志軒來時，見青峯神氣非常煥爽，以爲過於傷感所致，倒細細曲譬一番，勸他不要爲這些浪蕊浮花，牽腸挂肚。青峯也不便將家中生氣事情，說了出來，只和志軒商量要想親到天津調查竹青的下落。志軒見青峯過於固執，笑道：「阿桂是不是把竹青帶到天津，尙屬疑問，縱使竹青是在天津，你赶到天津，也似大海摸針，向何處下手找去。並且聽說這幾天天津正鬧水災，火車來去也不方便，我不是阻止你去，因爲這樣白跑脚，於事無益，你若是沒有準備，縱使在天津找着竹青，有什麼法子帶她回來呢，現在人還是屬於阿桂掌握，你難道好說拐她走嗎？」志軒這一問，倒把青峯問住，怔怔一會，只答道：

「我只覺得如此分手，一百分對不住竹青，實告訴你，阿桂此次帶竹青出走，完全是我害了她，並且此去，料定她是凶多吉少，我總想見了面，商量一個妥善的法子。」志軒搖頭道：「我看你不必再費心思？和這種老鴿計較，除勢力和金錢之外，沒有第三件東西，可以驅使她，你試想，我們能力能辦得到嗎？」青峯見志軒說得斬釘截鐵，也只索罷了，不想那天晚上青峯快要睡覺時候，忽由郵差送到一封快信，仔細一看，原來是竹青由天津佛照樓寄來的，青峯一見竹青名字，心中突突跳動，急把信拆開一看，見信上係用鉛筆書寫，歪歪斜斜只一行半，「竹青被迫出京，現寓佛照樓十五號，速來見援，遲則不能相見。」信上字跡非常潦草，想她也不知擔了多害怕，纔能偷空兒，背着阿桂，偷寫這二十來字寄來，青峯看了來信，心中一番欣慰，又是一陣酸楚，恨不得立時插翼飛到天津，把竹青由阿桂手裏搶了回來。後來一想，這事還要和志軒商量個辦法，能邀他同往天津，較有個帮手，當下顧不得深夜趕到志軒家裏。志軒業已睡覺，生生把他喚起，志軒聽說竹青有信來京，也自詫異，便問青峰道：「你打算怎樣呢？」青峰道：「現在竹青急如倒懸，我無論如何，總要前去。最好你能和我一塊同去，遇事有個商量地方。」志軒聽了，遲吟一會說道，「我去不去，還沒什麼關係，目下第一要緊，先定個辦法，找到竹青，用如何法子，可以阻住阿桂，不許她帶走。」青峯道：「現在只有拚我所有，再和外面朋友，湊一筆款子，把竹青贖身出來。」志軒道：「這個法子，只怕緩不濟急吧，知道老鴿要多少身價呢？她若是隨口要一兩萬，我們一時又如何措置。」

「青峯給志軒一說，又呆住，志軒道：「事到其間只好救急從權，也顧不了什麼道德了。我想明日一早車你先趕到天津，到佛照樓，見着竹青之後，生生要帶她回來，阿桂當然不答應，你也無庸和他多說，只喊來巡捕，硬指她們偷了你什麼貴重東西，將她們先請捕房羈留住了，然後由我出頭，背後向阿桂商量，那時不怕她不就範。」青峯道：「你的主意雖好，但這事鬧出來，面子上未免不大好看。」志軒笑道：「你這人，真是還脫不了書生氣味，到這時候，還說面子，橫豎天津警廳和交涉署，我們都有幾個熟人，縱使涉起訴訟，我們總不會吃虧的。」青峯又想一想，覺舍此也別無良法，彼此又商量一會，約定青峯早車先行出京，志軒在京，把款子張羅到手，隨後趕去，彼此在德義樓相見。一切議妥，青峯回寓，已是兩點多鐘，秋夜苦短，略一合眼，便已天亮，青峯一早起來，只覺秋風習習，空際陰雲密布，似要下雨，青峯也顧不得許多，吃過早點之後，便赴前門車站，搭八點半早車出京。預料十二點鐘，總可抵津，車過東便門，已滴瀝瀝下起雨來，將近黃村，便聽車上旅客，紛紛傳說，前面鐵軌阻水，怕火車又要折回。青峯聽了，心裏十分着急，及車抵黃村，雨勢愈來愈大，幸而前面路軌，並未被淹，青峯見是訛傳，始把心放下。車過黃村不久，忽然聽見機車汽笛鳴鳴，叫了幾聲，火車突行停住，一時車上又紛亂起來，有說前面橋樑壞了，有說路軌被水，青峯急得冒雨推開車門，探頭向外探望。見列車仍是安安穩穩停在軌上，離車頭有五六丈遠近，軌道上插着一面紅旗，給風絲雨片，打得閃閃亂動，此外不見一個人影。只有機車頭，續續噴出

幾道濃烟，曩向四野。青峯看了一會，仍猜不着什麼緣故，見一件馬褂，已被雨脚，沾濕許多，只得縮身進來。此時車上已有幾個旅客，跑向車守車查明，纔知道因爲前站有一列貨車出軌，正在修理，須待前面貨車開行後，客車方能通過，青峯聽了，知道火車不至折回，只得靜候。始意不過一兩點鐘，總可開行，那知一等，却等了四個鐘頭，前面出軌貨車，纔行修理完竣。車至廊坊時，已在午後五時，行車鐘點，一誤百誤，在廊坊等客車，又耽延一個鐘頭，到東站時，已在七時左右，青峯見一路停頓，好容易挨到天津，下車仍是急雨驟風，一陣一陣撲面打來，出得車站，衣襟盡濕，因要急和竹青相見，也顧不及到旅館休息，雇一輛人力車，衝風冒雨，直奔佛照樓前來。到得佛照樓旅館，向櫃房一查，果然有這麼兩人居住二十號房間，只可惜遲了一步，剛剛阿桂領着往新車站，趁火車往奉天去了。青峯一聽，好似青天來了一聲霹靂，一時嚇得毫無主意，呆呆站在櫃前，一句話也說不出。櫃房看青峯窘急神情，猜不出青峯和竹青什麼關係，便有幾個夥友，向他查問，青峯那有心情，和他們多說，內中有一個老爺，對青峯說道：「奉天快車最近改爲九點鐘開行，現在纔八鐘三十分鐘，若是有要事，要找他們，趕快趕到車站，或許能碰得着，老頭子一句話，立時提醒青峯，急忙出來，仍坐輛人力車，趕到車站。一到站口，先問巡警，火車開行沒有？巡警指着遠遠一列客車道：「就是這一系列奉天的。」青峯一聽，買了月台票，疾忙趕進站內，闖上頭等車，逐輛逐欄，留神看過。見是頭等沒有，走到二等車，二等車還是沒有，一直找到三等車，在三等

青峯
不
後
山
神

車中剛找到一半，月台上開車的鈴聲丁丁已響了起來，青峯一聽，益發着忙，心想若是竹青不在車內，車一開行，就不能下來了，眼看許多送行客人，都紛紛下車，自己也只得跟下。在月台上，見火車還未開行，便又沿着月台，仰着頭，逐輛巡視過去。看看只剩兩輛，忽見最末第三輛車，靠窗一個倩影，極似竹青，急走近前一看，可不是竹青和阿桂，同坐在一塊。青峯這一喜，非同小可，也顧不得什麼，攀着車窗，大聲喊道：「竹青。」竹青見有人喊他，四下一望，見青峯站在窗外，驚喜交併，急伸一隻手招呼，青峯正要找個車門，趕上車去，霍地汽笛鳴的一聲，鐵輪一動，列車竟蜿蜒蜿蜒開出站外。青峯直着兩隻眼睛，目送火車，離開車站，去得無影無蹤，頹然若喪，心中深悔。若早知道竹青呆在車內，一直在車上找去，豈不是好，現在遲早只差一步，眼看一個可憐弱女子，生生給惡鴛迫送關外，不知要受如何折磨呢。心中一陣淒楚，幾乎要流下淚來，一步一步，挨出站外，見地上仍是濕不遑遑，雇一輛車，到德義樓。因辛苦一日，又冒着風雨奔走百體皆疲，躺在床上，一腔惡緒，無法排遣，客邸淒清，一夜裏那會睡好，夢魂顛倒，一闔眼竹青削瘦玉容，恐懼眼光，和阿桂兇狠的容顏，都在目前，糊裏糊塗，過了一夜。第二日醒來，見陰雨纏綿，仍滴滴瀝瀝下個不住，秋風砭骨，天氣非常寒冷，好似隆冬。本想搭午車回京，因聽說早間京津火車開到半路，因途中阻水，都行折回，現正修理軌道，青峯只可就擱一天。那知道了第二天，更是不對了，不但路上被水，火車不能開行，連租界低窪地方，漸漸都被河水侵入。天津向來不鬧水災，這次因河

道淤塞，白河河水一漲，竟灌入租界。並且來勢極猛，租界住戶，猝不及防，一時四處逃避。青峯經這一鬧，只可鎮日躲在德義樓，憑欄觀水，但見平日熱鬧通衢，觸目都成澤國，日望水深，而水災愈鬧愈大。青峯有時悶得沒法，只可雇一隻小划子，在租界游來蕩去，看平日什麼如意里，武義里，巍巍紅磚砌的穹形巷口，小划穿過去，好似小穹橋一般。里門寫的某里某里的黑大字，在划子上，略把手伸高一點，都可摸得着，說起來可也沒人肯信。如此困在澤國，約莫有兩個星期，天氣開始放晴，租界設法疏濬，水潦漸漸宣洩，青峯見火車可以通行，急先打電話，通知志軒，叫他不必來津，自己於常晚火車便行回京。那晚到家時，已十點多鐘，走進裏面，竟不見小紅出來迎接，心中十分疑異。問起張媽，纔知道自己去天津之後，前後十幾天，小紅每日必出門，有時夜裏回來，有時第二早回來。最近由昨天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青峯一聽，益發詫異，問道：「太太出去時候，有告訴你，到什麼地方沒有？」張媽道：「沒有，不過我聽車夫王六告訴我，太太多上遂安伯胡同李宅打牌，和平安電影場看電影。」青峯聽說，又把心放下，知道遂安伯胡同李宅，是李修竹家裏，小紅平日和修竹太太要好，便點頭道：「想今天一定又在李宅了。」張媽道：「這却不知道，昨天太太要出門時候，王六剛出去吃飯，太太等不了，便不坐家車走了。」青峯聽了，便命打電話到李宅，催太太快點回來。一會張媽進來，回道：「打電話到李宅，太太沒在那裏，也許又去看電影了。」青峯並不做聲，料想既不在李家打牌，去看電影，十二點以後，總會回來的，便一

山本不健

人騎在烟榻上，一邊燒烟，一邊等着。等到十二點敲過，快要一點，還不見小紅回來，青峯便有點暴躁，暗想自己不在家，她出去打牌消遣，情有可原，若是通宵達旦不回來，便不成體統了，等她回來時候，倒要切實懲戒她一下，以警下次。一人躺在烟榻，含着一肚子怒氣，想要等小紅回來發作，不料這一等，又等了兩點多鐘，小紅仍無蹤跡，青峯見時候已是不早，若再打電話到人家打聽，覺着不便，只可忍住。想小紅今晚不回來，明早一定會回來的。到第二早青峯醒時，已是十一點左右，一問小紅，還未回來，又命把幾處熟人電話，打去問一問，都回說沒有。青峯才有點着忙，急把衣櫥小櫃開起一看，那一本儲蓄銀行支票本已給她帶去了。青峯心說糟了，若是小紅把支票本帶去做賭本，還沒什麼關係，萬一有發生別的事件，可怎麼辦呢？只急得搓手踢足，在滿屋子不住旋轉。要知小紅何以忽然這般無蹤，再聽下回再說。

第六回

一紙滑稽詞飛鴻遠涉

萬般酸楚語覆水重收



說小紅自從那天受青峯一番辱打，含怨在心，覺着自己受盡艱辛，患難相從，原以青峯可託。不意薄情郎今日稍得溫飽，竟把前情忘却，爲了妓女一張相片，竟出辣手，可見男子心腸，都是喜新厭舊，枉我一片真心相待，逆料將來，總沒有好結果。大凡一個婦人的心，萬不可使他受了猛烈的刺激，一受刺激，意志便至變動。況小紅是娼門出身的人物，意志本是薄弱，如何能忍得了，既受青峯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到電影場門口，正要雇車回去，忽覺有人冒冒失失，由旁擦過，把小紅的皮鞋踐了一下，小紅覺得把足趾都給踐麻了，轉過臉來，正要發作，不想回頭一看，踐鞋的不是別人，正是近日心坎上朝夕丟不下離不開的葉少爺葉樹生。一時把一腔怒氣，化爲雲煙，只微微向樹生眨了一眼。樹生見誤踐了小紅，非常抱歉，忙摘下帽子，向小紅點頭道：「齊太太，沒把你的足踐壞了。」小紅佯怒道：「踐壞了，又怎樣呢？」樹生見小紅說話調皮，便不肯放鬆，笑道：「對不住，我給齊太太賠個禮吧！」小紅向樹生瞟了一眼，臉上一紅，低下頭，一言不發。樹生道：「齊太太可是要回公館嗎？現在時候並不晚，我想請齊太太在大東飯店用點心，可以賞臉嗎？」小紅笑道：「你想請我一頓點心，便算賠禮了。」樹生忙道：「齊太太若是不愛用點心，這時候趕去，叫他們開冷餐，尙來得及。」小紅道：「我隨便說說吧，那有叫葉先生破鈔道理。」樹生道：「齊太太若是不去，便是看我不起。」小紅笑了一笑道：「你這人，真是會說話。」說着，便坐人力車，跟着樹生的車，一直來到大東飯店。樹生果然開了一間房，叫了兩份小冷餐，小紅到此便不客氣，兩人親密密談起來。小紅又細細問起樹生，住在那裏，家裏有什麼人。樹生是何等角色，見小紅說話處處用情也看出八九分，當夜在旅館用過晚餐，仍約明天再到大東飯店相見，在樹生原是，行雲流水，隨口說得天花亂墜，討一點小便宜，不想小紅趁着滿懷抑鬱無處發洩時候，遇着如此多情郎，竟認真信上他連在飯店會晤幾次，枕邊衾底，便把家中狀況，和盤說出。樹生纔知道小紅身邊，却有一部份積蓄，頓時起了惡念。

，想由她身上，榨點油水出來，補貼自己虧空。便用出一身手段，把小紅騙得非常歡喜。彼此在飯店會晤幾次，樹生便告訴小紅道：「大東飯店耳目衆多，來來往往，不大便當，北城有一所公寓，在裏面租一所小房子，較爲秘密。你索性把東西帶了出來，和齊家脫離關係，免得你老爺回來，彼此又不得自由。」小紅聽了，倒有點躊躇，因爲她氣忿青峯無情此番和樹生結識，不過要藉此一洩積忿原有所激而爲，並沒存心和青峯決絕。見樹生慫恿她和青峯脫離關係，倒有點不忍。樹生見小紅猶豫不決，又恫嚇道：「你若不能和青峯脫離關係，那只有我和你斷絕交游，因爲此種偷期密約事情，我做不慣，萬一給你老爺知道，察破行藏，把我拖下水去，我更是害怕。」小紅給樹生如此一說，益發沒了主意。樹生又迫着小紅道：「你若願意跟我去，馬上就得實行，因爲天津水勢已退，火車日內即可通行，等你老爺回來，那就不要當了。」小紅給樹生一逼，覺着和樹生正打得火熱，和他斷絕實在捨不得若不和斷絕將來滿漢，給青峯知道，更是危險，此時勢成騎虎，也顧不得一切。當夜回到家裏，把自己細軟首飾，歸了一袋險匣。又把自己備帶銀行一本支票簿，帶了出來，將存款提出，和樹生躲在地安門一家公寓。一連窩了三天，心中終不放心，不知青峯已否回來，命樹生出去打聽。樹生到修竹家裏一查，知道青峯回來，正在四處找人，回去那敢實說，只告訴小紅道：「青峯回來是回來，見你背他私出，他一點不生氣，據他對人說，早晚你總得要走，料定你只能和他斷守一生的。」小紅一聽這話，頓時又傷感起來，掩着面哭道：「我這次出來，不是我負他，是他激着

我出來的，他反說此輕鬆的話。」樹生見小紅傷心，說道：「你機毀是出來的人，埋怨他也是無益，自古道覆水難收，你難道還要和他，辯個是非黑白嗎？」小紅給樹生一說，頓住哭聲，含淚道：「現在我這人是歸着你了，不知你過了一時，是不是也學書峯，把我擱在一旁。」說着睜着雙眼，怔怔看樹生臉上。樹生急忙說道：「我一生一世伺候你，無時無刻不討你歡喜，我若有心騙你，將來不得好報。」小紅給樹生一語哄過，不禁又破涕爲笑，瞟了樹生一眼道：「你們這般男人，沒一個是好人，你不要在我面前撒謊。」樹生道：「我若是在你面前有半句假話，就沒有好結果。」小紅睜了一口道：「你勿用發誓，這些指天誓日血淋淋的話，在你們眼光看來，說過去就算完了，都不當一會事，我是上過當的人，一點不相信。你果然心口如一，可寫一張字據來，留着作憑據。」樹生怔一怔道：「你要寫甚麼憑據呢？」小紅低着頭，略略一想道：「這個憑據，只要憑你良心寫給我，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意思嗎？」樹生一想，不寫一張字據敷衍她，大概不行，便一點不猶豫拿起筆來，胡亂寫了一張字條，拿到小紅面前，說道：「我這樣寫法，你看行不行，若是不對，我可以再寫。」小紅一看字條寫得十分潦草，說道：「你且念來給我聽。」樹生不便擎着字條向小紅念道：「樹生自本年某月某日，和齊太太結識後，以前所有姘識，完全斷絕，以後並不再行娶親，如有違背此言，天誅地滅，九代子孫沒有好報。」小紅見樹生念完，笑道：「這是由你良心寫出來，並不是我強迫的你寫。你要自己細細想一想，若是心裏覺着勉強，隨便寫幾字給我，算是塞責，你要仔

細的報應。」樹生笑道：「我既願意寫，自然是憑良心寫的。」小紅道：「是了，你再給我照樣謄寫一張，要端端正正的楷字。」樹生道：「光頭寫的一張，還不行嗎？何必再要謄寫？」小紅道：「我自有的道理，你不必多問，等你寫好，我再告訴你。」樹生一想，這種滑頭憑據，她拿去沒有用處，就是告到官廳裏，也算不得證據，多寫幾張給她，也沒什麼要緊。於是裝出很願意樣子，拿起筆，果然端端正正，又鈔了一張。小紅又命樹生在紙尾畫個花押。樹生看她如是鄭重，暗自好笑，果然聽她的話在底下畫了花押，小紅把字據寫好，藏在小皮夾裏面，然後微微一笑，向樹生說道：「你知道我要這兩張憑據，什麼意思嗎？」樹生搖一搖頭道：「我不懂得。」小紅道：「我想我們明天起一個絕早，齊到前門外關帝廟燒香，把你寫的那份正楷字據，當關帝神前焚化，只當你當神發誓，請關帝鑒臨你頭上做個證人，」樹生夢想不到小紅會出這個主意，聽小紅要叫他當神發誓，有點心虛，楞一楞，一時答應不出。」小紅道：「你不願意吧！」樹生勉強說道：「我怕你出去給人家撞見不好。」小紅道：「怕什麼？青峯每天總要十一點以後，纔能起牀，我們一早出去，那能撞得見。並且我每日也不能老躲在公寓裏不出魂，我想明早在關帝廟燒完香之後，搭火車到天津暫避一時，比較自由。」樹生見小紅既打定主意，自己若行推辭，她必定生疑，以後事情倒不好辦，便一口答應。小紅見樹生能憑他意思，好生歡喜。到第二日，小紅一黎明，便催樹生起來，樹生心裏雖是不願意，面子仍裝出很高興樣子。兩人在臨近馬車行，雇輛馬車，出了前門，先到關帝廟燒香。

小紅先拈了一束香，把寫好那張字據，排在神座面前，恭恭敬敬，爬在地上，磕了三個頭，口中微微奉告一番。站起來，命樹生上去磕頭，樹生眼看威赫赫神像，實在有點胆怯，後來一轉念，鬼神之說，只可欺弄一般愚夫愚婦，我怕什麼，不要畏怯，露出馬脚，給小紅看出，便不好了，於是走上去裝出很恭敬，磕了三個頭。小紅把字據向神前香油燈上一燃，當着神前焚化了，自己又爬下去磕了三個頭，起來山錢囊內掏出兩大把銅元，向條案前錢斗內，嘩啦啦撒了進去，只樂得旁邊站的打磬的道士，一個嘴嘻嘻着擺不過來，笑迷迷湊上前問道：「太太還要求籤嗎？」小紅搖一搖頭，向樹生道：「我心裏有可疑纔求籤，今日我完全信託菩薩，一點沒有可疑，何用求籤呢？」樹生聽了，一時良心上覺着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感觸，只微微向着小紅苦笑。二人走出廟外，突見廟旁台階上，斜刺搶出幾個人圍攔上來，樹生嚇一大跳。定神一看，才知道是廟外乞丐圍着要錢，小紅隨手取了幾個銅元，擲在地下，匆匆上了馬車，趕到東車站，賣了兩張車票，坐在二等車裏面。一路沒遇着熟人，平平穩穩，來到天津。在日租界旭街一家東洋旅館住下。樹生因知道小紅身邊携有幾千元款子，一到天津，起先數日，陪着小紅出去看戲，吃館子，陪了一時，便漸漸託言有朋友應酬局，自向花街柳巷取樂，每日總到三更半夜回來。小紅此時一心信任他，樹生予取予求，一點不客氣。有時小紅詰問時，樹生只說謀某項局面將要成熟，不得不和他們敷衍。小紅索性爽直感情一好，便真心實意，拚命幫忙，一連住了兩個多月，小紅帶來款子，已耗去大半。一天樹生打外面回來，裝

出很高興樣子，對小紅說道：「你天天盼望辦事成功，今天可算成功了。」小紅急問道：

「是什麼局面呢？」樹生又裝出躊躇的樣子道：「論財力，我比局長還差，且辦來辦去，總算做成了這筆生意。」

限，很有許多出息，碰着運氣好時，做了一年，總算做成了這筆生意。」小紅道：「這極好的局面了。」

樹生道：「不過還有一層可厭地方，當我捐了這筆錢，照例要向財政廳繳押款，

的是第二統捐局，算是最優的釐差，在接事之前，照例押款一萬元，我向至好朋友方面

現在我注意，已湊了四千元了，財政廳方面，並許特別減少幾千元，現在所短的不

過四千元。我今天已打電報到家鄉，給我大哥，請他隨便將那一項房產典押四千元，寄

來湊數，不知道能趕得上趕不上。」小紅道：「若是趕不上，可怎麼辦？」樹生道：「我

最不放心就是這一點，據我意思，能趕得上最好，若是趕不上，還有第二等釐局，只須

繳了六千元，便可到手。」小紅道：「第二等釐局比第一等釐局進款早一樣嗎？」樹生道：「

那就差得多了，做了一年，平安無事，大約可剩得兩萬左右，」小紅聽了心裏熱烘烘說

道：「如此說來，是差了一半，我想設使你家裏的款若趕不上，豈不是失了一個好機會

，我這裏還剩有現款兩千元左右，再把我的首飾變賣，總可湊得四千元，你先把押款弄

清楚，免得給別人謀去。」樹生搖頭道：「這如何使得，把你私蓄拿來湊數，已是不過意，

如何再變賣你的首飾。這事我萬萬辦不到，你不用着急，好在這事還有幾天通融工夫，

我想家裏見我電報，總會有回信的。」小紅見樹生一定不肯，也不便勉強，如此又過了幾

日，小紅見樹生每天回來，總是皺着眉頭，似心裏有許多為難事情。偶然問他，樹生總

對他的事怎麼了？

對他的事怎麼了？

了？

如何

是強作歡容，搖着頭道：「沒什麼，家裏電報，應該快來了，釐局事情，總會到手，你不必挂心。」小紅連問過好幾次，總是如此答覆，可是暗暗察看樹生神情，似是十分焦急。有時天一亮，就跑去找人，有時一回來，先問接到電報沒有？小紅見他張皇失智，料定因為款子不湊手，如此着急，便不再和樹生商量，私下把所有金珠首飾，拿到珠寶店概行變賣，換了一千六百元，湊着原有現款二千三百餘元，合起來約有四千元之譜，等樹生回來，小紅喜孜孜告訴樹生道：「你不用着急，我已把四千元款子，替你湊齊了。」樹生驚訝道：「你那來這筆款子？」小紅道：「你儘管拿去繳押款就是了，何必多查多問。」樹生道：「你不把他來路說明，我絕對不敢動用。」小紅纔笑道：「我身邊原剩有二千幾百元款子，再把我的首飾變賣一千六百多元，合起來，不就湊成四千嗎？這來路總算正大光明，你可以放心拿去用吧。」樹生連連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我謀事如何會用到你的錢。並且你一點點款子，也要留着自己不時零用，至首飾更是換不得的。」小紅道：「我的錢不就是你的錢嗎？難道彼此二人，還要分得那末清楚，照你這樣說來，將來你掙的錢，我也不敢用了。」樹生道：「我掙的錢，不是伺候你太太用，還留的幹什麼？不過我今天已決意，不再等家裏匯款來，現在打算先就一個二等釐局，繳了六千元，就可接辦。等了一時，有了機會，再謀一等釐局，也是一樣。」小紅道：「你這算盤，打得不高明，一等釐局，一季有四五萬，二等釐局，一季只有兩萬，你因為省了四千元押款，便屈就二等釐局，眼看白丟二萬元，那有如此辦法呢？並且我的

首飾業已變賣，若再重新換過來，手工耗費等等，也須消折二百多元，你何妨先拿去湊數，等以後你有錢時候，再爲我置辦，不是一樣嗎？」說着把皮夾裏鈔票一細拿出來，硬塞在樹生手裏。樹生仍是滿口呼道：「如何使得，如何使得。」小紅道：「你若是不用，便是和我感情不好。」樹生見小紅一定要他收下，便把鈔票接過來，放在一旁，由懷中拿出一本日記本，說道：「我先把你的款，記在本內，算是你搭了股本，將來多掙兩三萬盈餘，就歸你的項下。」小紅聽了，心裏甚是高興，嘴裏仍說道：「何必如此，你我還分什麼數兒，難道我沒有四千元湊在裏面，你掙的錢，我就花不得嗎？」樹生道：「不是這麼說，因爲我手頭揮霍慣了，花錢沒有限制的，若是不約略分個界限，說不定我要隨來隨花。這麼一來便有個限制。我打算替你另立一個存款本子，每月進款，劃出若干成，歸你項下，你愛存什麼銀行，便存什麼銀行，他人不得動用，如此日子一久，積成一筆款子，將來你拿去買公債，或是置房產，月間生一筆息錢，不是很好的事嗎？」小紅見樹生替她如此打算，心裏又歡喜，又感激，口裏故意說道：「我看你不必如此替我操心，彼此都是一樣的。」樹生笑道：「這事也不是專爲你一人，說來也是爲我的，我知道你善於積蓄，這一次若是沒有你的私蓄熟出來，所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我一時如何能把整局就攪到手裏呢？現在我有錢時候，當然希望你積蓄一部份。將來碰着機會，我要運動什麼，遇着手邊不湊巧，你再助了一臂，不很妥當嗎？」樹生這一篇甜甜蜜蜜入情入理的馬屁，弄得小紅心花怒放，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答應，只笑迷迷看着樹生，

中國新報公司代印

覺得如此知心體貼的多情郎，比書案剛強壞癖氣，真有天壤之別，我何幸能碰他，看他如何存心，如此舉動，將來一定會大闢特闢的。我靠着他一生一世，又何用愁苦呢？樹生見小紅沒有什麼話說，把手表看了一眼，說道：「現在時候還早，我索性把押款先繳進去，盤局不比別的機關，能早一日接辦，便多佔一日利益。」說着取過皮夾子，把鈔票統裝在裏面，提在手裏，向小紅道：「我把你最容易積來的款子，統統拿去，心裏覺着很不過意。」小紅笑道：「你說什麼話，四千元算什麼，沒有本錢，如何求得利息，你赶快拿去，別婆婆媽媽的。」樹生笑一笑，走過去，把臉假住小紅的香腮，說道：「我心裏不知如何感激你。」小紅把樹生一推道：「快去快去，別就誤了時候。樹生道：「那末我就去啦！」小紅點一點頭，樹生握着皮夾，轉身掀着門簾，剛要跨出門外，小紅又喊道：「樹生你回來。」樹生心裏一動，急回身進去，小紅對樹生怔一怔，又笑道：「沒事你快走吧！」樹生也笑一笑，重復走出。剛剛走到扶梯邊，回頭見小紅已跟在背後，樹生心裏又不禁跳了一跳，對小紅笑道：「你還有什麼事呢？」小紅道：「沒有，我跟你下去，看你上車。」樹生見說，便脚步放慢，和小紅一同下樓，走到門口，樹生坐上車，向着小紅一揮手，請他上樓，車夫已邁開大腳，拉着車飛奔去了。小紅回到樓上，一人在屋內，兀覺面紅耳熱，心裏怦怦覺着很不受用，也不知道什麼緣故。默默倚至床上，躺了一會，暗想樹生這人真是可愛，而貌好，性情又好，處處都能討人歡喜，這樣人物，在官場中混了一時，一定會得意的。又想他今年纔二十七歲呢，比我少了五歲，他

果从擊响响喊纤细爱的故了期

山山石到系葉店

斷絃後，并未娶親，他滿口說有了我以後，不再娶親，這話不曉能否靠得住？好在已迫他在關帝神前發誓，想他不至翻悔，並且我雖比他長了五歲，我告訴他只二十六歲，想他未必猜得出，想到這裏，不由的霍地起來，走到鏡台前，面對菱花，端詳一會，覺自己容顏，雖稍遜從前鮮艷，一點老態沒有，不禁自笑一笑，復往牀上躺下。又念樹生平日最愛說他的癖氣，不愛十幾歲的女年，不愛三十以上的徐娘，最喜歡是二十來歲知情識趣的少婦，不知他這話是真是假，若是真的，我豈不正當其時，一會又想男人家大半薄情，說的話，都靠不住，當初青峯識我時候，豈不是千般憐愛，到後來竟反目滲商，而況樹生年紀比青峯還輕，險兒比他還生得漂亮，安保後來不情意變遷呢？他現在手邊還是拮据，再過一時，手邊有了錢，安知他不學一般闊人，娶了幾個姨太太進來，給我生氣呢？小紅想到這裏，把一團高興，漸漸消滅。過了一會，又自解道：樹生是和我在神前發過誓的，他不怕人怨，難道不怕神怒，決無如此大胆，想到此層，又似得了一重很穩固的保障，心神安慰許多。默默在床上躺了好一會，見天色已黑，樹生還未回來，悶得無聊，把牙牌取出，在電燈下過五關。連過好幾次，都通不過，心裡一時又煩燥起來，把牙牌扔在一旁，托着香腮，默默沉思，想再過幾日，樹生釐差接辦之後，第一要求，先租一所公館，結交幾個小朋友，來往消遣，勝似一人在飯店裏，樹生一出去，便無人說話了。想了一會，又回到青峯蓄的那盞烟燈，雖說抽鴉片不是好事情，比較悶時，有個消遣，我看樹生說起抽鴉片，也是津津有味，將來他租了公館之後，一定要叫

他備一付極好烟具，悶時消遣。所怕抽鴉片的人，臉色都是不好，樹生一個極漂亮臉蛋，若把他引上癮了，却是不好，將來萬不許他多抽。小紅一個人在燈下，胡思亂想一陣，見手錶已指到九點，樹生還沒回來，料定他又在外面應酬了，便命茶房，開飯進來，用過之後，一人又躺臥在牀上，靜靜等着，由九點一直等到十二點鐘，樹生還不回來，心裏便有點忐忑不寧，一時再躺不住，推開窗門，望街上一看，見來來往往，車馬仍是非常熱鬧，不由自笑道：「是我一人悶在屋內，所以纔見時間長久。」市景這樣熱鬧，時候並不晚，想樹生不久就要回來了。於是一個人又在燈下，把牙牌胡亂解悶一會，看看已到兩點多鐘，自己有點支持不住，躺臥在牀上，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天色已亮，見樹生還未回來，小紅嘆一口氣，想樹生又是在外面徹夜打牌了。如此賭法，實在不好，今天回來時，倒要勸告他一番，雖是應酬要緊，身體躑躅壞了，也是不好，一會又想，今天他正在得意上頭，我可不要阻他興致。過了一時，再勸告他不晚，小紅自一早起來，一顆心，只纏在樹生身上，左思右想，想到十二點以後，見樹生還無蹤跡，心裏不免有點詫異。想往常樹生有在外邊隔夜打牌，到此時候，一定回來的，今天何以遲到這時候，還沒回來，難道有什麼變故，料想不至，就是有什麼意外事情，樹生也必定回來。那天小紅茶飯無心，痴痴望了一天，到得夜裏，還不見樹生，小紅到此不能不恐慌起來。一個心七上八下，每聽見房外脚步聲音，就可疑是樹生到了，提心吊膽了一夜，到第三日，樹生一去，已一天兩夜了，小紅的心還是不死，又巴巴等了一天，仍是毫無消息。

。要設法打聽樹生下落，第一，人地生疎，第二，也不知道樹生平日所結交是什麼朋友。再加自己和樹生來路不明，若張揚出來，轉見不妙，啞子吃黃連，苦在心中。如此一連候了五日，樹生一去無蹤，小紅纔知狼子野心，一定騙了款子，丟下自己走了。幸而身邊還有幾件衣服，飯店每來算賬，只可把衣服私下當入當舖，拿來還賬。如此又敷衍了兩禮拜，看看身邊一文沒有，又無處挪借，只急得小紅走頭無路。後來迫得實在沒法，私下細想，只有再歸青峯那裏。但是自己偷逃出來，想再回去，希望覆水重收，在事實上也是萬難的。但舍此一途，別無可走之路。幸而跟了青峯幾年，多識一點字，便勉強寫一封白話信，寄回北京。自己還拿不準青峯能來不能來，不想信去後，剛剛兩日，青峯已找到飯店來了。原來青峯自小紅走後，到處打聽，毫無朕兆，每對志軒楚南一般好朋友，談起小紅失蹤，總是流淚埋怨自己不好，說小紅待他原是真情實意，自己爲着竹青一宗事，把她氣走，她癖性本是極熱心極剛強的，不知此去，是死是活。一般朋友見青峯如此痴情，有笑他顛預的，也有笑他多情的，內中只有李修竹太太，自聽小紅出走，他內姪樹生也一去無蹤，心中有點明瞭他們二人行蹤，因此事關係太大，只好存在腹裏，不敢聲張。如此一連兩個多月，青峯仍是日日念念不忘。那天小紅信寄到時，青峯正在烟榻上抽烟，忽見看門送上由天津寄來一封快信，一時猜不出什麼人，急拆開一看，見劈頭四個字「觀雲愛鑒：」心裏不禁怦然一跳，暗想我這小字很少人知道的，是誰寫給我的。急往下念去，只見歪歪斜斜寫道：「我因心中氣忿不過，不想和你見面，

驟往天津，在日本租界旭街東洋飯店樓上十八號居住，特此通知，妾小紅上。」青峯見是小紅來信，一時驚喜交集，喜的是小紅還在人世，沒有自盡，驚的是小紅一人，在外面流落兩個多月，不知有無受人家欺騙。一時心中七上八下，鹹酸苦辣，湊在一起。後來一想這事總是自己對不住她，並非她背了自己，現在她既然在天津，當然須趕去一看，再作打算。當下過了一夜，次日一早，青峯搭快車來到天津，一直找到旭街東洋飯店。當青峯一脚跨進房門時候，見小紅一個瘦損容顏，躺在一張沙發上，心中又驚又喜。小紅瞥見青峯來到，一時又羞又怕，一骨碌站起立對着青峯怔怔着，一句話也說不出。青峯也覺着心中有許多話，責備她不好，安慰她也不好對她怔怔一會，纔掙出一句話來問道：「小紅你何以跑到這裏來？」小紅紅紅青峯一問，一時勾起滿腔委曲，不禁雙淚交流，掩着面，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青峯經她一哭，頓時覺着自己實在對她不住，不禁也滴下一點淚，湊近一步，拉着小紅的手，說道：「你哭什麼呢？有話慢慢告訴我。」小紅見青峯語意和悅，諒不至和她為難，索性放聲號咷大哭起來。青峯發急道：「你這樣大聲大喊，外面聽見，不知道什麼事，豈不是笑話？你有什麼委曲，只管對我說。」小紅纔抽抽咽咽道：「我為什麼躲到這裏來，你還不知道嗎？我原不想再見你的面。因為死在外頭，不清不白，外人不知道，以為我幹什麼壞事，所以我寫一封信通知你。現在你既來了，我的心事也明白了，我活着也沒有意思，今天死在你跟前，免得你討厭。」說時把手向懷裏摸出一件小小東西，往嘴裏一塞，青峯不防小紅存了死念，只急得把

兩手抱住小紅粉頰，一陣亂搖道：「小紅你吞了什麼東西，趕快吐出來，不是玩的。」小紅只咬住牙根，不肯開口。青峯蹙脚道：「你不肯吐，要累了我。」說時，把一隻指頭硬伸到小紅嘴裏，小紅纔俯着頭，張開嘴，乾嘔一陣，吐出幾口白沫，然後由舌底下哇了一聲，丟下一個鍍金戒指。青峯見把東西吐出，纔放心。小紅又掩住臉哭道：「由我死吧，你留着我幹什麼，我這樣討厭的人，沒有用處，聽我死去，你和新姨太雙雙好過日子。」青峯見小紅滿口還是含酸帶醋，說什麼新姨太新姨太，心裏又好氣又好笑，問道：「我那來什麼新姨太。」小紅道：「你不是娶新姨太，爲何趕到天津，十多天不肯回去呢？」青峯搖頭道：「這話一時也說不清，橫豎我要見那個人，她已遠走高飛，今生今世，也不能和她再見面了。」青峯說到這裏，聲音便不免有點顫動，小紅知道青峯口裏雖這樣說，心裏尚不能忘情，便說道：「她雖走了，你的心也跟她去了，你也不必勸着我，由我趁這時候死了還好，我一顆心本完全繫在你心上，現在你的心，既別有所屬，我的心，好似風箏斷了線，飄飄蕩蕩，沒有歸宿。我雖然活着，比死還覺難過，我一生不怕受苦，不怕受罪，就怕我的心沒有安放。你不記得我們在上海時候，我們窮得什麼樣，過的什麼日子，我一天歡歡喜喜，却似在天堂一樣。好似天地間，只有我一人最有福氣。現在你的處境已是地上天堂，我的心境，已由天堂墮入地獄了。」說到這裏，聲音又復咽住。青峯聽她提起前事，迴想在上海賣文過活日子，小紅處處體貼自己，忽凍把棉袄典了，請自己喝酒，是如何多情，此番出走，實是由自己激迫她，幹出來的

怪不得她。嘆一口氣道：「前事不用提了，你的好處，我都記得，我的心還是照前一樣，你別誤會，今天你跟我回去。」小紅見青峯業已輸服，想在往下做去，萬一觸惱他的怪癖氣，倒是不好，便也趁風轉舵道：「你命我回去，我當然要聽你的話，只是外面不知道的，見我無緣無故出來，不知又猜疑我幹什麼呢？」青峯一聽，也覺這話實在不錯，不但外人可疑，就我自己也有點耽心，想要問她幾句，怕她腦羞起來，又去尋死，天下問這些不清不楚模模糊糊事情，不知多少，不能過於認真，事到其間，也只索罷了。便道：「外人猜疑怕什麼，橫豎自己向心無愧就是了。」青峯這一句話，原是安慰小紅，不想小紅聽了，很是刺心，不禁臉上一紅，赧赧退下，自去收拾東西。青峯坐在樓上，靜靜看着她，只歸着一小包袱，便行了事，問道：「你還有別的東西沒有？」小紅道：「我匆匆出來，什麼東西都沒帶。」青峯聽了，不復再問，喊進茶房，將小紅所欠房飯錢，一一清理，領着小紅，搭晚車進京。回到寓所，第二日小紅故意翻籠篋倒，找了一陣，說她不在家，什麼金鐲首飾，丟了若干，皮衣袂褲，不見了多少，隨口亂報一陣，硬要青峯把家裏內內外外僕婦厨子一律辭掉。青峯見小紅如此作爲，暗想她衣服首飾，應有若干，平日不大明白。至於那本銀行支票本，曾向銀行查過，明由小紅本人把款提去，難道也好冤枉別人。但小紅既鬧賊鬧鬼，自己也只好詐痴詐聾，把家裏幾個刁皮古怪僕人辭去。過了兩天，又替小紅訂了平日幾位至好朋友的太太們，來家打牌，自己又特造出一篇假話，說小紅如何生氣出去：自己如何找到，硬拉她回來，並託各位太太

們，勸她不要再把前事放在心裏。小紅見青峯如此敷衍她，很是得意，便也服服帖帖照前一樣伺候青峯。那天晚上十一點，青峯剛由外面照酬回來，躺在榻榻抽烟，忽然志軒來了電話，告訴青峯道：「你的同鄉好友楚南，給人家打的快死了。」青峯吃了一驚，要知楚南如何遭了毒打，下文再表。

第七回 訪香巢有意掉槍花

翻醋甕無情挨馬棒



說楚南自那天在公園見呂姨太和李修竹姨太大鬧之後，覺呂姨太這人。太無知識，若和他常在一起，難保不發生別的笑話。既存此心

，對於呂姨太交派差事，時時規避。那天起謾到部，楚南上去回一件公事，平空忽碰了一個釘子下來，心裏益發不安，不知是什麼緣由，一個人坐在科裏，兩手扶着頭，細細揣度，一時仍猜不出。想要私向呂姨太打聽，又因多日不和她見面，怕見面轉又麻煩。想了一會，不得主意，後來一想，自己對起謾，也算費盡精神，賣盡氣力，伺候他和祖宗一般，他一不高興，還要報起臉孔，說官話，如此仰人鼻息，事事巴結，精神上異常苦痛，將來總要想個法子，拿這些大人先生們一個把柄，操縱由我，纔能如意。這些大人先生們，要打動他的心曲，非財即色，現在第一要緊要物色一個長於交際的女人，利用她手腕，玩弄這些大人先生們於股掌之上，自己坐收其利。楚南一個人正在想入非非時候，忽俊卿由外面走進來，向楚南笑道：「楚翁你今天替我捧捧場，好不好？」楚南

笑道：「你要請我到那裏去？」俊卿道：「今晚下班時候，請你到長林春蘭芬那裏，打四圈牌，吃一檯酒。」楚南道：「請吃花酒，我非常歡迎，叫我打牌，我可不敢奉陪。上次在俱樂部看一回賭，幾乎惹出一場官司。」俊卿道：「你這呆子，在班裏不過耍個花頭，那算當真賭錢呢？你怕什麼。」楚南道：「你還訂什麼人？」俊卿道：「就是你和孝伯，還有文卿，星黎，佩堯，沒有別人了。佩堯因有別處應酬，不能早到，孝伯和星黎，我都已當面訂好。」楚南道：「何不多約幾個，湊個熱鬧。」俊卿道：「我不愛多請客，有這幾位，就敷綑場面。」楚南笑道：「你要報効蘭芬，又要省錢，這又何苦來？」俊卿道：「這個年頭，是什麼時候，我又不比他們，有別的外鬼，只可如此。」楚南聽了，也覺好笑，說道：「散衙門時候，我總去。」俊卿見楚南答應，又忙着跑到別處去請客。楚南見他興致勃勃，暗想一人有一人的意思，我這裏終日只想往政界裏探討機會，他一天儘在花叢裏奔走效勞，固是用心，比起來，還是他樂我苦。我自到京以來，一向盡在想讀和他講太太做功夫。放著八埭名花。不去領略，說來也是一個呆子。楚南想到這裏，便把剛發的患得患失的心，淡了許多。看一看壁上鐘，已到五點，本科同人已散去不少，楚南出了衙門，先到理髮館，修容剪髮，把頭面收拾竣整，然後回去換一身衣服，纔坐輛車，趕到陝西街長林春班裏，由跑廳引到蘭芬屋內，楚南一脚闖進去，舉眼一看，見電燈下，俊卿和文卿星黎孝伯四人，分向坐着打牌，俊卿一眼看見楚南進來，喊道：「楚翁何以就擱這時候纔來呢？」楚南道：「我出衙門後，有點小事，又

到西城去一轉。」一面說着，一面早見俊卿的相好蘭芬拿一碟瓜子過來招呼，楚南留神向他一看，身材略略短些，俊眼修眉，朱唇皓齒，圓圓的一個鵝蛋臉，年紀約有二十左右，長得的實不錯。暗想有這麼樣一個縹緲人物，無怪俊卿要死力報効。正要向蘭芬周旋幾句話，忽見俊卿把牌一叩，站起來說道：「楚翁快來，我是暫時代理的。」楚南道：「何必呢？就你打下去吧。」俊卿道：「不行不行。」說着又向楚南袖子一拉，故意大聲說道：「你來，剛纔出衙門時候，金司長告訴我……」，說到此句，已把楚南拉到房外，見左右無人，悄悄把一本支票本，塞在楚南手裏道：「這是空頭票，你隨便寫吧！」楚南立時會意，笑一笑重復進去，坐下繼續打牌，楚南對於此道，本格精明，接過手，打了兩牌，便和一個三翻。各人打牌，原是要花頭，四圈牌，那消多少功夫，便行打完，把碼子一算，楚南却贏了三百多元。於是孝伯和星黎各簽一張支票給他，楚南接過來，隨便向懷裏一放，暗想可惜都是空頭票，不然的話，今天無意之中，却得一個小利市。此時佩堯已來，俊卿便叫蘭芬排起檯面，自己便拿一疊局票，提起筆，向佩堯問道，「你還是叫凌波麼？」佩堯點頭答應，孝伯也叫一個美玉，星黎却叫兩個，一個是大森里香蓮，一個武陵班的飛燕。俊卿又問楚南「叫那一個？」遲疑一會道：「春華班有個寶蓮，不知道現在還在那裏。」俊卿還未答應，佩堯接着應道：「寶蓮前三個月就嫁人了，你還做夢想她呢？」楚南道：「我實在不知道，除她之外，我就沒有熟人了。」俊卿道：「你沒有熟人，我替你薦一個，提起筆在局票上，寫了翠雲班蕙珍，

寫完了，便交給跑廳發出去，招呼諸人上席。一時觥籌交錯，頓形熱鬧，不多一會，叫的局，也陸續來了。楚南見佩堯叫的凌波，孝伯叫的美玉，不過是十四五歲清僧人，眉目如畫，長得很不錯。星黎叫的兩個，一個飛燕，身材綽約，風格亭亭，也還過得去，只有那個香蓮，闊胸厚背，眉梢眼角微微帶吊。是一個燕趙美人，粗枝闊葉，雜在一堆嬌花嫩蕊之間，似乎相形見絀。一時主人出來，打一回通關，叫的局也都隨便唱一支小曲，都沒什麼動聽。只有香蓮唱一段空城計，腔調却還嘹亮，楚南不禁暗暗稱贊，暗算人不可貌相，各人有各人的長處。論面貌香蓮不及衆人，論唱工她却駕諸衆人以上，見衆人叫的局都到了許久，只有自己叫的蕙珍，席已過半，還未來到，私下自己想蕙珍或者因爲和她沒交情，不肯應局，她不來，也很好，以後他們若再逼我叫局時，我便有所藉詞了，心中正在輾轉想念，忽見孝伯指着自已問道：「楚翁，你的人怎麼樣？」楚南笑道：「我不知道，是由薦主負責任的」。俊卿道：「已打電話催去了，據說她轉了一局，馬上就來。孝伯道：「你保得住嗎？我看你再替楚翁薦一個。」俊卿道：「蕙珍來時必來的，楚翁若等不了，我再薦一個，也可以」。楚南搖着手，眼光望着星黎道：「算了，算了吧！」一人還忙不過來，還要兩人；不要打起架來。」大家見楚南應的話好笑，不幾把眼光都移到星黎身上，見星黎喝了幾杯酒，兩頰緋紅，正含着笑臉，左右周旋。香蓮和飛燕眼光中，都帶着醋意，現出不即不離態度。星黎見大家看着他，便沒頭沒腦問道：「怎麼樣？楚翁說的什麼。」孝伯見他說話顛倒，笑道：「努力辦你的公務，不要管

別人吧！」星黎一眼看過，見楚南身後一個人也沒有，笑道：「楚翁，你的蕙珍怎麼樣？」楚南正要答應，只見門帘一動，走進一個麗人，雲鬢花顏，長身綽約，十分濃艷。楚南只覺眼前一亮，好似門外推了一朵彩雲進來，只聽俊卿喊道：「楚翁，我薦的卷子來了，你看好不好？」楚南一時也不及答應，只睜着兩眼，看着蕙珍。蕙珍一走進房，眼光向四下旋繞一下，見俊卿在座，就款款走過去，輕啓朱唇，叫一聲「五爺」，俊卿向楚南指一指道：「今天是這位盛老爺招呼的。」蕙珍聽說，含笑點頭，走了過去，有意無意之間，向楚南瞥了一眼。楚南覺着蕙珍秋波一動，神彩四流，霎時好似中了電氣一般，不禁周身皆震。忙轉過臉招呼，在身後坐下。一面握着她的手，只覺柔荑五指，着手欲融，心上非常得意。正要向她問答幾句，却見俊卿早飛了一盞過來道：「楚翁」你新收一個得意門生，我要敬你一杯。」楚南微微一笑，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大家轟的齊叫一聲好。楚南拿起酒壺，向俊卿滿滿斟了一杯道：「我也應回敬你一杯。」俊卿接來，也一口飲下，舉杯一照，楚南轉過臉，正和蕙珍說一句話，見孝伯又喊道：「我們大家也要恭賀楚翁三杯。」楚南道：「孝伯這句話太胡鬧。」孝伯道：「俊卿敬你，你答應，我們敬你，你就不答應。」楚南只得又喝一杯，接着星黎佩堯，都紛紛起來敬酒，楚南把酒杯一覆道：「各位再如此相強，兄弟只可逃席了。」孝伯道：「你不喝，蕙珍出來代你喝兩杯好不好？」楚南還未答應，蕙珍已先笑道：「各位叫我喝酒，我本應遵命，只是這個賀酒，我可喝不得，不煩我喝不得，就是盛老爺也是沒有喝的道理。」說着

迴眸楚南一笑。楚南見蕙珍說的話，甚是得禮，非常高興，說道：「你們聽見沒有，有人出來說公道話了。」孝伯道：「這話一點不公道，照理要罰的。」俊卿道：「我看你們不要爭執，別的都不用說，蕙珍來的最晚，現在就請她出來打個通關，這話總算公道吧！」蕙珍也沒有話說，便依着俊卿的話，打星黎起，敬了一回通關。蕙珍連喝七八杯酒，兩隻秀厭，平添一點紅雲，益形嬌艷。把通關打完，又上幾樣菜，也就快散席，叫的局也陸續走了。蕙珍是專講應酬的，因自己來得太晚，仍坐着不動，一勁向楚南說閒話。楚南一見蕙珍，本已醉心，又見她向自己極力周旋，便也和她說個不了，孝伯見他二人咬着耳朵，唧唧噥噥，甚是好笑。拍着手道：「你二人一見如故，我替你做個媒，好不好？」蕙珍臉子不禁微微一紅，姍姍起來向楚南低低說一句話：「盛老爺等一會到我那兒去，」翩然去了。佩堯埋怨道：「他們正說得高興，孝伯何苦生生一句話把她轟走。」孝伯道：「等一會，楚翁怕不到蕙珍那裏去，我這邊務大臣職務是拿穩的。」楚南趁勢說道：「這裏席散了，請大家齊到那邊去。」佩堯道：「你又不是翻檮請酒，我們這一隊人馬齊到那邊，又成個什麼，我是不能奉陪的。」孝伯道：「我佩堯有公務，當然不能分身，俊卿也是不能離開此地的，只有區區可以沾你的光。」說着又哈哈笑起來。楚南道：「那麼就請你和我一塊去。」俊卿道：「我今天不去，過天要楚翁請我吃一櫃酒。」孝伯道：「這事包在我身上。」楚南也不說什麼，一等席散，略坐一會，便和孝伯來到蕙珍班裏。楚南是第一次初來的，一走進蕙珍房間，眼前只覺一亮，原來房子裏

雖然不大，却安着四盞電燈，照耀得纖微畢見，桌椅軟榻。都是上等的西式器具，精緻非常，靠東放着一張銅床，床上錦幃低捲，堆着五六床繡花錦被。床前又垂着一個綠色小電燈，楚南坐在床上，看了一回，心裏暗想，蕙珍房中如此陳設，其中必定有闊客走動的。正要向孝伯打聽，却見門帘一動，蕙珍已袅袅嫋嫋走了進來。楚南細細向她一看，只見她又換一身衣服，上面穿一件鸚哥綠的巴黎緞的皮袄，長裙已卸，下面露深藍色緞褲，喇叭式褲管，吊得高高的，益顯得輕盈甜俏。走進房來，敬過孝伯瓜子，便拉着楚南的手，一同在床前坐下，楚南含笑向她說道：「你的房間安排真講究，打蘭芬那邊走到你這裏來，真是人間天上了。」蕙珍抿着嘴道：「盛老爺別見笑，待慢得很。」楚南道：「這樣好地方，還說待慢，別的地方又怎樣了？我看不是你這樣人，也不配住這好地方，不是這好地方，也不配住你這樣人，」楚南輕輕這兩句話，把蕙珍討得非常歡喜，見楚南是一個風流倜儻人物，便也拿出全副精神，前來敷衍。更兼孝伯又會打邊鼓，替楚南吹了一陣牛皮，三個人說說笑笑，非常融洽。楚南是破題兒第一次來到蕙珍粧閣，見蕙珍到外周旋，十分高興。那晚由十點鐘茗談到十一點鐘，整整一個鐘頭，蕙珍完全在房內陪着說話，直到快到十二點鐘，聽說外面喊道有客，楚南知道這時候來的客人，必定是蕙珍恩相好，起身要走。蕙珍還拉着楚南袖子，問：「明天可以再來麼？」楚南答應一聲，和孝伯走了出去。剛走到房門口，見一個紫膛臉，滿頰鬚鬚，身體魁偉的客人，迎面走了進來。孝伯一見來客，忙低着頭，向黑影躲去，楚南不認得是什麼人，

見他雄昂走了進來，向他上下一看，見他穿一身極闊綽衣服，兩隻大眼睛，也惡很很向自己看了一眼。楚南走出門口，見停一輛汽車，正要向孝伯打聽，孝伯低低說道：「我正想蕙珍房欄修捨得那末講究，原來有如此一個闊客，替他捧場。」楚南道：「你認得剛纔進去是誰？」孝伯道：「走進去的。是史肖濤，你不認得？」楚南聽了，心裏又是一動，暗想史肖濤是總統府運籌帷幄一個紅人，他現在蕙珍走動，我要退避三舍，和他一起是拚不過的。正在想着，又聽孝伯說道：「這原是逢場作戲的地方，只有讓有錢有勢的得意，你看是不是？」楚南知道孝伯語意，別有所指，點頭道：「你這話一點不錯，這個地方我向來不到，今天算是破題兒第一遭。」孝伯笑一笑，彼此各行回去。大凡愛冶游的人，當初入花叢之際，心中都自命有把握，絕對不至墮入迷途，當楚南無意之中，初遇蕙珍，見她一意巴結，心裏很爲所動。那夜見着史肖濤也在那裏走動，當時很有感觸，大有知難而退的思想。等到第二日，在衙門散值之後，那一顆心不期又想到蕙珍那裏，想再和她見一面，想也沒什麼妨礙，意馬心猿，不由自主，又到蕙珍班裏。偏是蕙珍又最講廉潔，見楚南一來，總是十分周旋。一來二去，便把楚南弄得迷迷糊糊，每天心裏總打算不去，一到日落黃昏，晚飯過後，足板癢癢，沒有一次不去的，竟似上了癮一樣。一天不~~法~~，心裏好似弄了什麼東西。如此來來往往，差不多有一個多月，蕙珍不但沒砍一次斧頭，還給楚南許多便宜，不知是蕙珍故意用欲擒故縱的法子，引誘楚南，深入陣地，再砍他一個大斧頭，或是有所顧忌，怕史肖濤知道，只偷鷄摸狗，和他

史肖濤
中
楚南
得
及
時

美八計

私玩一氣。在楚南這方面，却因愛生感，絕蕙珍如此一個紅信人，自己不花什麼錢，感情竟能打得火熱似的，其中未始非一段奇緣，便把從前戒懼的心，漸漸忘却。雖有時一兩次在班裏偶然碰着史肖濤，也不十分介意，因信蕙珍手段活潑，總會左右周旋，不至出了岔子。並且楚南平日還有一種卑鄙念頭，最愛走的奇門捷徑，見史肖濤在蕙珍那裏走動，很想由蕙珍方面，引個線索，替自己弄一個好機會，不過這個念頭，還私存在心裏，因自己在蕙珍做的功夫，火候尚未純青，不敢輕易啓口，他却不想史肖濤對於蕙珍早已視爲禁樹，不許他人覬覦。蕙珍雖然在裏面，掉盡槍花，究竟瞞天偷日事情，終久總會露出馬脚，而況肖濤又是一個好高好鬧癡氣的大爺，無事還要生風，上當豈不吃醋。他見蕙珍房中，時有一個青年小滑頭在裏面走動，心中早已敵視，只因蕙珍敷衍圓活，楚南也沒什麼把柄落他手裏，容忍未發，一心只想抓一個機會，給他一個厲害，也是冤家路窄，楚南該要倒霉，當星期六那天，楚南在衙門散值之後，正要再溜到蕙珍那裏，一溫舊夢，不想給俊卿拉住，一定要他請幾位同寅，在蕙珍班裏，吃一頓晚飯。楚南初時還是不肯，後來經不起俊卿幾句激刺，把楚南說動了，覺在蕙珍那裏，自要好以來，從未替他綑一回場面，吃一頓便飯，小小報効，於情於理，似也應該，便也答應。並託俊卿代訂星黎，孝伯，九點齊到蕙珍班裏，自己先行出城，通知蕙珍，叫他預備。蕙珍一聽楚南要請客，急忙攔住道：「你何必鬧這花樣呢？我們交情，滿不在擺飯擺酒，勸你不要花這些冤錢。」楚南道：「我也知道你的好意，不過我在你這裏走動，也有一個多月

，你固然不計較這些花頭，可是不稍稍點綴，在你們掌班和一班姊妹面前，似都不大好。看。」蕙珍笑道：「這更是不要緊了，我和掌班又沒有債務，又什麼帶擋在這裏合式，多作一兩月生意，不合式馬上調班，和他有什麼顧慮呢？」楚南見她一方阻止，纔老實說道：「今天我已把衙門幾位同事都面訂好了，今晚這頓飯，不是我替你繃場面，只算你替我繃場面吧！」蕙珍見楚南說的如此委婉，略一遲疑笑道：「既是如此，我不便再阻止，請他們早點來，早點預備，早點開飯就是了。」楚南聽蕙珍說早點開飯這一句話，心裏一動，有點可異。正要動問蕙珍是否還有別的局面，正在此時，忽見門簾一動，星黎已一路喊進來道：「楚翁，你你今天纔請客，難得難得。」楚南一面請他坐，一面說道：「你別胡鬧，今天只一頓便飯，並沒什麼。」星黎道：「很好，我今晚翠華班，還有一局，因為是你請客，我不得不到。」過了一會，孝伯也來了，蕙珍急要開飯，問楚南道：「還有別人沒有？」楚南道：「還有一位蘇老爺，」蕙珍命相幫的打了兩次電話催請，都說業經出來，蕙珍一面招呼衆人，一面命相幫調開坐椅，只等俊卿一來，便行開飯。一等又是一個鐘頭，俊卿纔到，楚南問他「何以來得這般晚？」俊卿道：「你原訂九點鐘，此時正是九點。」楚南給他一駭，也覺好笑，蕙珍見諸人來齊，便忙忙督同相幫把飯開出。楚南招呼諸人上坐，見端出來的菜，是四碟四碗，一火鍋。四碟是火腿，糟雞，炸鮑魚片，拌春筍，四碗是火腿白菜，栗子煨雞，紅燒海參，縐紗肉，火鍋裏面，蛋餃肉丸，魚片冬笋之類，下面襯着綠粉白菜，這幾樣菜，都燒得十分可口。星黎

吃得高興，又要叫局，楚南心裏不大贊成，因處主人地位，不便反對。孝伯比較內行，「知道在這裏叫局，不大妥當，」阻止道：「我看不必吧，星黎你不是還有一局嗎。」星黎道：「翠華班離這裏並不遠，我在這裏叫來，帶到那邊，不更便當嗎？」俊卿見星黎高興，也慫恿道：「還是叫幾個熱鬧。」遂向蕙珍要過局票也不勞主人動筆，伏在棹旁，把孝伯星黎平日相好，都替他寫上，自己仍叫蘭芬。把局票寫好，交給蕙珍，叫他發出，蕙珍心裏雖一百分不願意，對着人前，也不敢說什麼。過一會，蘭芬第一個先來了，接着星黎叫的飛燕也來了，只有孝伯叫的凌波還未來。蕙珍心中捏一把汗，只盼望各人叫的局，早來早去，敷衍了事。見凌波還未來，又命相幫去催。正在此時。蕙珍跟嫖老李進來，輕輕附着蕙珍耳朵說了一句，蕙珍急忙趕出去，一會進來，那個面色，立露不安樣子，頻頻向楚南注視，楚南也覺得蕙珍神色不對，正要私下向她打聽，過不了刻鐘，忽見門簾一動，闖進一個穿軍衣的軍人，大家見了都覺詫異。正要動問，那漢子向屋裏四下一看，見楚南坐在主位，便伸出大巴掌，向他肩上一拍，微微笑道：「足下可是姓盛嗎？」楚南出其不意，點頭應道：「是！」那漢子道：「那末請您出去說句話。」楚南滿腹可疑，問道：「你貴姓，有什麼事？」那漢子道：「您出去就知道了。」說着連攙帶拉，竟把楚南扯出門外，大家見來人舉動可異，正在紛紛猜度，突聽楚南怪叫一聲，接着便聽一陣拳棒聲，鐵尺音，孝伯急先搶出一看，見院內好幾個穿軍衣人們，把楚南安在地下，拳腳交加，一陣亂打，旁邊圍着許多打雜相幫，因見來人都是穿特

種衣服，不知其中有什麼緣故，都不敢上前解勸。來人把楚南飽打一頓，打得額破血流，有聲沒氣，纔呼嘯一聲，各行散走。當時真裏雖喊來警察，因見來人衆多，個個手中都拿一個馬棒，一時也無法捕獲。老伯見一班兇徒走了，急走上去一看，見楚南面腫額青，滿身是血，躺在地下，動彈不得，嚇得也沒了主意，後來還是俊卿定一定神，命班裏跑廳找一輛門板，把楚南放在門板上，先抬到附近惠明醫院救治。因見傷勢很重，楚南又只一人在京，並無家屬，便打電話，給楚南平日幾個朋友通知。當夜志軒輾轉得着消息，因青峯是楚南同鄉，平日對他非常關切，急打電話，和他通知。青峯得訊，也自吃驚。連夜趕到惠明醫院一看，楚南滿頭滿身，裹着綳布，躺在床上，一句話也說不出。細查旁人，知道這場禍事，全由蕙珍班裏發生出來的，便趕到蕙珍那裏，意欲代爲根究。蕙珍受了一場驚嚇，心中雖是明白，但在人前也不便揭破，只支支梧梧說了一回。青峯也摸不清其中緣故。原來蕙珍自結識史肖濤之後，肖濤替她置衣服，添首飾，修拾房櫥，凡班裏應盡的花頭，肖濤都一一辦過，只差一着，沒把她接了回家。論理蕙珍遇着這麼一個恩客，可以屏除一切，專應酬肖濤一人。無如肖濤雖是頭等闊客，他的尊貌，却不是頭等人物，從來姐兒愛俏，她見楚南丰姿俊整，舉止風流，又能言會說，件件都能討自己心意，砍肖濤斧頭，和楚南要好，肖濤雖是一個大冤桶，一來二去，日子一久，也有點明白，只爲一時找不出岔子，容忍沒有發作，那晚楚南佔着蕙珍房間，排飯請客，不到十一點鐘，肖濤便來了，一進門，見蕙珍房裏鬧騰騰，向跑廳一問，知道又是那個

姓錢的，一時只氣得目中出火。回身出去一逕上汽車走了，蕙珍得了跟媽報告，急趕出來招呼，那來得了，回到房中，暗自着急，正想法把這一班人打發走，不意過了十幾分鐘，肖濤已派了馬弁前來，各執短棒，如狼似虎，一窩風趕到蕙珍班裏，把楚南找出來，三拳兩腿，打得半死。回去報告，肖濤聽了，深怕鬧出人命，嚇得幾日，不敢再到蕙珍班裏，至於毒棒下這位楚南，能否倖保生命，再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滿室藥香微言彈醋意 一簾花影密語綰同心



且說楚南突遭一頓毒打，氣息奄奄，抬到惠明醫院，幸而院內一位吳大夫施了幾次手術，纔把他挽救回來。初時因流血過多，一個人在

病榻上，昏昏沉沉，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心裏雖然明白是史肖濤下的毒手，因此時命在旦夕，也不能說到報仇雪恨。在病院裏，整整醫治一個禮拜，身上傷痕纔漸漸收口，熱度也退了，因左踝骨上受了木棒重傷，仍是動彈不得。一天悶沉沉躺在床上，除了看護婦不時拿點藥水進來服侍之外，並不見一個人影。楚南本是一個最愛熱鬧，愛活動的，叫他冷清清一個人守在一欄屋裏，如何受得了。有一天算是他最得意，蕙珍曾來看視他一次，但是見面之後，蕙珍心裏委曲，覺得有許多對不住地方，楚南也痛定思痛，有許多難言之隱，彼此一心都暗恨着肖濤惡毒，對着面都說不出來，只談談病狀，問問起居，便就走了。楚南還吩咐她，俾使再來，蕙珍自此一次，便不見他的面子，悶得楚南

十分難過。三番五次，要想扎撞下牀，醫生却諄諄告誡，若是勉強下來，踝骨一脫筭，左足便成殘廢。楚南無可奈何，只可每日食飽之後，高臥睡覺。每日十二時，在睡夢中過去，總占十分之六。有一天楚南午後睡足，一覺醒來，耳旁忽聽隔壁吱吱格格，有婦人說話聲音，一口清脆蘇白，說來十分動聽。楚南靜極思動，聽着嬌婉聲音，便意想到說話的女人，一定是個曼妙女子，可恨隔着一層薄壁，不能一望顏色，只閉着眼睛，靜靜細聽着他們說話。聽了一會，又向壁上四周看一看，很想找一個壁縫，或是小窟窿，偷偷看一眼，纔覺痛快。過了一會，看護婦進來，楚南便私下向她打聽「隔壁住的是什麼病人？」看護婦道：「是閻才胡同王家兩位小姐，因為大小姐有病，二小姐伴他進來的。」楚南一聽是兩位姊妹，心中益發跳動，很想問她們，有多大年紀，苦於不便出口，只對看護婦笑道：「院裏又來一位病客，你們又多忙一點，」看護婦道：「我們一人管幾間病房，有一定章程，人多人少，都有一定支配，轉也不見得加忙。」說着伺候楚南服下藥水，便自走了。楚南仍躺下牀上，靜聽隔壁說話，那天耳旁因有嬌滴滴聲音，替他解悶，便不想睡覺。聽着她們說話，好似話匣子開了高亭唱片一樣，愈聽愈覺有味，隔壁兩位女客，談談說說，一直到九點，二小姐走了，屋子裏突形清靜。楚南正要蒙頭睡覺，耳旁又聽一縷啾啾聲音，細若游絲，如泣如訴，側耳靜靜聽去，纔辨得出又是由隔壁發現出來。細細聽去，原來是唱一首外國曲子，楚南暗想王家這位小姐，一定是學堂出身，懂得英文的，她進來是養病，何以如此有精神，橫唱豎唱，一點不勞乏，想她

所患的病，也是不要緊的，明天看護婦進來，倒要細問一問。楚南這一夜，只爲隔壁這位女客，一會想這個，一會想那個，顛顛倒倒，倒把踝骨上痛楚，都忘了好些。第二日一早醒來，靜靜細聽，隔壁靜沉沉，一點聲息沒有，想她正是香夢沉酣，一時不聞她嬌語，心裏便覺癢癢着，不大好過。一會看護婦進來，楚南問他「隔壁小姐是患什麼病？」看護婦道：「大約是肺病，或者是肝病。」楚南見她說不清楚，料定她們不懂得，也不再問。直到十點鐘敲過，醫生進去看病，纔聽她和醫生問答聲音，只是零星數語，聽來很不過癮。到十二點以後，覺着隔壁這位大小姐已走出房外，在附近數欄病室門前，走來走去，好似藉此運動身體一樣。走過自己門前，還聽她低低私問看護婦「裏面住的什麼病人。」楚南由窗內望出去，只見亭亭綽綽倩影，至面龐長得什麼樣，仍看不清，料來總是一個時髦女子了。大小姐在門外運動一回，似是她妹子來了，回到房內，立時又聽吱吱格格，說笑聲音，和貫珠一般，續續不絕。楚南在病榻，閉着眼睛，好似靜聽唱片，心裏又滿足，又高興。那夜仍是到九點以後，醫院快要關門，二小姐纔走。楚南提神傾耳聽了半天如珠好語，癮已過足，也有點神疲意倦，纔要閉目睡覺，隔壁大小姐英文歌曲，一絲一縷，又刺入耳朵，唱了又唱，也不知唱了多少遍，纔聽她微微嘆息聲音，一會又聽她咳嗽，又聽她吐痰，似她一人在屋裏，輾轉反側，睡不着樣子。一會又聽她把手在薄壁上，達達叩了兩聲，好似藉此發洩她的胸中悶氣的。楚南本是愛睡，經隔壁這麼一響動，立時又把精神提起，暗想原來王小姐床位，也就設在隔壁，竟是一牆

之隔。他生性本是輕佻，聽見王小姐叩着薄壁，他也把手在薄壁上叩了兩下。不想這邊纔叩完，那邊又接着叩了兩聲。楚南再叩兩聲，那邊又應兩聲，此響彼應，倒也有趣，弄得楚南一顆心突突跳動，若不是踝骨受傷，不能下地，早就爬牆破壁，跑過去，問他什麼意思了。楚南叩了兩回，故意停住不叩，那邊却又輕輕來了兩聲，楚南禁不住高聲說道：「今晚那裏來那麼多耗子。」說着故意又把薄壁重重擊了兩下，接着便聽隔壁格啷一笑，便無聲響了。楚南覺着隔壁這位王小姐大有意思，只恨隔着這一層薄壁，不然聯床夜話，豈不一破清夜寂寥。想這位小姐既如是出衆，一定是放誕不羈的，明天找個機會，把她請進屋內，見一面纔好。這一夜楚南一個人乾嚙唾沫單相思，更是不好睡了。次早仍舊等到十點鐘，醫生進去看病，纔聽隔壁說話聲音。十二點鐘以後，王小姐照例在房門外散步，只見他亭亭倩影，在玻璃窗外，走來走去，一路革履着地的聲音，入耳非常清脆。楚南瞪着兩眼，注在房外，看了一回，仍想不出什麼法子，把她請了進來。一會忽見王小姐的影子，停在自己門前，晃了幾晃，像看什麼似的。楚南忽然心機一動，故意喊道：「外面可是俊卿嗎？請進來。」說也奇怪，楚南一語初畢，房門輕輕一推，王小姐已款款走進，楚南突見她應聲進來，一時轉覺有點侷促。王小姐却大大方方向楚南微微點頭道：「盛先生便住在這裏嗎？」楚南連忙扎褲半身起來道：「是的！請坐，請坐。」一面說，一面向她細細打量一下，見她楚楚身材，穿一件玄色五絲葛旗袍，一個白如凝脂的瘦長臉兒，不施脂粉，淡掃蛾眉，頭上梳一個橫挨司髻子，素妝雅淡

，煞是可人。王小姐在距離楚南病牀四五尺遠近，一張椅子坐下，楚南敏捷的臭覺，已聞得一股甜密密的香味，由她身上噴了過來。王小姐坐下，拿出一條絲巾向櫻口上微微印了兩下，含笑問道：「盛先生可是摔傷了嗎？我夜裏，時時聽見盛先生呼痛的聲音，想是很不好過吧？」楚南見問，不禁臉上微微一紅，含糊應道：「我因踝骨受傷，在這裏已調養兩禮拜了，還不能下地。王小姐怨患了什麼病呢？可是前天纔進院嗎？」王小姐見說，把眉頭縐一縐道：「我害的是胃病，吃一點東西，便覺要吐，我本不想來住院，因為家裏人逼我來的。說是在醫院調養，比家裏好，我來了這裏兩天，已悶得十分難過，剛纔在外面走着，一看連着這五個病室，都把門是閉着緊緊，只有先生這裏有說話聲音，想沒什麼大病，大胆把門推進來，實在冒味得很。」楚南連說：「豈敢豈敢，我縮在這裏，一步不能下牀，也是怪悶的，難得有個人來談談說說。」說着，向王小姐微微一笑，王小姐也還他一笑。兩個人在屋裏，便有搭，沒一搭，慢慢細談起來。楚南纔知道這位王小姐，是國會議員王清度的妹子，跟過她哥哥到過美國留學的，無怪她一口英文歌，唱得那般好聽，心裏不免益發傾倒。王小姐也見楚南丰姿卓姿，言語伶俐，話語都能恰合分際，討得女人心理，心上也覺這人確是一個漂亮人物。兩個人愈談愈覺有味，正在談得高興，忽見房門外，有個影子晃一晃，發出一種破鑼聲的聲音，問道：「這裏便是盛先生的屋子嗎？」接着房門推開，塞進一個臃腫婦人來，一見楚南，便眯着小眼睛，先說一聲「咳！你果然在這裏。」接着就把手中絲巾，向鼻子上掩，連說「

臭……臭……臭……滿屋裏什麼藥味那麼臭。」王小姐見她說臭，立時也覺着自她走進來，一股狐臭，撲到鼻子裏，比屋子裏洒的消毒葯水，還覺難聞，也急把絲巾掩住鼻子了。楚南騎在牀上，見呂姨太這個醜鬼，不前不後，突然撞了進來，心裏已是不得勁，又見她睜着兩隻小眼睛，向自己看了一眼道：「愛啊，你的臉，瘦了好多了，人家說你是在胡同裏吃醋，給人家打傷了，我只疑你是得了花柳病，來住院的。」說着又把闊嘴抿一抿，冷笑兩聲。楚南見呂姨太當着王小姐面前，說出這種話來，只氣得滿面通紅，一時也答應不上。王小姐在旁邊，眼看呂姨太那種醜狀，又說出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來，實在再坐不下，便站起來，向楚南點頭道：「舍妹快要來了，我們等一會再見吧！」楚南忙欠身含笑說道：「一會再見，一會再見！」呂姨太只瞪着小眼睛，看王小姐出去，舉着小鑷槌般手指，向外指一指，大聲說道：「打那裏來的這個騷貨。」楚南急忙止住道：「請你說話輕聲一點，她是位千金小姐，你別瞎說八道。」呂姨太見楚南竟敢罵她瞎說八道，益發大聲說道：「什麼千金小姐，一位大小姐，又不是你的親戚，如何一個人會跑到你屋裏說話呢？」楚南道：「她原是我的朋友。」呂姨太道：「什麼朋友？明是胡同裏婊子，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近來幹的好事嗎？我老爺早就告訴我，你在胡同裏給人爭風，受人家打了一頓，我看你還不只給人打了，打了一頓，也不至躺在醫院裏幾禮拜，爬不起來，只怕你身上還中了梅毒呢！」楚南見呂姨太無端進來，把王小姐衝散，心裏已是一百分不願意，現又見她血口噴人，隨便亂說，只氣得面色發青道：「請你

說話，要謹慎一點，別傷人名譽。」呂姨太冷笑道：「什麼名譽，你敢說還不是花柳病嗎？」楚南急道：「你說我花柳病，有什麼憑據？」呂姨太道：「就這屋裏氣味，就是你的憑據。從前我老爺得了你這病，滿身裏也是擦這種藥味，臭得了不得，你以為我不懂得嗎？」楚南道：「屋內洒着消毒藥水，並不是由我身上發出來的，你別誤會了。」呂姨太把頭一歪道：「什麼消毒藥水，你身上沒有毒，屋子裏又何用消毒呢。」楚南見她一味胡說，也不和她多說，只冷笑了兩聲。呂姨太把臉一沉道：「你笑什麼，難道我说的话不對嗎？你這一月來，老躲着外頭，不和我見面，在胡同裏逛了一場糊塗，染了一身病，還不安分，索性把胡同裏爛貨帶到醫院來，這都是真憑實據，我還冤枉你嗎？」楚南知她怪着自己未與她周旋，酸素發作，特來搗亂，想起那一天吃了起謔一釘子，不一定也是這醜鬼在裏頭作祟，一時氣不過衝口問道：「我胡鬧得病固然不好，究竟與你有什麼相干呢？」呂姨太聽了楚南這一句話，氣得一個胖臉，變成和削了皮柿子一般顏色，指着楚南罵道：「你……你太沒良心，過橋丟拐，用不着老娘了。」說着胸前一起一伏，連氣都急喘了。楚南見了，又好氣，又好笑，說道：「不是我沒良心，實因你說的話太刺人，我實在受不了。」呂姨太道：「我也是好意來問你，你這荒唐兒，一點不懂得，現在也無話可說，我回去告訴次長，撤你的差事。」楚南見她糊塗到如此地步，冷笑道：「那也聽憑尊便，不過你要防着，次長若問起你如何知道我如此荒唐，與你們也不大方便吧！」呂姨太給楚南一駁，瞪着小眼睛，答應不出，只着脚道：「總是

那狐狸精迷了你的心竅，我且出去，把那爛貨打了一頓再說。」說着站起來，就想出去，楚南見她如此冒昧，也有點着忙，恫嚇道：「人家是位閨小姐，你要去胡鬧，儘管去，鬧出官司來，人家未必和你干休。」呂姨太道：「那我也管不了許多，打了再說。」說着一直搶到門邊，正要闖出去，外面却衝一個人進來，兩個人恰撞個滿懷。呂姨太只喊一聲，你如何撞了我，那人見是呂姨太，急忙把身一側，讓她出去。只見她沿着左右幾欄病室，這欄張一張，那欄望一望。找什麼似的，張望一會。便蹣蹣跚跚，推着東角門，望西去了。那人纔回身旋轉門鈕進來，楚南見呂姨太闖出去，正在牀上乾着急，一見俊卿進來，忙問道：「你看見呂姨太到那裏去？」俊卿道：「他開了東角門出去。」楚南聽了，知她認不得王小姐房子，纔把心放下。俊卿道：「今天這位胖太太來瞧你的病嗎？」楚南道：「那裏來瞧病，簡直來驗病。」遂把呂姨太搗亂的話說了一遍，引得俊卿一陣大笑，說道：「這都是你平日廣交的結果，總算她多情，你如何還埋怨她呢？」楚南道：「算了吧！如此多情，我可受不了。」正說着，忽聽隔壁一陣囉囉笑聲，俊卿低低說道：「剛纔呂姨太就是要找她打架是不是？」楚南點點頭道：「就是她。」俊卿道：「你們兩位住得如許接近，也許有什麼轆轤，落在她眼裏。」楚南道：「我是一個病脚不能下地的人，還有什麼閑情，並且隔壁，也是一位官家小姐，又有什麼轆轤。」俊卿見他推得乾淨，也不便再問，談了一會，便就走了。楚南今天和王小姐得見一面，本是非常高興，因呂姨太無故撞來搗亂一頓，深怕呂姨太大聲大腔，說的話給王小姐聽見

天津南市上叔仙胡同九多仁之行

露出馬脚，那就不好，一個人躺在牀上，悶悶不樂。耳旁只聽隔壁兩位姊妹，吱吱格格談話。在昨天聽她們聲浪，好似天樂一般，今天聽她們說話，却提心吊胆，深怕她們議論自己。直到九點以後，二小姐走了，楚南正在牀上輾轉不寧時候，忽聽王小姐站在門外問道：「盛先生你快安歇嗎？」楚南忙說道：「請進來！請進來！」王小姐把門一推，含笑走進，問道：「剛纔來的那位是盛先生的令親嗎？」楚南給他一問，倒有點不好意思，只含糊答道：「她是呂起談次長的姨太太。」王小姐見說，略怔一怔道：「她說話聲音真大，剛纔我走到東邊盡頭，還聽見她的聲浪。」楚南臉上不禁又是一紅。王小姐道：「我平常在家裏，每夜都是到十二點以後，纔能睡覺，現在在醫院裏，九點一響，就要關門安歇，據他們說是衛生，在我習慣上便覺非常難過。楚南道：「可不是嗎？我也是如此，當我初來醫院時候，白天沒有人說話，只有睡覺，日間一睡足，到晚上益發睡不着，每夜三更以後，便醒起來，在牀上只聽鐘聲達達，一會四點了，一會五點了，一直數到天亮，到日光出時，我反想睡覺，轉弄得精神顛倒，很不舒服。他們說是衛生，由我們行之，實在不大衛生。」王小姐聽了笑道：「盛先生如此日睡夜醒，有多少日子了？」楚南道：「我在醫院養病，差不多有三個星期，據醫生說，再有一禮拜，可以下牀，不曉得這話能否靠得住。」王小姐道：「盛先生沒有家眷在這裏，我看還是在醫院多調養幾天，比較在外邊便當。我是家裏人都在北京偏把我送到醫院，無故討罪受，真是無謂。」楚南道：「醫院也有醫院好處，若是真正衛生家，當然有一點病，要到醫院

王小姐我的思想

調養，我在海外時候，每遇有病，總是住在醫院，因為裏面設備完善，住在醫院，比家裏舒服。現在我們住的這醫院，走到裏面，轉感許多不快，所以我不贊成的。」王小姐道：「你這話固然很有理由，但據我看來，有醫院，總比沒醫院好，若是在未設醫院以前，你們孤客，住在會館裏，或是住在飯店，偶然得病，一切服侍無人，不更見不好過嗎？」楚南給她一駁，心裏暗暗佩服，嚮裏仍是強辯道：「現在是什麼時代，我們中國文明事業，那一樣不落人後，辦出來都是畫虎不成反類狗的，我看還是不辦的好。要辦起來，總要實事求是。」王小姐笑道：「似你盛先生這樣熱心的人，社會上是很少的。」楚南一聽轉有點不好意思起來，說道：「這不過我的泛論吧，實在設有一日我身當其任，為環境所迫，也許辦得比他們還不好。」王小姐只微微笑着。那夜二人談談說說，一直到十二點敲過，王小姐纔回房安歇。自此王小姐早晚總到楚南房內閑談，後來連二小姐來了，也跟她姊姊過來，在楚南房內，高談闊論。見得十分熱鬧，再過幾天，楚南腿部漸漸好了，有時扶着手杖，拐到隔屋閑談，此來彼往，感情益見融洽。當禮拜六那天，楚南因為快要出院了，起的很早，扶着手杖，走出去一看，王小姐房門，還關得緊緊的，想她香夢方濃，一人在樓前徘徊一會，走進屋內，見晴日當窗，滿簾花影，天氣非常高爽，忽想起自到醫院以來，接到各處親友來函慰問，都未答覆，現在何不趁此餘暇，應覆的，先行答覆數封，免得出院一忙碌又耽誤下來。便揀出紙筆，低着頭，寫兩封信，不覺已是十點鐘已過，耳邊聽見隔屋已有聲響，本想要過去，告訴王小姐下午預備

後學對字不名與美人的名字 (121)

後學對字不名與美人的名字 (121)

出院，後來又一轉念，她是小姐們，剛起床就擡過去，似乎有點不便，橫豎她一會總會過來的，我還是趁此時候，再寫一兩封信，於是又提起筆來，擬寫第三封的信，剛寫上幾句，因為擬覆這封信，是許菊生，菊生是一位詞章大家，最會咬字眼，若寫得一兩字不對，不但見笑，或至見怪，所以楚南答覆這封信，拿起筆來，很費一番斟酌。寫幾句，又停一停，站起來，拿一枝呂宋烟，燃着火柴，吸了幾口，又重復坐下，提起筆來再寫。因為這封信，楚南寫了一個鐘頭，快要寫完，忽聽房門一動，遠遠一陣皮鞋聲響，王小姐已走進來，見楚南正伏在棹前寫信，便要轉身出去。楚南忙站起來道：「王小姐請進來，我寫的是幾封朋友信，並不緊要的。」王小姐見說，重復走進來，楚南忙讓她坐，王小姐道：「你儘管寫信。」說着，便從棹前拿了一支羊毫龍飛鳳舞寫下去，楚南行書本甚精，但漂亮，信尾幾句應酬客氣話，當王小姐未進來時，已打好腹稿，所以王小姐見他一點不猶豫，正是下筆成文，在旁看了一會，心裏非常佩服。等楚南這封信寫完了，放在旁邊，正在寫信面，王小姐把他寫給菊生的信，拿起來慢慢看了一遍，見裏頭有「辱蒙見愛」字句，便指着「愛」字，含笑問楚南道：「盛先生這個愛字在這裏算是那一方面的愛？」楚南經他一問，心裏不禁動了一動，說道：「凡人類間相對的，都有一種感情，感情能融洽，即可成愛，除了父母對子女，子女對父母，一種天然性的愛而外，其餘如兄弟姊妹朋友親戚，只要我認定可愛，便可稱愛，我對菊生這個愛字，也不過是朋友之愛吧！」王小姐道：「那末你說這個愛字，是狹義的

盛先生打已楚士來兩

愛，還是廣義的愛呢？是泛愛的愛，還是真愛的愛？是神聖高潔的愛？還是私慾牽纏的愛？」楚南見王小姐借一個愛字，胡纏不清，覺着很是奇異，一時不敢即答，把呂宋烟連連使勁吸了幾口，說道：「據王小姐看我，和他下這個愛字，分量到什麼程度呢？」王小姐笑道：「我問你，你如何反問我來。朋友的愛，有口頭的愛，有真摯的愛，我那能知道你和他交誼到什麼程度呢？」楚南道：「王小姐如此聰明的人，看我回他這封的語意，難道還不猜出我和他交情到什麼程度嗎？」王小姐道：「你這話問得太巧，我實在不懂得。」楚南道：「菊生果和我交誼是真摯的，聽我病在醫院，必定親來看視，何以只寫一封信來慰問，就這一點，他和我客氣，我也和他客氣，彼此都在客氣之間，這個愛，當然算不得真摯了。」王小姐道：「那末盛先生在諸朋友之中，那一位算是和他最有交誼？」楚南道：「古人所謂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我此次受傷，離死也只差一髮，在朋友之中，聽我受傷，親來看視，寫信慰問，很多很多，都是很可感的。不過在我眼光中看過去，現出十三分真摯，能深慰我的心靈的，我一時還不能指出什麼人。」王小姐道：「如此說來：盛先生心裏沒有真摯的慰情，所說的愛，都是泛泛的愛，是不是？」楚南見說，向王小姐看了一眼，微微點頭道：「以前可說沒有一個可慰我心靈的人，最近兩星期以來，我的心靈，似有所慰，不過這個愛，或是片面的，是我虛構的，我現在還不能斷定能始終慰我心靈不能？」王小姐道：「這個人又是什麼人？他的名字，盛先生可以告訴我嗎？」楚南見王小姐一句逼似一句，心裏一時覺着怦怦跳動，不知這一句說

子胸年南下... 的... 名 (126)

出來，王小姐是贊成，還是生氣，於是先把手中呂宋烟的烟灰，用中指擲一擲，兩隻眼睛，看着烟紋，低低說道：「我在病中，至感孤寂，自密司王移到隔屋，我便覺一顆心九以似有所寄，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說這話，自知過於冒昧，但望密司王原諒。」發乎情」這句話，不要見怪。楚南說完，低着頭，連眼角都不敢抬起，靜等王小姐答覆。只聽王小姐格時一笑道：「盛先生你這話真的嗎？」楚南道：「我這話是由心坎流露出來，沒半字假的。」王小姐道：「盛先生你這感覺是由何時發生呢？」楚南聽王小姐問到這裏，知道不至見罪，便仰起頭向王小姐看了一眼，見她滿面含春，態度極其從容，一點驚訝顏色也沒有，便放大膽說道：「我自第一次晤見密司王，就發生這感覺，似密司王是安慰我心靈中必要之物。」楚南說到這裏，又停一停道：「不過我這感覺過於奢望，過於不中事實，我時時自責，不應有此感覺。但我要剷除這個感覺，又覺萬難，今天若非承密司王問我，我也沒膽量敢冒昧說出來。我這思想，只好帶到墳墓中，自悲自慰吧！因為我下午就要打算出院，此後和密司王在什麼地方，纔能見面，那就不能預定了。」說着把兩眼注在王小姐臉上，現出十分難過。王小姐聽楚南下午就要出院，立時現出驚訝神色，低低說道：「盛先生你說你的不應有此感覺，據我看，你的感覺，並不見不應的，還是就要出院，此舉倒似不應的。你病體並未見十分健旺，又何必如此急急呢？據我看，你還是多在院裏調養幾天，並且你一出去，我……」王小姐說到此句，似以下不便出口，粉臉微微一紅，低着頭便不說了。楚南本是花粉叢中老手，聽到這

是成... 生氣... 楚南... 王小姐... 兩隻眼睛

王津南... 叔... 月... 字...

裏，還有什麼話不明白，便大着膽子條件一隻手，去把王小姐的玉手，緊緊握住說道：「密司王的盛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急於出院，就因為中心自發生此種感覺後，有說不出苦處，既不容易慰我感覺，不如早行跳出情網，現在我願爲情死了，密司王病體未好，在院一日，我願廝守這裏一日，伺候你病好，我纔出去的，我這高等奴隸伺候，比那些年輕看護婦伺候你，總好一點吧。」王小姐聽到這裏，格味一笑，把手縮回道：「盛先生你願意做我的奴隸嗎？」楚南道：「密司肯收用，我不但願做你的奴隸，並願做你終身的奴隸。」王小姐面色又微微一紅道：「我癖氣十分不好，你能受得了嗎？」楚南笑道：「既然做奴隸，當然要仰承主人顏色，那辭辛楚。而況我所擇這位主人，能體貼下情的。」王小姐聽楚南說得婉轉可人，橫波一瞬，微微一笑。楚南趁勢捧着她的玉手，吻了一口，此時兩人心中，似都被破一層薄膜，彼此相視而笑，甜甜細談一會。到下午看護婦拿進住院的醫藥費款尾進來，楚南道：「我打算再住這裏幾天。」醫院裏聽說病客願意多住幾天，在生意上，當然極端歡迎的。自此楚南和王小姐朝夕黏在一起，這消息當然瞞不了每日來醫院看病的那位二小姐。二小姐一知道，回去便報告他的哥哥王清度，清度本是新人物，向來對於家庭，主張開放，正因為這位妹妹在社交上太露頭角，很想早踏定了親，有了着落，免得外間許多謠言，所苦這位妹妹眼界太高，平日一舉一動，都要自作主張，不許他人代出主意，所以心裏雖着急，口裏却說不出。現聽得着二小姐報告，知道大小姐在醫院裏，發生自由戀愛，又是一驚一喜，喜得是大小姐竟能物

色一個政界小官僚，明白宣布婚約，她終身總算有個着落，此後做哥哥的，只須預備一副嫁妝，忙了幾天喜事，把她送出門去，責任便算完了。驚的是大小姐向來無恆性，保不定今日宣布婚約，明日又行取消，再鬧出一場笑話，更是不好。那天得了這個消息，便訂囑二小姐到醫院裏，務要轉述自己意思，希望早日舉行婚禮。至一切應辦喜事，以及嫁妝等等，自己一力承認，只要說一聲辦，馬上可以舉行。二小姐把這話傳進去，大姐姐聽了，還不見怎麼樣，可是楚南却喜得手舞足蹈。因為楚南自和王小姐結為情侶，言談之間，早看出她素性愛鬧排場，私下正苦將來結婚時候，若是不鋪張，一定不合王小姐意思，若是鋪張一番，這筆開銷，自己實在担任不起，現聽清度肯一力担任，如何不高興，當時便要求王小姐，索性聽憑清度的吩咐，早日結婚。王小姐因為要特製一襲時新結婚禮服，不肯馬上答應，楚南也因娶親之後，便有家眷，不能再寄住朋友家裏，租房子，置傢俱，倒也着實忙了好幾天。等到楚南諸事籌備就緒，王小姐禮服也做好了，二人便議定擇一星期日，在將校同樂社舉行婚禮。一切喜事，雖由清度一力担任，楚南也不免向平日親友，散發喜柬，捧一捧場面。大家知道楚南和王清度妹子定了親事，一個是宦場中運動家，一個交際界裏能手，到也珠聯璧合，門風相當，不見奇異，只有呂姨太得着這消息，却氣得發昏第十一。見楚南竟敢背約娶親，三番五次，打電話找楚南，要和他交涉，總找不到。到得喜期那天，以清度的魔力，將校同樂社的賀客却也如蠅如蚋，十分熱鬧。清度特請廖伯起副議長為她妹子作證婚人，楚南也請呂起謨次長證婚

，其餘如介紹人，便煩青峯，費禮員便請俊卿担任，一切角色，到也支配得十分停當。及至新廳禮輿到門，鼓樂喧天，數百來賓，久仰這位交際明星，衆目睽睽，誰不要一瞻顏色。見新郎引着新孃，由大門外，一步一步，踏着紅氍走了進來，不必說她面貌如何美麗，裝飾如何奪目，但看她脚下一付西洋式的步驟，走起路來，不慢不急，不偏不歪，亭亭玉立，踏在紅氍上，那一種輕盈功架，已是北京城裙釵隊裏，一千人中，找不出一個。大家見了，不禁先送了一陣掌聲雷，楚南得意洋洋，和新孃站在禮堂上，提着手，靜聽贊禮員命令。鞠躬再鞠躬，正鬧得熱鬧時節，忽聽女賓席上，砰的一聲，好似什鑿巨重東西由上面塌了下來。立時便聽女賓裏面亂紛紛大呼小嚷起來。楚南吃了一驚，看官要知女賓裏面發生什麼事情，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眩金光羣雌競營業

惑媚語國老獨破囊



說楚南正在禮堂上得意洋洋，和王小姐舉行婚禮，忽聽女賓中發起喊聲，鬧成一片，吃了一驚。一時禮堂上秩序，幾乎爲他紊亂，幸而俊

卿充當着贊禮員，十分內行，很鎮定的拿着秩序單，一項一項，喊完。證婚人簽過證書，新人換過戒指，總算把吉禮維持成功，此時來賓的眼光都不注在新人身上，一個個全移到女賓堆裏，察看見東邊一陣裙釵隊裏，發生什麼事情，只見在太太小姐們錦繡堆中，有一位胖太太，暈倒在地下，大家有認得說是呂次長姨太太，呂起謨一聽，急擠上去

一看，果是自己如夫人，只見她躺在地下，雙目緊閉，和死人一般，不知得了什麼暴病，也吃驚不淺。原來呂姨太自聽見楚南娶親消息，存心要和他搗亂，三番五次，找不到楚南，已是十三分氣忿，及到楚南吉期已近，又請起謨做證婚人，心裏益加憤恨。到吉期那天，便要求跟起謨同去參觀婚禮，起謨也因平日和清度楚南都有交情，這種喜事，女客們本也應出來應酬，便也答應帶她回去。在呂姨太意思，原只想先認一認新人是什麼樣的人物，將來遇有機會，再和她算賬，問她如何敢奪人家所愛。這種無理取鬧的醋勁，原是婦女家心裏所常有的，當她到將校同樂社時候，早就聽見許多女客評論，新人面貌如何美麗，舉止如何出眾，心裏已是酸溜溜，十分不受用。及至新人進門，大家都擁擠搶着觀看，呂姨太身軀矮胖，行動又鈍，擠了半天，一點也看不見，忽見禮堂旁邊，放着一張四方棹，她便登着椅子，爬到棹頂上。登高一望，果然看得親切，見新人新郎，兩人都穿簇新禮服，站在紅氈上，新人頭面雖給薄紗罩住，由紗眼裏望進，仍看得清清楚楚，不是別人，就是那天在醫院碰着要和打架的那個女子。心想原來就是這東西，一向在醫院引誘我的楚南，現在竟然給她佔去做丈夫了，這婆娘真正可恨。再看楚南眉飛色舞，滿面春風，想他心中只知有新入，不記得舊人了，枉負我一番愛他的心，他已把從前恩情，付諸流水。一股酸氣，由脚跟直透腦門，恨不得立時跳下，扯碎他們鴛鴦譜，把楚南罪狀，當場宣布出來。一時氣憤填胸，再加前後左右，你推我擠，喘不過氣來，立脚不住，竟由棹上翻一個筋斗，摔了下來，她身體本是隆重，由上面塌下來，好似半天上丟

下一個肥豬，嚇一聲震天價響，嚇得一般女賓東逃西走。及至大家亂定，一看呂姨太，竟悶絕在地下，不能起來，大家由駭笑中。又轉出驚疑。便議論紛紛，有猜他猝行中風的，有說她摔傷要害的，七嘴八舌，紛紛猜度，只有楚南心裏明白，一時也不便說什麼，只幫着起謔招呼，先把呂姨太搭入房內，躺在一張牀上，一面打電話催着醫院醫生，前來救治，那天一場喜事，忽插入一幕怪劇，來賓中頓添出不少談資，楚南送客迎賓，直忙到客去筵散，見呂姨太在房中還未蘇甦過來，只急得起謔抓頭擦腳不迭。楚南前頭携着新婦回家，起謔後頭也坐輛汽車，把胖姨太送到醫院，這一番无妄之災，總算深受楚南之賜了。楚南經此驚嚇，也深有戒心，生怕王小姐根究情由，瞞騙不過。但是王小姐滿不在此上頭注意，她所注意的，專在此後家庭生活問題。據她的預算，她個人每月花銷，至少須在千元以上，楚南月薪所入，充其量不過三百多元，所差尚遠，所以他二人雖在蜜月之中，對這問題，已是不斷研究。在楚南意思，打算多兼幾個差事，藉以維持，王小姐認定兼差事不妨多兼，可是多一件差事，也多一項應酬，多一項開銷，這種年月，薪水的收入，也不十分靠得住，總要別開生財之道，源源供其需要，纔能快意。據王小姐主張，要組織一個銀行，操有財權，用度有所取給，則不虞缺乏。楚南以彼此都是空心大老，一文資本沒有。如何能說起組織銀行。王小姐見楚南不贊成，便告訴他道：「我要組織銀行，並不似他們資本，要一千萬五百萬那樣排場，當然我們魄力是辦不到的，我現在只想組織一個女子職業小銀行，資本只要數十萬，就發我們周轉了。」楚南道：「就是要

組織一個小小銀行，也很不容易，我從前在家鄉時候，也曾和幾個朋友經營這宗事業，差不多破費半年工夫，四處拉攏股東，拉來這個，又跑脫那個，賠了許多應酬費，結果還是不成功。」王小姐道：「這是怪你手段不活潑所致，現在北京許多銀行老板，那有個都是自己挖腰包出來做買賣，無非借着別人資本拿來運用。現在股本這一層，由我出頭担任招募，你不必顧慮，你只專顧租房子，印章程等等雜務，不過這種事情，說辦就辦，愈速愈妙，有了章程，我就可拿出去馬上活動。」楚南見她說的如此有把握，也鼓動興致，他辦事本來神速，不消幾日工夫，已把房子租好，挂上籌備事務所招牌，印了幾千份招股章程，交給王小姐，一面又向官廳呈請立案，在新聞紙刊登廣告，大事宣傳。王小姐見他辦得頭頭是道，也不敢怠慢，拿了招股章程，向女界大肆活動，憑她翻蓮妙舌，說得十分動聽，並應許人家凡認優先股，有許多權利，第一能認一百五十股以上，便可在行內佔一個普通位置，月薪由二十元起碼。能認至三百股以上，可得一個優等位置，月薪由四十元起碼。能認至五百股以上，便可得一個優越位置，將來選舉時候，並可得有行長董事長希望，及其他種種權利。王小姐把這條件獻出來，很能聳動一般女界觀聽。因為近來女界思想，比從前專抱關門伺候丈夫的主義，完全不同，凡帶一點新的智識，都想在社會找一點職業，無論月薪多少，和人家說起話來，覺着自能獨立，能在社會上活動，是很文明的。而況把款子認了股，有了利息，又有紅利，自己又能得一個位置，月間得了津貼之外，並可在行內時時監督，消息靈通，可以預防一切，這是多少便宜的

事，比起把款存在別家銀行，月得三四釐薄息，內容一點不知道，掙了純益利，分不到分文，一有危險，血本便算送在裏面，真有天淵之別。所以很有許多小姐太太奶奶們，聽見王小姐出來招股，都踴躍担認，自己資本不彀，便向親戚之間，彼此合湊，認了一百五十股，或是三百股，送了進去。先在行內估一個位置，有的還有把公債票一切私蓄，以及首飾等等，變賣了來湊股份。其中楊太太認得股份最多，佔了七股，還有一位彭老太太也認了五百股，自己不能出來，便派他手下少奶奶出來做代表，王小姐也都一一按他身份，給一個相當月薪。王小姐一看股本已拉了十幾萬現金，竟敢大着膽開張起來，在股本會一選舉，當然不用說楚南是總經理，王小姐是副經理，一般認股多的，也都得董事監察等等名目，這一般太太小姐們那一個有學過銀行學識，一看銀行新式簿記，已忙得不知如何下手，結果幾個要缺，如會計營業之類，還是由楚南和王小姐位置幾個私人，在裏面帶同弄鬼。這些太太小姐們，給她主任副主任名目，捧得高高兒，一點實權沒有，只在裏面拿乾薪，所好這些太太小姐只要月薪不短欠，利息按期發給，也就心滿意足，每日坐着包車，來到行裏，在辦公室坐一兩點鐘頭，簽一兩張數單，就算完事。餘外無非和一般同事出外買東西，或是相約打牌消遣。王小姐在職業銀行，又創出一種家庭儲蓄部，利用這些小姐奶奶們，在外面招攬生意，凡是能招若干儲戶，經手人便得若干利益，弄得這些小姐奶奶，到處替她當說客，很有許多闊太太闊姨太，聽得耳熱，把款子存了進來，就是沒錢主兒，聽得她們銀行如此殷實，也把節衣縮食剩下

幾元錢、儲蓄進去。如此一來，存款愈來愈多、規模愈擴愈大。楚南和王小姐藉着銀行做外庫，住的是高大房子，出入是汽車，居然側身銀行闊老板之列。他們夫婦又都是愛揮霍，愛賭錢的，銀行來了款子，不是拿來去營業，完全備他做賭本，至銀行營業盈虧，他一點不關心。第一注意，就是維持行中職員薪金，股東的股息，和花紅。當第一期結賬時候，銀行裏已虧得一塌糊塗，幸而他們夫婦，賭運亨通，當要開股東會，議發股息花紅時候，他二人在賭場上各贏好些銀子，如此一來，放大膽造一篇假賬，把股東紅利，各給一分以上，各行員也按着等級支配，如此消息，一傳出去，大家都認定女子職業銀行，很會掙錢的，存款愈來愈多，楚南夫婦更是揮霍得痛快，但是靠着賭錢來做生意，這種計畫，是萬靠不住。過了幾時，一天楚南正在行內察看賬目，忽見行員馬漢東抱一疊賬本進來，見辦公室沒有別人，便把房門隨手鎖下。楚南一見這情形，知有重大事故，把他送來簿子隨手翻來一看，見純是營業部來往賬，漢東見楚南翻着賬本，便不則聲。等楚南一本簿子將要翻完，纔低低說道：「照這簿子上登記，現在將到期存款，約有三萬之譜，第一是德記存款一萬元，下星期一即已到期，第二是秦森祥存款八千元，廖旭東存款一萬二千五百元，下星期三也都期滿，前兩天曾收到各處存款二萬多元，原打算預備德記秦森祥兩家有來提款時可以應付，昨天副經理到行，說有急用，一古腦全行帶走，今天已是禮拜五，只有明天一天，後天便是星期日，若是明天一天，沒有什麼收入，星期一德記果來提款，將大見麻煩，信用一失，風聲傳出，我們銀行就維持不

住。」楚南一聽，心裏暗吃一驚，仍裝出很從容樣子，問道：「你外面都不能先一挪窩嗎？」漢東道：「外面應設法地方，都已設法，現在差不多已至山窮水盡，若再露首幹下去，只怕同業看出破綻，更是不好，所以這筆急款，希望行長全力維持。」楚南見漢東說出這話，知道他無能為力，便道：「是了。我回去告訴副經理，將款子明天撥來，好在還有兩天工夫，當不至誤事。」漢東見楚南說的輕鬆，知他心裏已有把握，便把這事丟開，又低低回道：「近日彭主任對贖上那本假賬，時時查問，看她神氣，似乎發生什麼疑問，我是一力敷衍的，請行長對她務要留意。因彭主任在行員之中，比較精明。」楚南道：「我知道了，橫豎彼此大家齊坐這舟，感情先要維持融洽，什麼事都好辦。這其間，還是仗你從中調處，總要大家沒有話說，我們事情，就好辦了。」漢東見楚南叮嚀吩咐，連聲答應，又說幾樁行中不大要緊事情，便退出去。楚南得了這消息，也坐不下，一逕回家，把漢東所說情形，告訴王小姐。王小姐道：「這一點款子，你何必如此張皇呢？你在外面，都不能為我張挪一下嗎？」楚南道：「我打着銀行旗號，在外面已拉了不少債務，現在日期已迫，我也有點措手不及。」王小姐只笑一笑道：「是了，你辦不到，我自有的法子。」楚南見王小姐說得輕鬆，不知她葫蘆裏賣什麼藥，也不便再問，只說道：「據漢東說，這一筆款子，對銀行信用上極有關鍵。」王小姐道：「不用囉嗦，我早知道的。」楚南見王小姐要發辯氣，不敢再說，心裏暗捏一把漢，深怕王小姐不當一回事，銀行一露出馬脚，發生轉轍，自己便站北京不住。當晚六點以後，見王小

姐打扮妥當，照舊坐汽車出去，楚南因有飯局，也出門應酬。到十二點鐘回家，見王小姐未回來，王小姐向來在外應酬，都是卜晝卜夜，時常到天亮纔行回家，楚南本不在意。今天因為忘記銀行那筆款子，便覺着十分不安，在房內靜候兩點多鐘，實在再耐不住，知道王小姐平日所往來的，多在椿樹胡同楊宅，和南小街李宅兩家，便命下人，先打電話到楊宅，說是沒有，再打電話到李宅，說是盛太太在裏面打牌，問家裏有什麼事？楚南知道，凡是在牌桌打牌，都怕人家請他說話，便說沒有事，將電話機挂上。心想不知她今晚賭運如何。若是儘倖贏了，那再再好沒有，若是再輸得一塌糊塗，那可怎麼辦呢？想到這裏，心裏十分不安，覺着自己身家名譽，完全關係她今夜孤注一擲，睡在床上，愈想愈覺不放心，睜着眼睛，要睡也睡不着，心房裏只覺着不住突突跳動，耳旁只聽壁上鐘聲。一會三點了，一會四點了，再一轉眼又敲五點了。楚南在床上輾轉反側，好似待決的囚徒，吉凶未卜，一刻一刻，挨着辰光，十分難過。一直等到天色將亮，纔聽門外一聲喇叭，王小姐由外面回來了。楚南在床上伸着脖子，向王小姐道：「如何？」王小姐微微搖一搖頭，一聲不響。楚南心裏益發跳動得厲害，問道：「你今晚和什麼人打牌？」王小姐道：「不是打牌，是和王三奶奶，馬五爺推牌九，起頭很順利，約莫贏了一萬五六千元，我看時候很早，想要多湊一點，到後來就不好了。」王小姐說到這裏，便停住不說，楚南知道王小姐辦氣輸了錢，最怕人家多查多問，只有心中暗暗叫苦，盼了一夜，只盼得不好了一句話，不知她這「不好了」是不好到什麼程度，此時心

裏有許多話，要想和王小姐商量，因為這「不好了」三字，便把嘴堵住，說不出口。微微呻一口氣，自向床後，閉着眼睛，默默想一回心緒。因為提心吊膽一夜，到此也神疲竟倦，沒有希望，朦朧睡去。這一睡，却睡了六個鐘頭，一覺醒來，見王升進來回道：「馬先生已來三次電話，請老爺今天早點到行，有要緊事情。」楚南一聽，知道無非又是那筆款子，也沒有話說，直到下午兩點多鐘，王小姐醒來，仍是吃點心，梳頭，看報，對着銀行那筆款子，一字不提，好似忘記一般。此時漢東因為銀行一天只收有五百元存款，看看是沒有指望，打了兩次電話，來催楚南。楚南見王小姐這情形，實在駭不過，硬着頭皮，向王小姐問道：「你身邊還有多少款子，剛纔漢東又來電話，報告今天一天行裏只收五百元存款，德記那筆款子，大概專靠我們活動了。」王小姐一聽，纔縐一縐眉頭道：「真不湊巧，我身邊也只剩了二百多元。」楚南一聽王小姐如此回答，倒抽一口冷氣，怔怔看着王小姐，一句也說不出來。王小姐明知楚南着急，也不和他多說，自向妝臺上。拿着頭梳，一意抿着頭髮，抿得一絲不亂，和黑緞一般。抿完了頭，又拿粉撲，把脖子胳膊，處處都撲了一遍，然後又進裏面換衣服，換了一身簇新衣服出來，就吩咐預備汽車。楚南見王小姐又要出門，想她一去，又是一夜。便縐着眉頭問道：「你大概又得天亮回來吧！」王小姐道：「今晚我不打牌，也許能早點。」楚南道：「明天便是星期日，後天德記的款子，我一點把握沒有，可怎麼辦呢？」王小姐道：「你忙什麼，明天不還有一天工夫嗎？」說着便一直走出去，只聽嗚嗚兩聲汽車喇叭，眼看王

小姐又走了。楚南搔着頭，細細一想，王小姐是不辨菽麥一位小姐哥兒，更想不到銀行危險到什麼程度，照那樣漠不關心神氣，眼看要塌台，事到其間，也不能再和她客氣了，今晚等他回來，只有直言相告，請她把首飾暫拿出來抵押，度此難關，她若是不贊成，我只好撇下銀行，先往別處躲去，免得臨時出醜。後來又想王小姐年來雖花許多錢，置辦首飾，這些金鑽珠寶，買來值錢，抵押出去，便不值錢，若是她肯答應拿出首飾抵押，仍不敷兩萬數目，那不更糟糕嗎，我私下也不能不預籌一點。銀行方面是無可活動，只有向朋友方面想法，這幾天聽見青峯替人家做幾篇文章，掙一筆款子，我何不到他那裏商量湊一點，能借一兩千元，也不無小補。銀行能站得住，那是萬幸，若是維持不下，我也好存點款子，躲到天津，暫度一時，等風潮過後，再行想法。楚南想定主意，便一直往找青峯，見面之後，只說因賭務纏，請青峯暫墊二千元幫忙，過一二禮拜，便行奉還。青峯笑道：「你是一個銀行老板，反來向我一個窮書生借錢，不是笑話嗎？」我這兩天，要想買一本宋帖，拚湊幾百塊，還湊不上，正要向你通融一點，聽說你經辦的銀行很發達，別在我面前裝窮。我前幾月向你通融那筆款子，等到年底，總會奉上，想你總能信我的話。楚南一聽，知道青峯誤會來意，把眼四向一看，沒有別人，纔低低說道：「我今天也是糟得一塌糊塗，迫得沒法纔來找你」。青峯見楚南說得如此迫急，倒楞一楞，把手撫着鬍子，兩眼略略一闔問道：「你今天發生什麼事故呢？」楚南道：「你是我摯友，我說出來無妨，我的銀行馬上要破產了。」遂把王小姐濫行提款，

明天到期。欸子怕周轉不靈的情形，說了一遍，青峯生性慷慨，最重友誼的人，一聽楚南這話便仰着頭，現出很驚訝，問道：「我想不到，你們弄得如此之糟，這又如何使得，萬一有個維持不住，你還想在北京騙飯嗎？」楚南知道青峯向來癡氣，凡有事向他相求，他一開口先罵，以後必有好結果，便應道：「事到共問，我也是沒法，我打算將內人首飾，先行變賣抵償，只怕就抵償，還是不敷，所以纔想過來通融。」青峯道：「女人家看首飾是最重的，你有把握可以總拿得出來嗎？」楚南道：「捨此已別無他法。」青峯道：「我前半月得了一筆意外欸子，若是你早一禮拜，出了這事，可以幫忙，現在全到小紅手裏，買了一副金鑲鑽耳環，和零零碎碎衣料，已無餘欸了。」楚南聽到這裏，已是冷了半截，接着又聽青峯道：「現在只有把我領出來的公債，你先拿去想法，如數無多，只五千元。」楚南一聽青峯肯把公債相借，知他已是實在情形，別無現欸可借，楚南道：「有公債也可以活動的。」青峯便進裏面，拿一千元的公債五張出來，交給楚南道：「我希望你能渡過此難關，以後好好做去，萬一有個維持不了，你總以先躲開此地爲是。至你的家眷，一切可由我照顧，勿庸顧慮。」楚南聽了，心裏非常感激，辭了出來，便去找漢東，和他私議一會，又同他到飯館裏吃了一頓飯，回到家中已是九點多鐘。把書桌內所有緊要函件應留的，便收拾一包不要的塞在火爐內，付之一炬。剛剛收拾完畢，已聽門外汽車鳴鳴聲響，王小姐已然回來了。楚南見不到十二點鐘，王小姐便已回來，殊出意外，見王小姐走進屋內，見楚南正拿一張報紙，包着一堆書函，問道

：「你忙收拾這些不要緊東西幹什麼？」楚南道：「你看是不要緊，若是落別人手裏，便有把柄，我想今天收拾起來，交你收藏嚴密，免得日後出了什麼事情，又不好找。」王小姐向楚南睜了一眼道：「你可是瘋了嗎？今天爲什麼又忙這些不要緊事情。」楚南道：「現在我都收拾好了，你替我藏起來。」說着把一包函件遞給王小姐。王小姐接過來看也不看，隨手向地上一擲，便把瘦肩一聳，俯下半身，向王小姐道：「我的奶奶，別再嫌我有閑情，過了明日，只怕要想在這裏幹這些不要緊的事情，已不可得了。」王小姐見他話裏有話，仰着臉問道：「你這話怎麼講？」楚南見王小姐還是裝糊塗，便直言道：「我因銀行度不過關，打算明日先躲到天津去，我走之後，你是一個女流，人家當然不能向你爲難。」王小姐瞪着眼睛道：「你愈說愈出奇了，爲什麼好端端要躲到天津去。又是什麼女流、難道女流都是不中用，不如男子嗎？我那一樣輸了你們。」楚南又見王小姐又發癡氣，知道剛纔女流二字，犯她忌諱，不應該把她說出來，此時欲待掩飾，也掩飾不及，索性和她說個痛快，免得死到臨頭，她還不知道，縐着眉頭道：「我不是愛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實是事勢所迫，無可如何，我若不走。這事也是不了。」王小姐道：「你所慮的，無非銀行支持不住，是不是？」楚南道：「當然的。」王小姐道：「你不說提款還是禮拜一的嗎？今天纔禮拜六，還有明天一天。」楚南見王小姐說得如此糊塗，又好氣，又好笑，只對王小姐怔怔看着，心想再和她說，也是無益，不如把我所定注意

，直捷和她商量。剛要啓口，又聽王小姐道：「我告訴你，你不必胡思亂想，做一個大丈夫，遇有爲難事情，應該壓起肩背去担任，若是遇着一點風波，便胆小如鼷，躲躲閃閃，想丟下不管，避了出去，這還成是什麼人呢？」楚南見王小姐不替他爲難，還張着嘴，議論他不是，心中十分委曲，正要拿話駁他兩句，又聽王小姐道：「你不要瞎害怕，虧了一點款子，算不得什麼，你能打算出來最好，若是打算不來，我今晚已替你預備了三萬元，你先拿去抵賬吧！」說着便把剛纔帶回那隻皮包打開，把一疊一疊的鈔票，拿出放在桌上。楚南一看，出於意外，忙笑問道：「你由那方面打算來的。」王小姐道：「這裏只三萬元，我今天由龐老那裏借來的。」楚南一聽，又是一楞，暗想龐老是著名吝嗇鬼，如何能如此慷慨，並且平日並未聽見王小姐說過和他家裏有什麼交情，正想用話探問，却聽王小姐又道：「你只要二萬元，我現在已借來三萬元，總可敷衍得過，我想過幾天和銀行幾個主任商量，把營業方面，還須擴充，外面多攬點生意纔好。」楚南見王小姐說得太外行，心裏很不贊成，也不便駁她，只笑道：「你說得一點不差，我聽說龐老外面做的生意極多，你最好再向他運動十幾萬元，投資我們銀行，行裏馬上便有起色了。」王小姐向楚南瞪了一眼道：「你這話怎麼講？」器南道：「你認得龐老，我希望你向他運動投資。」王小姐道：「你這種妄想，快給我消滅，龐老算盤精明的很，決不肯投資到我們銀行。」楚南道：「你一開口就能向他通融三萬元，不能說沒有交情，再勸他投點資本到我們行裏做生意，也是很平常的事，又有什麼爲難呢？」王小姐

笑道：「你這人平日很聰明，何以今天又如此糊塗。龐老向來對外舉動，你難道還沒聽見過嗎？這人鄙吝成性，只能以巧取，那能以實話相告呢？我今天和他借三萬元，也是以巧取來的。」楚南見王小姐話裏有文章，便涎着臉道：「你用什麼巧計，把他騙來的。」王小姐見楚南問的話一步緊似一步，頓又把臉沉下道：「我說以巧取來，就是以巧取來，你何必問得那麼清楚。你現在用不用這三萬塊錢，若是不用，我馬上可以送回去。」楚南見王小姐生氣，忙笑道：「我不過問一問，你在龐老頭那裏，如何捉弄他，想他此時還是心痛。因為我從前間接很受過龐老頭影響，現在你能替我報復，我是再痛快沒有了。」王小姐見楚南說得好，纔一聲不響，仍把一疊一疊鈔票，歸納在皮包內，自行收拾睡覺。楚南雖把話向王小姐彌縫過去，可是心裏對這三萬元來路，仍蓄一個大疑團。第一龐老頭著名鄙吝，絕對不能脫手一借就是三萬元。第二就是能借三萬元，隨便簽一張支票就可以，何必又特給許多現鈔。據她說巧取而來，龐老向來不賭博，當然不是由賭場上騙來的。楚南層層推敲，仍猜不出王小姐是用什麼手段弄來的錢。但王小姐既不願說，自己也不便再追問，當晚因已有三萬到手，銀行難關可以度過，心便舒服許多，私幸自己打算勸王小姐把首飾抵押的事，未曾說出，萬一若和她商量，一定又受她的排揎。到第二日，楚南把三萬元交給漢東，漢東見來款溢出逾定之額，倒的實對楚南賄恭維一頓。楚南只叮囑他，堅守秘密，又把五千元公債票，送還青峯，青峯問他何以不用，楚南只含糊答應，款已籌足，無庸再湊，青峯很替他歡喜。楚南把一切手續辦完，

回到家裏，已是四點多鐘，下車見大門前停一輛汽車，一問下人，回說是內務部街彭姨太太的汽車。楚南知道是王小姐好友彭伯遇的姨太太，便一直闖進上房，掀着簾子進去。却見彭姨太太和王小姐都在裏間臥室說話，正要再闖進裏面，忽聽彭姨太太格味笑道：「龐老頭恨死你了。」楚南聽彭姨太太提龐老頭，不禁心裏一動，便停住腳側耳再聽下去。却見王小姐道：「她如何恨我，是他自投羅網，怪不得我辣手。」彭姨太太道：「他當然恨你，不但恨你，連他的二姨太太都給你帶累了。她今天打電話給我，請你別和老頭子開玩笑，款子若是沒動用，還望你先交還他，你手邊若是不發，她願把自己的金鋼鑽頸鍊，給你抵押，你看怎麼樣呢？」王小姐道：「二姨太太不中用了，這一點小事，還對付不了，她爲何不藉老頭子不正經題目，和他發一個癍氣，看老頭子還敢怎麼樣？」彭姨太太道：「不是二姨太太老實，實是彭老頭手段太厲害，一向屈服慣了，我剛纔也教她如此，她只是不肯，我沒有法子，只可跑來和你商量。」王小姐道：「那筆款子，我早已交出去，一時半刻，不能取回來的。」彭姨太太道：「你可以和我回去嗎？和二姨太太說個清楚嗎？」王小姐道：「我不便再去的，她一定要見我，可打電話訂她到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等我。」彭姨太太道：「那只可如是。」說着，便聽房內腳步聲響，楚南知道她們快要出來了，想要躲避，也躲避不及，故意放大聲音問道：「太太在裏面嗎？」一語未畢，王小姐已掀着門簾子出來，見楚南站在屋內，說道：「我今晚不能和你到周子樸家裏應酬，不用等我，我不去了。」楚南道：「上次我們請客，他們兩位全來的，今天只我一人獨

去，似乎不大妥當。」王小姐道：「我要去，也須等到天黑，你不妨先去，你到那裏，再派汽車到中央公園接我就是了。」楚南和她還有交涉未了事情，自不便過問，在屋內喝了一碗茶，見王小姐拉着彭姨太的手，又走到裏間屋裏去。楚南想要再偷聽幾句，這一次裏面說話聲音極細，一點聽不出，心中也猜到王小姐這一次來款，難免曖昧，但各幹各人的事，也無法干預，便命下人吩咐開車，自往周子樸家裏去了。楚南去後不到半點工夫，王小姐也坐着彭姨太的汽車，一同來到中央公園。步入來今雨軒，龐二姨太已在裏面等候，一見王小姐來了，便迎上去，雙手拉着她的手道：「你太會開玩笑笑了，累的人家急得什麼似的，今天只是抱怨我不好，可怎麼辦呢？我看你別再鬧，好好把款還他。」王小姐道：「你這人太老實，昨晚並不是我要敲他錢，是他願意獻出來贖罪，你何必替他着急。若說老頭子家資，至少總值三千萬，我用他三萬元，不過九牛一毛，有什麼要緊的。試問他花了三萬元，保全一個實業界領袖名譽，代價已是太便宜。他還不願意，未免太不知足。」龐二姨太道：「我說了，你不要見怪，他說是上你的當。」王小姐道：「這話更是奇怪了，他若是沒存心，我如何會罰他，這一點點罰款，在我一方還算小懲大戒，他事後還要把自己願獻出來的錢，收回去，這算盤打的太沒有道理。」龐二姨太道：「在你一方面固然很有理由，可是他在我面前，一味只埋怨說我不好，我實在受不了。」你看我的面，把款子先行還他，將來有什麼用處，我再替你想法。」王小姐道：「我不信你的話，外面都說你那位老頭子是個慈善家，慈悲不過，想不至給

你什麼難受。他自己做錯了事，如何怨得別人。」二姨太道：「他說是你欺負他老實，故和他開玩笑。」王小姐道：「他當真老實嗎？他果然是老實，我也不和他開玩笑了。我老實告訴你，那筆款子，是不能再還他，若是再逼你來要，你只對他說，我還在家生氣呢。現在正要告訴我的老爺，和他過不去，他當然不敢再和你麻煩了。」龐二姨太見王小姐說得斬釘截鐵，知道不能把款要得回來，便別轉頭，對彭姨太道：「我只好回家，再受他埋怨了。」彭姨太笑着也不答應，龐姨太無可如何，鞅鞅走了。王小姐笑對彭姨太道：「她這人太老實，我給她一個極好題目，隨便什麼人，都會藉此向老頭子麻煩一陣，偏是他反來替老頭子討錢，真是想不到的事。」彭姨太道：「她原是龐老頭的太太房內一個丫頭，因他心地老實，龐老頭把他收房，還算她在龐老頭身邊最得寵的人，若是換個別人，今天不要她的命。憑良心說，你昨晚和龐老頭那樣綁票式借錢，實在有傷忠厚。」王小姐聽了，只是格格的笑。你道王小姐昨天用什麼法子，向龐老頭借錢。原來王小姐聽楚南報告銀行要提款，怕周壽不靈，塌下臺來，便不可收拾，她面子上雖現出十分從容，心裏何嘗不着急。禮拜五那晚，原想孤注一擲，僥倖能贏一筆款子，暫逃一下。」偏是賭神不救命，反輸得一塌糊塗，到禮拜六那天，眼看只有一天工夫，各處無可活動，她最後主意，也是和楚南一樣計畫，想把身邊所有首飾，拿出抵押，暫救目前之急。不過她的主意，只存在心裏，不願給楚南知道。一因這些首飾，交給楚南在外面抵押，仍弄不出多少錢，二因楚南也是最愛花錢的人，此端一開，日後楚南萬一再遇堵

手不及時候，向自己商借，又多一層麻煩。所以王小姐到禮拜六下午，把幾件重要首飾，秘密帶在身邊，私去找彭姨太商量。知道彭姨太和龐老頭姨太最要好，託她代為押借二萬元，明知幾件首飾，值不了許多，想靠彭姨太情面，代為說項，或能成功。彭姨太一看王小姐只拿兩朶珠花，一付鑽鐲，和三粒金鋼鑽戒指，並不是最上等東西，按時價估計，至多不過一萬多元，如何能押得兩萬。若推辭押不來，王小姐一定順口向她借幾件首飾，湊去抵押。這些首飾借給人家做押品，是最麻煩不過，若是不借給她，面子上又說不過去，所以見王小姐拿出東西託她向龐姨太抵押，她一點不猶豫，滿口答應，反對王小姐道：「押品不過做個意思，龐姨太是最講情面的，我想我一人獨去，她和我太熟，怕她反推三阻四，不如你和我一塊去，她顧着面子，當然不敢推辭了。」王小姐初聽彭姨太如此說法，心裏很不滿意，後來一想，自己和龐姨太也見過幾面，雖不算深交，有彭姨太從中拉攏，且自己親到，龐姨太無論怎麼樣，總會給一點面子。並且時間已迫，若是由彭姨太往來經手，銀行一露出真相，那就無從設法了。見彭姨太邀她同去，便也歡然應允。當下便坐着彭姨太汽車，一同來到龐宅。龐姨太以為她們來找打牌，非常歡迎。及至彭姨太提到要向她借款，倒為難起來。因為龐姨太平日對彭姨太，時常信口誇耀自己在龐老頭面前，如何能說得起話，手邊有如何的積蓄，實際那有這回事。龐老頭雖是寵愛她，錢財這方面，却認得很真，每月除派她一百五十元月費之外，其他不許動用公款分毫。現在見彭姨太介紹王小姐前來借款，自己那能做得主，若是把實情說出來，又怕

給她們見笑，只得說道：「我們都是熟人，要通融一點款子，何必拿首飾抵押，只可惜我前幾天剛買一對金鑲鑽頸鍊，把一萬五千元款子，都撥出去，其餘都是定期存款，一時又不容易挪動，現在可怎麼好呢？」王小姐見龐姨太掉起槍花來，很是失望，彭姨太也覺如此一來，和自己面子都不好看，便附她耳朵說道：「你手邊如一時不湊巧，託你和龐老頭賬房那邊通融一筆，橫豎有東西抵押，你也沒什麼責任。」龐姨太本是面軟愛顧面子的，經彭姨太一逼，一時辭不出口，只得答應。彭姨太把王小姐帶來首飾盒，拿出當面點交龐姨太，龐姨太只得拿了進去。龐老頭宅裏雖有一位管賬先生，他的職務，但能專司出納，至於押款放款，無龐老頭手諭，不敢自專。龐姨太把首飾盒拿進來，知道找賬房先生無此能力，只可硬着頭皮。去要求龐老頭，一走進屋內，見龐老正躺在烟榻上，手中拿一本佛經，照着烟燈，細細觀看。見二姨太笑盈盈抱着一隻描金黑漆小保險盒進來，便問道：「你手裏拿着什麼東西？」二姨太知道龐老頭素性最貪便宜，說道：「今天我檢一宗便宜貨，特拿來給你看。」說着，把首飾盒打開，送到龐老手裏。龐老一看，裏面均是珠寶首飾，駭然道：「你剛買了頸鍊，又想再置這東西嗎？」二姨太道：「請你放心，我早說過置了頸鍊，今年一年之內，不再向你麻煩，這是人家拿來。託我們抵押的。我看都是極上等首飾，你把牠留下，很有用處。」龐老頭道：「這東西是死寶，雖是值錢，收下來比不得公債等類，可以活動的。」二姨太道：「你平日自誇算盤打得好，據我看還是不精明。」龐老頭見二姨太批派他不精明，問道：「

你何以見得我失算地方？」二姨太抿着嘴笑道：「你滿心窩裏都給那些花花綠綠公債票金券塞滿了，只認那些是好東西，你收了那些一捲一捲債票，只能鎖去鐵櫃內，並沒其他用處，這些首飾收下來，一面可以拿來借我們戴用，一面仍可收人家利息，這不是一舉兩得嗎？」龐老頭道：「我以爲有什麼失算之處，說來說去，還是爲了便利你們。」二姨太道：「你這話更是不對了。我們便利，就是你的便利，前天二小姐和四小姐不是吵着要金鋼鑽和只珠花，預備你生日應用嗎？你若是不爲他們添置，她們一定不高興，也許還出別的花樣，若是添置起來，至少一人要花你一萬八千，你又必捨不得，現在碰巧有人家把東西押在這裏，你把他收下，等到你生日時候，她們要用，你就拿出來，借給小姐們，等到期滿，原主要取贖時候。再把他收回，一面仍可以收利息，一面又免得花錢置辦，一舉兩得，豈不比買公債票強得多嗎？」龐老頭道：「這些首飾，已到她們手裏，還想再要回來，絕對沒有的事。」二姨太道：「你現在不必告訴她，等日子快到，小姐們向你要的時候，再交給她，若是原主不取贖，樂得買了便宜貨，留着小姐們備嫁粧，也是很好的事。若是原主到期取贖，再向她要回，應許小姐們以後添置，她們當然沒有話說。」龐老頭一聽，似乎有理，又把匣內珠花戒指，一一取出看了一遍，纔問道：「這是什麼人拿來的東西呢？」二姨太道：「是王清度的妹子王大小姐。」龐老頭一聽是王清度的令妹，不禁心裏一動，暗想我早聽見清度這位妹子，在交際界上，很負盛名，今日既到我這裏，何不請他進來見一見，到底是什麼樣人物。便說道：「她要押多少

錢呢？」二姨太伸出兩個指頭道：「他要這個數目。」龐老頭道：「二千元嗎？」二姨太太嘴一抿道：「人家要二千元何處不可挪借，特跑到咱們這裏來幹什麼？」龐老頭道：「不是，要多少呢？」二姨太道：「人家要押二萬元。」龐老頭搖頭道：「這一點東西，如何值得兩萬元。」二姨太道：「你是不懂的，照這匣內東西，一一買來，只怕三元萬元還辦不到。人家是看得起我們，纔敢把這些貴重東西，拿來抵押，彼此都是講情面的，人家既開口這數目，我們不借罷了，若願意借她，便不當爭多論少。」龐老頭躊躇一會道：「東西貴重不貴重，還在其次，第一要緊在借錢的人，妥當不妥當，若是不妥當，把一二件假的東西拿來冒充，我們豈不上他的當？」二姨太道：「王小姐是很有身分，並且由彭姨太作保，萬不至有此事，你若不信，我可以把她們請來給你見一面好不好？」二姨太這一句話，恰合龐老頭心意，點頭道：「還是謹慎些妥當，你先把她們請進來，我和她談談，她若是不願意進來，這事就算推了。」二姨太聽了出去，告訴彭姨太和王小姐，彭姨太道：「我和你介紹就是了，何必叫我見老人家，怪沒意思的。」王小姐見彭姨太不願意，便道：「我進去見一見也可以。」二姨太見王小姐肯進去，便和她一同到裏面。龐老頭坐在煙榻上，見二姨太引了一位極時髦的女太太進來，知道是王小姐，連忙丟下烟槍，伸起半身，正要下牀招呼。王小姐已向他深深鞠了一躬，龐老頭眯着兩眼，伸着手呵呵笑道：「請坐請坐！」二姨太便拉她在靠牀旁邊一張椅坐下，龐老頭此時也坐起來，把烟盤上一副玳瑁邊老花眼鏡，戴在眼上，向王小姐細細一看，見她穿

一件花緞旗袍，楚楚腰肢，風神極其活潑。便笑道：「我和令兄，從前時常在一塊，自他回南，我也搬到天津，此次再來北京，彼此好久就沒見面了，近來還是住在察院胡同嗎？」王小姐道：「現在搬到關才胡同。」龐老頭點點頭道：「從前令兄有工夫來找我時候，總得下一枰棋，他的棋還不錯。」王小姐見龐老頭提到和清度下棋，也隨口應道：「我也聽家兄說過，老伯圍棋真好，近來還常下嗎？」龐老頭道：「近來我因胃氣常常作痛，經醫生勸告，不宜多下棋，所以我就改玩幾口這個。」說着手指身邊烟燈。王小姐知道龐老頭要藉此掩飾他有烟癮，便又順他意思道：「實在抽烟，早晚能有節制，於身體上很是有益。近來歐美豪富家庭，多有備大烟請客的，可見這烟對衛生上也有許多好處。」大凡有嗜好的人，最喜歡聽人家說他抽烟有益，王小姐這幾句話，恰合龐老頭脾胃，撚着頷下稀稀疎疎幾根白鬚微微笑道：「你說的不錯，當時有幾個朋友也這癢告訴我。」二姨太見龐老頭只和王小姐說這些不相干的話，一點正事不說，想要替她提兩句，又怕龐老頭萬一有個不答應，自己夾在中間，轉見爲難，不如先行脫身，由他二人直接交涉，以後的事，就和自己不相干了，便笑向王小姐道：「你在這裏坐一坐，我且出去招呼彭姨太。」王小姐只對他一笑，二姨太便走了。二姨太出去之後，房中只剩王小姐和龐老頭兩人，龐老頭戴着老花眼鏡，一面瞧着王小姐，嘴裏只拿不相干的話，問長問短，說個不了。王小姐見龐老頭對借款一字不提，自己不便先說，也拿不相干的話來湊趣，龐老頭見王小姐對答如流，不媿交際上一位出色人物，無怪她芳名豔傳

遐邇。龐老頭雖是年過周甲的人，可是遇可意的女太太們，他常愛陪她說話，此時見王小姐口齒伶俐，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閃來閃去，好似會伸縮一般，他雖不能學那些少年們眉來眼去，交換陰陽電，可是把一雙老眼，眯成一縫，堆着滿面笑容，儘時在王小姐臉上大有流涎之意。王小姐是何等有閱歷的人，那有看不出苗頭，暗想別瞧他是老前輩，說的話很俏皮，他請我進來，不把正事商量，只瞎三話四，找我解悶，存心作弄我，着實可惡。她一眼看見龐老頭牀上，放着一本佛經，便走過去，伸手把佛經檢起，翻了一翻笑道：「老伯近來常研究佛理嗎？」龐老頭仍眯着兩眼道：「我因近來心緒不好，時常看看佛經解悶。」王小姐道：「佛經太深奧，很不容易領會。」龐老頭道：「只要肯用心研究，也不難貫通。」王小姐見說，便扭轉身軀，一屁股輕輕挨在床沿上，拿着佛經向龐老頭道：「我很願意看看佛經，只苦不得門徑，請老伯講個入手大概。」說時低着頭，翻着佛經，湊近龐老頭面前，要求他講解。龐老頭也把老花眼鏡整一整，低頭一看，兩個人的臉，只隔三五寸遠，那一陣陣脂粉和頭髮的香氣，直鑽進龐老頭鼻裏，龐老頭不由得一個心突突跳動，便不看佛經，只眯着兩眼，注在王小姐臉上道：「學佛的人，第一要謝絕外好，你年華正盛，一天出入應酬場中，還來不及，如何有工夫講到清淨佛理。我就講給你聽，你也學不到。」王小姐向龐老頭看了一眼道：「我如何學不到呢？」龐老頭道：「這其中道理多得很，現在不必說別的，學佛的人，最要緊不可打妄語，我且問你一句話，你能答應不能。」王小姐偏着頭道：「要問我什麼話？」龐老

頭指着身旁一隻首飾匣道：「你今天要來借款是作什麼用，照你現在境遇，當然無借款的必要，你能據實告訴我嗎？」說着把眼鏡整一整，釘在王小姐臉上，似乎表示王小姐這款，一定用途不明。王小姐一聽，暗想這老奸真敢乘機探我秘密，大不是好意，我索性再逗他一逗。便把身略挪一挪道：「我家裏有一個人要用的。」說時臉上又有點紅紅的，我腮杏臉罩了一層薄薄紅暈，越覺加了幾分顏色。龐老頭此時心裏，已攪得火雜雜的，待要鬥她兩句，掉一個乾趣，又怕王小姐不答應，只嘻嘻笑道：「你那個人是什麼人？我明白了。」說着，又哈哈一陣乾笑。王小姐趁機說道：「老伯可以幫我的忙嗎？」龐老頭又誤會她的意思，以為這一句話已刺着王小姐心病，便大着膽，低聲道：「幫個忙，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我聽說你在外面朋友很多，何必要找我老頭子來的。」王小姐見龐老頭說的太不成話，暗罵這老賊太可惡了，既然如此，怪不得我和他開玩笑，便向龐老頭瞅了一眼道：「別人怕不能替我守秘密，你老人家心腸最慈悲，我纔敢來求你呢。」龐老頭見王小姐如此說法，便倚老賣老，伸過手輕輕把着王小姐玉腕道：「你信得我不會告訴別人嗎？」王小姐點一點頭，把手臂略縮一縮道：「請你不要如此，給人家看見了，豈不又說出好話來嗎？」說話時那一點櫻唇內一股甜蜜蜜的香氣，直噴出來，薰得龐老頭心裏奇癢，不禁說道：「這裏不好說話，我和你到裏面談去好不好？」說着站起來，引着王小姐走到後邊房內，隨手把門一關，不到十分鐘工夫，便聽王小姐在裏面嚷道：「我尊你是老前輩，原來如此不道德。」王小姐這一曬不打要緊，却驚動外面二姨

太太，急走進去一看，老頭子和王小姐都不在屋內，向後面小門一推，又關得緊緊的。又聽王小姐嚷道：「不行不行，你欺負我，我要和你拚命。」二姨太不知裏面什麼緣因，聽王小姐要與老頭子拚命，嚇得走出去招呼請彭姨太進去，說道：「王小姐不知給我們老爺如何交涉，二人竟發生口角了。」彭姨太吃了一驚，在外面靜靜聽着，只聽老頭子低低的似向王小姐懇求什麼。王小姐道：「你要保全名譽，就不該如此糊塗了。」彭姨太一聽，向二姨太身上一肘，低低說道：「不要緊，他們在裏面開玩笑呢？」二姨太比較老實，彭姨太一說，臉上不禁紅了起來。又聽王小姐嚷道：「這可不行，你還要估便宜啦！」龐老頭不知又答應什麼話，王小姐道：「二萬不發，非三萬元不可。」龐老頭道：「你不要嚷，要三萬元，我就簽一張三萬元支票給你如何？」王小姐道：「我不要支票，我全要現款。」龐老頭道：「支票到銀行一樣可提取現款。」王小姐道：「我怕麻煩，現在有真憑實據在這裏，我可以請你們太太少奶奶前來評一評理，你幹的事，對得住人，對不住人。若是容你過去，你若翻起腔，當面給我一張支票，背地打電話通知銀行，停止支付，到那時候，船過水無痕，我還和你辯論什麼。現在你也不必躲躲閃閃，趕快拿出三萬元現款，萬事皆休，不然，我只有嚷起，請大家來看，你還有什麼臉。」又聽龐老頭低低不知說了什麼，一會關的小門開起，龐老頭拿一張字條出來，見彭姨太和二姨太都在房內，很不好意思。「二姨太想走進去勸王小姐，龐老頭却一身擋住門口，不許她走進，却給拿着條子交二姨太道：「你出去吩咐張先生把現款取三萬來。」

二姨太一聽，又楞住，想要問兩句，龐老頭催她快去，二姨太沒有法子，只得走出，心裏很不高興。她並非捨不得老頭子破鈔，只因老頭子如此舉動，太不像話，所以走了出去，一會工夫又整回來，見小門還是關着，便在門上敲了兩下，隔着房門，說道：「張先生說賬房內現款無多，時候已不早，外面也無處提撥。」裏面龐老頭還未答應，王小姐又嚷道：「我就料定你不誠心的，現在和你是沒話可說，請大家進來吧！」龐老頭子又低低不知懇求什麼，王小姐便無聲響，一會龐老頭開了房門，王小姐跟了出來，龐老頭拿一把鎖匙，把房內保險箱打開，由裏面取出鈔票，另裝一隻皮包內。王小姐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首飾匣，向二姨太說聲「對不住」竟辭了大家去了。王小姐這三萬元來款，便是用如此綁票式方法取來的。那天王小姐在來今雨軒和龐二姨太見過之後，便坐着汽車，趕到周子樸家裏，心裏還是不住轉念龐二姨太太無用，竟會聽着老頭子的吩咐，前來索款。又想龐老頭這人，外面看似老實，內裏很有心計，他平日看錢最重，他家裏留了許多現款，不知作什麼用的，他今天既逼二姨太前來，保不定還出別的花樣。他保全名譽，雖不敢把那件事情，自行表暴，似也不能不預防他用別的手腕，那天王小姐在周子樸家裏席散之後，大家又邀她打牌，王小姐因心裏有事，便催楚南一同回去，一到家裏，便邀楚南在房內開起談判。要知王小姐又出什麼主意，下回再表。

第十回

風鶴頻驚津門借小隱

鷄蟲得失人海記歸槎



說王小姐怕龐老頭將來還出花樣，在楚南跟前，不能不預爲布置，當夜由周家回來，和楚南在房內，本要將與龐老頭交涉情形，直說出來，又怕楚南聽了，轉要生許多疑問，便又繞彎子向楚南說道：「我前天向龐老頭方面，借來三萬元，統交給你，現在總算銀行方面，暫可敷衍過去。可是龐老頭是一個吝嗇鬼，對於錢財，非常認真，這筆款子你務要先行籌還，免到臨時又生纏轆。」楚南對於王小姐這筆款子來源，心裏早就著了許多疑團，現見她如此說法，便趁此機會，問道：「龐老頭這筆款子，你如何借來，答應他什麼時候歸還呢？」王小姐道：「我雖沒和他說定日子，總以愈速愈妙，等到人家來要時，我們面子便不好看了。」楚南見王小姐不把真情說出，只催還款，心裏暗笑她，還在自己面前搗鬼，便搖頭道：「你叫我籌款歸還，我還想請你替銀行想法，因行裏近來生意太不好，差不多沒有法子周轉，我上次不和你說過，你認得龐老頭，最好用個法子，再向此老頭身上，拉一筆款子，投資我們行裏。」王小姐也知道楚南話裏有話，便沉着臉道：「你別看龐老頭好說話，我和他借三萬款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再叫我向他開口，我實在辦不到的。」楚南見王小姐推得乾乾淨淨，便道：「如此說來，你是無法可想了，你可知道，我們銀行再沒有款子墊進去，終要露出馬脚。」王小姐道：「你前天不是說過，有了二萬元，便可周轉，現在我已交

你三萬元，你又說不設，這不是有意和我爲難嗎？」楚南笑道：「你也是很精明的人，我們內幕如何，你心裏當然明白，也不必我多說。昨天漢東告訴我，我們對外雖未露出破綻，可是行裏幾位主任，對於我們行動，都懷疑問，我想如此幹下去，終有一天破產，不如向他們再刮一下，我們一走了事，你看如何？」王小姐見說，問道：「你打算用什麼法子，來刮他們呢？」楚南道：「我們銀行股本，當日原是你一方女界兜攬，行內一般主任們，沒有一個不帶有股東資格，許多股份，都由她們間接招來的。她們對我們舉動，當然是十三分注目，我想事到如今，只可瞞外不瞞內，這幾天外面因戰事關係，公債風潮鬧得很厲害，我想你明天索性召集行的裏各主任，開一個秘密會議，就說我們銀行，因做公債買賣，虧了一筆巨款，現在基本金業已動搖，因各主任都有血本關係，不得不先行秘密報告，請她們第一守秘密，第二要羣策羣力密籌一個救濟法子，她們這些太太小姐們，都是經不了風浪的，聽你如此報告，當然嚇得沒有主意，你再細細和她們解說，銀行這種危險投機，是常有的事，因爲現在銀行業，只有做公債可以掙錢，目前雖然危險，一有款子轉動，未嘗不可轉危爲安。她們爲顧全血本，當然肯向我們賣力，其中就有不賣力的，當然也必替我們守秘密。因她們代招股時候，一定說我們如何殷實，如何靠得住，現在若是向外面報告，說行裏弄得一場糊塗，她本人在行裏，事前一點不知道，一定要受她們親戚埋怨。所以你盡管把行裏支持不住的情形，告訴她們，她們因自己關係，絕對不至在外面漏洩。」王小姐道：「據你如此說來，銀行是一定維持

不住了，我不願意對大家說這些敗興的話，還是由你出頭。你頂着經理責任，這事也應該由你報告的。」楚南道：「不是我不願出面，實因這些女太太們，和你比較有交情，由你把情形告訴她們，容易得她們諒解。」王小姐道：「叫我和她們談談，原沒什麼不可，我只怕給她們知道行裏情形，與我們無益，轉生出許多掣肘。」楚南道：「這是第一步辦法，姑且試一試，看是結果如何，再作第二步辦法。」王小姐見楚南既拿定如此主意，到此時候，也不便固執，第二日到銀行裏，便照着楚南吩咐，在經理室召集各主任，將銀行虧本情形，和她們報告一遍。大家果然都是不經事的，一聽王小姐的報告，都嚇得面面相覷。其中有一位姚太太，因平日所有積蓄，完全存在行內，並在外間代經手幾筆款子，其中最要緊是她婆婆一筆瞻養費，也存在裏面，聽王小姐說銀行基金，業已動搖，恐慌了不得，一時不得主意，急得兩眼只是流淚。幸而王小姐又告訴她們：「銀行現雖恐慌，未嘗無挽救法子，請大家努力維持，過了這一難關，即無妨礙。縱使有什麼不了，在行內各職員的股本，總不至十分吃虧，不過這因內部密切關係，先行通知，不能洩漏的。」姚太太吃了這一粒定心丸，纔把眼淚收回，當時大家彼此商議一回，都因為自己經手招股關係，決計分頭想法維持，當日議會散後，大家都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交際多的，仍出外活動，膽小的只終日繃着眉頭，暗捏一把汗，不敢告人，因為一說出來，銀行未倒，自己先受麻煩。王小姐見大家果然都抱此心緒，暗暗佩服楚南所見不差，楚南又教她每日隨着公債漲落，隨便做一篇假賬，向大家報告，自

己却在家裏，老不到行裏，大家有問起來，只推到天津籌款，並經某老某的委託，向某方面接洽承辦煤礦事業。大家見王小姐說得含糊，也將信將疑，其中惟有姚二太太和李八小姐最爲難過，姚二太太負着一肩責任，深怕銀行一塌下台，家庭中激起風波。李八小姐却爲這位風流行長，久不謀面，每日似缺少一宗需要事情。王小姐照着楚南計劃，每日把公債買賣盈虧，隨便捏造一個數目，向大家報告，今天虧了多少，明天又掙了多少。大家一時既無從察知內幕，只可聽憑她一面之辭，其中有幾個熱心的，還是在外面信口胡吹，零零碎碎，拉點買賣進來。王小姐却吩咐漢東，收到各處來款，另行存儲，因楚南在天津接辦煤礦生意，還須另湊股本。漢東向來依附楚南朋比爲好，心中雖可疑王小姐別有作用，但爲維持飯碗，只可聽憑她的意思，自己也看得出，長此幹下，此局也未必能弄得好，不如趁此數目紛亂時候，私下揩點油水，也不爲無補。如此又支持兩個多月，楚南仍是老不到行，行內職員，一個個都懷着鬼胎，忽然一天行內相傳外面風聲不好，總經理早走了，副經理也於昨夜離京，銀行馬上就要停業。大家正在驚疑不定，其中有幾個膽小的因血本攸關，都嚇得流眼淚，因漢東是總經理身邊唯一的紅人，大家都到他辦公室，請他報告真相。漢東給一班奶奶小姐們一包圍，也鬧得沒有主意，忙打電話到楚南家裏報告，偏是王小姐又不在家，大家一看這情形，都料定凶多吉少，其中有幾個稍爲精明的，便把漢東暗暗看住，深怕他再脫逃，一本糊塗賬，更無人算起。漢東給大家正鬧得不得開交，忽聽外面報道副經理和總經理都來了，漢東急到經

理室一看，可不是王小姐和楚南雙雙在內。楚南一見漢東，便命他分頭邀請各主任，齊到總經理室會議。大家聽說總經理和副經理到了，就是不請她，她們也要前來問一問消息，看一看情形，見總經理請她們前去會議，當然是無人不到的。楚南一見她們來齊，便翻起蓮花妙舌，先把行內從前做公債如何虧本，自己如何到天津籌款，最近和華僑巨商如何接頭，已籌了多少墊款，擴充營業，現在已在天津辦有煤礦副業，將來一定可以發達的，信口開河，隨便瞎說一陣。大家聽了，雖不十分相信，但當此謠言百出時候，總經理和副經理同行到行，早聞所傳副經理離京，銀行停業種種謠言，不攻自破。楚南末了又叮囑大家，外間消息不好，銀根奇緊，務要謹慎將事，千萬要保持銀行聲譽，大家當然滿口答應。及楚南和王小姐去了之後，大家又紛紛議論，有信楚南報告的，有說因謠言影響，總經理不得已出來敷衍的，其中惟有李八小姐最為相信，並對大家說道：「你們不必研究總經理話怎麼樣，但看總經理滿面紅光，一團得意情形，就知他的事情，一定辦得十分順手。」一般奶奶小姐們，聽李八小姐的話，有很佩服的，有背地笑八小姐獨能留心到楚南的氣色的。如此又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大家走到街上，便看見各胡同口，都釘了一小方五色彩緞銀行廣告牌子，說得女子職業銀行，資本如何雄厚，借貸如何便利，已是奇怪，再看各家報紙封面上，都登一大方女子職業銀行廣告，把儲蓄有如何利益，如何便利，說得天花亂墜，看去很是動目。大家見總經理如此舉動，心裏也有點相信前日報告墊款事情，有點影響，不然絕對不會白花這一筆廣告費。楚南自出

此花樣之後，果然廣告的魔力，竟聳動社會，外面大大小小存款，竟源源而來。銀行營業表面上看去，竟是日形起色，楚南見其計劃兩種辦法，都發生效力，自那天起，又不再到行，却暗囑王小姐調查那天行內停業謠言，是由那一方面發生出來，王小姐和漢東暗裏用許多方法，纔打聽出是由營業主任許小姐放出空氣，因為這位許小姐頭腦比較精明，眼看銀行外強中乾情形，一切資本，內幕中人難免盜用，想趁這時候，向他們敲一筆竹槓，或是插足內幕，佔點利益，免得血本無着。但是王小姐和她手下所用的幾個心腹，門戶關得很緊，不許外人插足。許小姐見混不進去，很不願意，心想現為支持殘局，天天替他們在外面圓謊，就此江河日下之勢，終有一天塌下台去，到那時，仍是免不了麻煩，不如趁這時候，先把他們黑幕，揭破一角，警醒他們，叫他們也知道，外間未嘗無人，所有利益，不能獨享。許小姐既存這念頭，當日便先放出總經理脫逃銀行要停業的空氣，先試一試看是如何風勢，果然一般行員，經她鼓動，嚇得一團糟，自相驚擾起來。幸而楚南到行，敷衍得法，一番風潮輕輕渡過，王小姐既察出許小姐暗中搗亂，告知楚南，要想借一樁事，把她騙出行外，免為害羣之馬。楚南却一力阻止說：「許小姐也是行中一個大股東，血本關係，在理不應有此不利宣傳，她既敢放出如此空氣，當然是窺破我們行藏，想插足內幕佔些利益。我們若是和她作對，她在外面再行宣傳，風聲一漏出去，存戶全來提款，我們銀行一擠便倒，不如將機就計，她顯手段要敲我們竹槓，我們就分給她一點甜頭，明是給他好處，暗裏却把責任加她身上，我們便可暗中脫

身。你明日到行，先告訴她，我因天津煤礦事務太忙，銀行事情無暇兼顧，想請她幫忙，看她如何表示，她若是願意，我便把經理職權，全盤交給她，由她負責。」王小姐道：「如此我門內幕不完全給她知道了嗎？」楚南笑道：「她纔行接手，如何摸得清，不過替我們簽個名字吧，縱使就給她知道一點，我們已把利益奉給她，她當然也要關顧，若鬧起來，與她也無好處。」王小姐見楚南說得有理，第二日到銀行，見着許小姐，便把楚南要奪重她的意思告她，許小姐見楚南把經理職權完全交給她，又覺責任太重，轉躊躇不敢答應。後來經王小姐又告訴她，「彼此都是自家人，其中有利害相關地方，可以開誠布公商量，若換別人，恐難和衷共濟。你代理經理責權，不但幫銀行的忙，直是幫自己的忙」。許小姐見王小姐說得懇切，又想銀行自經營款之後，營業蒸蒸日上，他們既肯把利益讓出，我若放棄不取，豈不是傻子，推讓一番，便就答應。王小姐見許小姐應允，回去告知楚南，楚南非常歡喜。第二日親寫一張條子，通知行內各職員，報告自己因事赴津，行內職務由營業許主任，當同副經理代行一切。自通知發出之後，過了幾天，楚南果然實行赴津，北京銀行裏，只剩王小姐和許小姐主持一切。王小姐是幕中人物，和楚南早有計劃，每日除暗中和漢東商酌，把可以提撥款子，私匯天津之外，其餘時間，仍是四出應酬，却是許小姐初次代理經理，非常高興，儘天在行裏，事必躬親。在她意思，要與察為名，露點頭角。無如漢東手經理的那本糊塗賬，自開業而至今日，無一天不是假的，縱使一個精明會計專家，一時還未必能梳剔出來，而況許小姐是毫

無銀行智識，如何能摸得清。幹了幾天，見除簽字之外，毫無頭緒，也就興致索然，幸而王小姐自她代理楚南職務之後，和她非常要好，不時饋贈她貴重首飾，及時新衣料，遇有應酬場面，見着她時，極力周旋幫忙。許小姐爲她感情所縛，倒甘心願意，要爲她幫忙。如此又混了一個月，一晚十二點以後，王小姐忽然打電話到許小姐家裏，請她前來商量要事。許小姐不知什麼緣故，及至趕到王小姐家裏，見王小姐滿面愁容，和漢東在客廳說話。見許小姐來了，王小姐對她說道：「剛纔得了天津電話，楚南病的很重，促我馬上前去，我打算明天一早車出京，我已和漢東商量過，我走之後，銀行事情，就由你和漢東主持，我怕明天沒有工夫和你接頭，故今晚特請你來商量。」許小姐見王小姐如此情形，當然不便推辭。王小姐又叮囑漢東銀行近來營業，日見暢旺，對於各戶存款信用，務格外維持。又問：「漢東最近期間，有什麼到期應付存款沒有？」漢東回說：「除弼記兩萬元到期存款已有預備之外，其他零星小款，絕無關係。」王小姐又道：「近日九六及七長公債，日見起色，我今天在張總長家裏，得着消息，在此二星期之內，這兩項公債是有增無減的。我們行裏所存九六公債，在此十幾日之內，萬不可拋出，等到相當時機，再行放手，從前損失或可由此收回。」漢東聽了，當然唯唯聽命，那晚王小姐把行裏事務，交代清楚，第二早便收拾細軟，逕赴天津。漢東自王小姐去後，凡事秉承許小姐，把她捧得高高的。許小姐本是一個雛兒，何曾經場面，經漢東一巴結，便視他爲心腹，言聽計從，直變成漢東的傀儡。有時也出點花樣，想釣稽舊賬，無如查到

甲項，又牽到乙項，查到乙項，又連到丙項，結果還是摸不清，也只索罷了。所幸接辦以來，諸事順手，許小姐也自得意。一連兩星期，九六公債價格果如王小姐所言，逐日增漲，當星期六那天由五二一氣漲到六一，許小姐一間行內長貨有多少，漢東說是八十萬，在小姐意思要想趁此時候，相機售脫，穩掙一筆巨款，漢東力言當時成本太重，若就此售脫，關係太大，最好須得天津總經理同意，方敢放手。許小姐本非內行家，見漢東如此謹慎，便也不敢自作主張，命漢東電詢天津方面。及至津電報回來，主張仍不應拋空，果然一過星期一，九六又逐步猛漲由六二漲至六八，幾有打破七折之勢。許小姐到此不能不佩服天津方面，消息靈通，心中十分歡喜，想能在代理期間，替銀行撈回一筆巨款，於自己面子，很有光彩，孰知過了幾天，九六公債，正在蒸蒸日上時節，忽然杭州戰事不利消息，傳到北京，市面一受震動，九六便由六九，暴跌至四七，好似狂風暴雨，驟然間變動，使人無從措手。許小姐見此情形，當然是十分憂慮，漢東却安慰她，照公債慣例，暴跌之後，勢必回漲，等那時候，相機進行。那知這一次因戰事影響，一經暴跌，市氣立衰，竟回漲不起。九六價格，逐日趨勢，但見疲弱，逐步低落，竟跌破三九，這一轉眼間，破產受累的，也不知有多少，漢東急來請示許小姐，許小姐也茫無主意，反向漢東討辦法。漢東道：「此次九六驟變，完全受戰事影響，出於常軌之外，戰事一有轉機，公債價格立隨之增高，凡資本充裕，時局看得準的，無所謂恐慌，等他水到渠成，價格一回漲，萬不至吃虧，只是我們行裏無此實力，若力持到底，若再牢

守下去，勢必牽動全局，此時實是進退兩難。最好法子，或向別一方面，活動一筆熟款，未嘗不可挽回頹局。許小姐見漢東言外要叫她另行籌款，自料無此能力，但是若表明辦不到，似於自己身分和面子不大好看，虧她聰明，略遲疑一回，對漢東道：「上次當九六漲至六八時候，我本想售脫，因總經理吩咐不可輕易拋棄，現在鬧到如此地步，雖說是時局影響，不能不歸咎當日天津方面有如此主張。現在總經理不能回來，我打算先到天津向她們討一個妥善辦法，或且由天津方面，撥一筆款子進來接濟，比較妥當。」漢東見許小姐要往天津，連忙阻止道：「要和總經理商量，何必親往天津，只須由電話裏，便可商量，再不然，打一通電報，亦無不可。現在我們行裏經了如此風波，總經理副經理，都不在行，人心已是十分浮動，你再赴天津，一定又要發生上次經理脫逃，銀行歇業等等謠言。當此風雨飄搖，外間人心不定時候，行內一有此謠言，於營業上，極有關係。」許小姐一想，漢東所說的話，也不無道理，我要把這責任誘在別人身上，總拿要一個憑據，若是僅由電話商量，還不妥當，便命漢東打一通電報給王小姐，請示她應如何應付。漢東果然遵着許小姐吩咐，電告王小姐，許小姐以為如此辦法，可以把責任卸給別人了。想不到第二日接到王小姐回電，只說楚南日來病勢甚重，自己方寸已亂，銀行事情，請許小姐和漢東相機辦理。許小姐見說楚南病重，人家當這時候，還有什麼話可說，只得和漢東商量，儘銀行裏面想個兩全法子。漢東便趁此機會，大掉槍花，開了一篇細賬，把公債只虧了若干萬，將某項基金，某項存款，先行撥付。許小姐那

知就理，只可聽憑漢東擺佈，一概承認簽字。實在漢東對許小姐所說公債八十萬，實際連八萬都沒有，這原是漢東和王小姐明欺許小姐外行，彼此串通，特設下圈套，把一切責任套在許小姐身上。許小姐爲環境所迫，不知不覺，做了他們傀儡。但是作弊事情，只能瞞得一時，日子稍久，大家都有相當覺悟，其中便有人倡議，要開股東會。清查賬目，請楚南夫婦來京報告一切，却是許小姐不願如此辦法，因爲大家如此一鬧，銀行空架子馬上拆倒，不但無益，自己拖在渾水裏，也洗白不清，便勸大家不必張揚，還是自己內部，先行整理。一面推舉李八小姐做代表，到天津請楚南夫婦先行回京。李八小姐因許久未見楚南，倒很願意出馬，及到天津，見着楚南夫婦，據楚南自己說，醫生斷他肺病已入第二期，要放棄一切事業，慢慢靜養，方有轉機，所以銀行事情，一時不能兼顧，在李八小姐眼中看去，楚南風姿奕奕，仍不減當日丰采，並不似有肺病的人。但楚南既如此說法，只可改請王小姐先行入京。王小姐明知銀行是不了之局，如何肯出面呢，便推諉自己身上也是有病，不能回去。李八小姐見他夫婦都不肯回去，藉着平日和楚南感情很好，無話不說，便把銀行各職員不滿總經理、種種擬議，說了一遍。楚南聽了，微微笑道：「我意中也早料定有此結果，我本是很肯負責任的人，早抱定笑罵由他笑罵，我仍幹我的事。這幾月來，實因病魔糾纏，再加上煤礦事情麻煩，所以纔請許主任出來幫忙，許主任也是很精明的人，果然我手裏有什麼不實不盡地方，她接手時候，難道還不抉發出來，何至直等到今日，她纔發生疑問，要清查舊賬，這明是要把責任，卸在

別人身上，至銀行因公債受累，前番我費盡心力經營，纔籌一筆款，挽回頹勢，現在又爲公債虧累，完全因時局左右出來的，這事只好大家各認晦氣，如何無理取鬧，反疑到我身上，要和我算賬。我自創辦銀行，而至今日，來往款目，都載得明明白白，一本賬簿存在漢東手裏，這本賬，原是公開的，大家愛查，儘請查去，我是很歡迎的。前次得着許主任報告，我早料到銀行再受公債虧累，根本一定動搖，本想病體稍好，即趕回京，想法維持。現在大家既如是不相諒，我何必枉犧牲精神與財力呢。現在我決計將總經理辭掉，脫離關係，專心致意煤礦事業，或能保全一線生路。若是糊裏糊塗，再和他們胡幹下去，不但血本無着，只怕還有身家危險。今天你這一番報告，我很感謝的，現在我就寫一封辭職書，交你帶回。至我經手款目，當然要開一清單，向大家報告，大家要看詳細款目，賬簿存在銀行裏，儘可向漢東要來查考。其中如有察出不盡不實之處，銀行裏還有我的股本，聽憑處分，我絕無怨言。大丈夫要磊磊落落，我生平作事，來去分明，絕不顧昧心欺人，貽人笑柄。李八小姐一番報告，原爲要向楚南討好，不想幾句話反激出楚南辭職，忙說道：「你在銀行也費了不少心血，何必因這一點事情，就要辭職。並且大家推舉我前來，請你回去，現在不能把你請回，反把辭職書交我帶回，顯見我在裏面挑撥是非，不是弄得我很不好看嗎？」楚南故意微微嘆口氣道：「若論我個人，何處不可插足，當日發起這職業銀行，原因賤內一番熱心，想替女界創一實業機關，由這裏面，發生種種副業，闢出各項生路，安頓一般女界。萬想不到女界裏如此人才缺乏

我費盡心血，仍是扶不起來，預料再犧牲精神幹下去，也未必有好結果。現在一身怨謗，若不及早收場，以後連我信用都損失盡了，還想在社會上幹什麼事業呢？我因這緣故，決心不幹的，你若因辭職書，不便帶回，等你回京之後，我再把辭職書寄去，亦無不可。」李八小姐見楚南說得斬釘截鐵，知道無可挽留，便默然不語，低垂粉頸，兩手絞着絲巾，緊蹙眉梢，似心中有說不出的怨恨。楚南看出她的意思便道：「大家推你做代表，你的代表責任，總算盡了，你回去只說我病體未痊，一時不能來京，其餘隻字不提，大家對你當然也沒甚話說。至我脫離銀行之後，銀行以後營業怎麼樣，我也無從推測，你在裏面幹得下去，不妨爲她們帮忙。若是看得沒興味，我這裏煤礦事務極繁，很想找一個好手幫忙，就屈你來我這裏，助我一臂，薪水未必比銀行優厚，將來紅利，總得幾成。因爲當日接辦煤礦時節，原意想把他作爲銀行副業，現在銀行如此現狀，我不便把煤礦再纏在裏面，這些關係別人血本地方，大家當能原諒，你看是不是？」李八小姐見楚南已允把她安插在煤礦裏面，私願已足，不管楚南所說有理無理，當然點頭贊成，當日在楚南那裏，勾留半日，到晚間搭夜車回京，只向大家報告楚南因病不能來京，其餘一字不提，過了兩日，楚南把辭職書寄到銀行，並附一張來往清單，大家見了，又紛紛擾擾起來。其中有幾位性急膽小的，怕將來累到自己身上，也行辭職，激烈的便埋怨許小姐，不應聽楚南辭職，仍主張要開股東大會，清查一切。李八小姐見外間議論紛紛，私下又寫一封信，報告楚南夫婦，請他留意。楚南也覺這事若辦的不澈底，將來還

有許多麻煩，自己便擬了一張辭職啓事稿子，寫信給青峯，請他找幾家報館熟人，代爲宣傳。他以爲這一點小事，青峯總可以辦得到，不想在楚南離京一個多月工夫，青峯連遇幾椿不如意事情，第一因政潮競爭結果，中央已換了一個局面，青峯的好友馮漢臣，因政見不合，業已誓辭辭退。青峯不是漢臣拉來的人，漢臣一走，青峯的幾個差事，也連帶帶掉，在青峯看來，這一點小得失，原不足輕重，本想自己靠着筆墨生涯，另闢一個蹊徑。正在暗中計劃之中，不想他平日視爲半生知己的小紅，見青峯幾個差事都沒有，終日一榻橫陳，一點不想出去活動，大有墜落之勢，她也變了一個面目，自上次給樹生引誘，已不似從前那誠實、無論青峯如何體貼她，如何討她的意思，她只認青峯完全是假的，每日除向青峯要錢出去打牌之外，什麼事也不管。青峯有時說他兩句，她便翻起臉來，反咕嚕一陣。青峯終念她是共過患難的人，不忍十分責備。小紅却認青峯怕她，愈行恣肆，青峯自這一次把小紅找回，見她種種行動，心中已感一少痛苦，不想自幾個差事丟後，小紅一點不相諒，一日仍是要求添置衣服首飾，似有意和青峯爲難。青峯很給她吵了幾回嘴，小紅一點不相讓，把種種不堪入耳的話，大着胆，在青峯面前咕嚕起來，青峯是一個火性的人，如何受得了，三番五次，要想和小紅計較一番，因鑒於上次一場吵鬧，把小紅氣走了，所以十三分容忍，小紅見青峯挑撥不動，當那禮拜六那天，青峯正和一位客人正在客廳裏談話，忽聽裏面一陣吵鬧，細細一聽，竟是小紅聲音。起初還以爲是小紅罵老媽子，後來聲音愈鬧愈近了，好似就在客廳後面大罵起來，

所罵的話，不是罵老媽子，竟是罵自己如何鄙吝，如何沒有錢養活她，青峯聽了，又羞又恨，因有客人在坐，又不能趕進去，不覺張皇失措起來，幸而客人還算知趣，見了青峯這般舉止不安，又聽得吵鬧的聲音，越吵越響，急急起身告辭，青峯勉強把客人送出門口，連忙三步作一步的，飛進來，對着小紅喝問道：「你爲何如此糊塗，有客在坐，也不爲我顧全面子。」小紅劈頭啐道：「你還顧面子呢！你若顧面子，就不該如此虐待我。」青峯道：「我那一樣虧待你，你也摸摸良心想想看。」小紅道：「還說有良心呢，我要一點錢，你不給，我要穿一件衣服，你不做，這不算虐待嗎？」青峯道：「這真是笑話，如此就算虐待，北京城許多太太們，可說沒有一個不受虐待了。」小紅道：「你這話愈發糊塗，我也沒工夫和你多說，現在只問你，今天我要出門，你有錢沒有。」青峯氣不過道：「我沒有，你可怎麼樣？」小紅道：「你若沒錢，早就該說，開個路給人家走。」青峯道：「你說什麼？」小紅道：「你不能養活，就由別人自己想法養活。」青峯不想小紅會說出如此話來，氣得渾身瑟瑟的抖，說道：「小紅，你向我要錢，向我要東西，我都能原諒，惟有這句話，你是說不得的。我看你從前很是明白，何以現在如此糊塗。難道你變了心嗎？」小紅冷笑道：「你說我變了心，就算變了心，我從杭州跟了你到這裏，在上海受盡許多艱苦，到現在也不過落得如此，難道還要跟着你到街上要飯纔對嗎？」青峯見小紅說的話，一句重似一句，全不念一些兒相待情分，一時氣極，向小紅臉上，打了兩掌罵道：「你這賤貨，你不願跟我，你就出去要飯吧！」小紅給青

宰打了兩掌，便跪地大哭起來，青黛也不管她，氣忿忿穿上馬鞍，便叫套車。及到車套好，走出門外，車夫請他到那裏去，青黛一想，實在沒什麼地方可以避氣，此處離漢臣家最近，便道：「這兒人衆，問問漢臣罷。」車夫一驚，把馬勒住兩鞭，不消兩刻工夫，已到漢臣家裏，青黛自到車之後，四面謝罪，爲避嫌起見，一個生客都不接洽，每日只是寫大字，作小詩寄意，就詩裏來訪，倒非常敬禮。一面便問道：「你文選周刊已組織就緒了沒有？打算何日出報，今日是來向我催稿子嗎？我只有幾首小詩給你塞責。」青黛道：「這在我沒有心情再幹這事。」漢臣詫異道：「你前日不說組織快妥就緒，文稿定本早則發印，何以現在又說不幹了。」青黛滿腔鬱抑，不禁嘆口氣道：「我今天要變成宋買臣，那有心情，幹這些文字生涯。」漢臣笑道：「青黛爲何又發牢騷。」青黛因漢臣是平日親相親友，不該把家庭中，小道吵鬧情形，說了一遍，漢臣聽了，嘆息道：「這等人只可共交樂，難與共患難，你看她可以理喻，即以理喻，如實在不聽話，就把她逐去，亦何所惜。」青黛道：「我何嘗不作是想，只念她從前會跟着我受過苦處，所以留縱容她一點，不想她竟變至如是。」漢臣見青黛還不覺悟，便道：「我和你總角之交，無話不可說，見得到地方，不能不告訴你。從前聽說令誰已走過天津一次，古人所說覆水不堪收，你當日把她重行領回，已是大錯，我因爲成事不說，沒向你提過，現在事已至此，我豈能不向你勸告。她現在如此吵鬧，不一定又是用挑撥手段，引你生氣，借此下堂求去。你我看，你把这些兒女事私情，看淡一點，別誤認她們是情類，這與人普

通都是無知識無情義的，你若因這一點私情，誤了正業，那就大錯了。」青峯聽漢臣一篇勸告，明知是他好意，但自己和小紅一段情史，外人未必曉得清楚，口裏雖是答應，心裏覺小紅不是這種人，漢臣未免言之過分。當日漢臣因要替青峯排遣，特留他小酌，二人談談說說，一直到夜裏十二點鐘，青峯纔行回去。一到家裏，見房內靜悄悄，小紅業已出去，一間屋裏用的張嬾，「太太什麼時候走了？」張嬾回道：「老爺走了不到一點鐘，太太也就出門，聽說是往南河沿朱處長家裏打牌的。」青峯聽了，也不理會，自躺在烟榻上。想要過癮，却見烟盤上一粒烟泡也沒有，心想小紅今日生氣，故意使壞，使我不容易過癮，便拿起烟簽，自己挑起烟膏。連吹幾次，覺着還不過癮，記起衣櫃抽屜內還有一隻小金盒，常備存有燒好烟泡，備着出門應用，便起身來，開起衣櫃，向抽屜一找，竟找不到。青峯暗想又是小紅藏到別處去了，仍復躺在床上，慢慢燒着烟。一邊想着漢臣，勸說不要因兒女私情，一時激怒，把正業拋却，也是一番好意。我組織文藝週刊，已費許多心血，現在還是弄個成功，便閉着眼睛，把已成文稿，又慢慢想了一會。直到兩點鐘，見小紅還未回來，青峯也不等她，自行睡覺，到第二日十一點鐘醒來，見小紅徹夜未歸，青峯猶以為她避氣在外。直到晚上，又沒回來，不免動了疑心，便命張嬾打電話到南河沿朱宅一查，回說昨天沒有來。又問張嬾「太太走的時候，有帶什麼東西沒有。」張嬾道：「太太出門時候，只帶一個手提包，並一包衣服，說是朱家太太要借用的。」青峯一聽不對，忙把衣櫥內，打開一看，裏面齊齊整整，一點沒動，却是藏

首飾的抽屜，並沒有鎖，首飾盒也不見了，並裏面藏了一本宋帖，和兩個古鼎都沒有了。青峯本是驚弓之鳥，前次已受一番經驗，一看這情形，知道小紅大概又是席捲私逃。便怔怔坐在屋內，想了一想，小紅上次氣走，是我對不住她，此次私逃，是她對不住我，她心已變，就留她也留不住，漢臣所說的話，不能不服他有閱歷，她把首飾完全捲去，本無足重，只是我那兩尊古鼎，和一本宋帖，也給她帶去，未免可惜。後來一想，滿船的白米，都已翻到江心裏去了，這一點小玩意，不過是船底的芝蔴穀屑，何足挂懷，人情尚且如此，身外之物更不足道，此時青峯已抱定宗旨，一任自然，對於小紅私逃，處之泰然，一點不張皇，也不出去尋覓，好似沒事一樣。一日只在文藝週刊上作點文章消遣。如此過了半月，京外烽火頻驚，京內政局亦日形險惡，馮漢臣等一班朋友，有被嫌疑的，有被壓迫的，都紛紛出京。青峯眼看十丈軟紅塵中，紛紛擾擾，勢難立足，便也決計脫離政海，蕭然遠去。那天正在寓內摒擋行李，忽接到楚南來書，要託他代登啓事。青峯那有心情幹這些瑣事，把他擱下，直到諸事料理清楚，出京時候，路過天津，順便往訪楚南夫婦，告訴他因種種關係，未能替他登報。楚南聽說小紅出走，很是詫異道：「前一禮拜，內人到新銘送她表姊南歸，回來告訴我，在官館裏，遇見你的姨太太，和一位洋裝客人，坐在一間官館裏面，正要過去招呼，官館的門便立時關了，她和我說，覺是很奇怪，我還笑她一定認錯了。她說看得千真萬確，絕不會錯的。如此說來，那天你的姨太太，恐怕已離京南下了，你待她可說是仁至義盡，她竟背你而去。我看她

將來結果、必定很悲慘的。」青峯心裏覺着其中有許多道理，但說出來。楚南未必懂得，只渾括應道：「這都是社會惡化，知識薄弱的女子演出來滑稽戲，怪不得她，也怪不得我，我只把這事留諸腦後。」楚南見青峯不愛提這話，便也不說，又問他「此去南下如何計劃。」青峯道：「我一點把握沒有，不過物以類聚，我幾個老朋友，都已南行，我一人在北京離羣索居，便太寡味，只好追逐他們南去。至到南邊如何計劃，此時也談不到。我只覺在北京混了幾年，風塵厭倦，到南邊呼吸新鮮空氣，等到那時候，再相機進行，我看長安道上，將來風雲正多，絕非立足之地。就是你也應早行打算。你擺脫金融界，此舉我非常贊成，就是這裏投機事業，也應及早收束。我們不是商業中人，幹這營生，是十九失敗的。而況外間對你經營銀行，已有許多不滿地方，你此次雖行擺脫，只怕將來纏纏正多，近日還有一種笑話，龐老頭到處對人說：「你銀行該他一筆巨款，你現在離脫離關係，仍要和你算賬。呂起謨也到處要找你交涉，聽說他的姨太太自那天在禮堂中風之後，一直攤床上，直到前半月纔死，臨死昏迷時候，說出許多囁語，起謨氣不過，要和你過不去，我看在此惡濁環境，也沒甚意味，還是暫到南邊，另行發展，比較有益。」楚南聽青峯一番說話，知道他言外要叫速行脫離此地，心裏極感謝他忠告，但是南下一層，王小姐是一百分不贊成的，自己作不得主，只笑道：「你所見的，和我一樣，但我現在不比你亦條條來去無牽挂，要走到那裏，便走到那裏，我是有許多麻煩地方，我也知環境不佳，打算暫在租界躲了一時，少與外間接近，或可倖免一切意外

。「青峯見楚南不能自由行動，頗笑他作繭自縛，也不便再說。當晚楚南夫婦在國民飯店，替青峯餞行，席散已是十二點多鐘，青峯即由紫竹林上船，海行三日。一路風平浪靜，安抵上海，便在一品香開一欄房欄住下，一打聽馮漢臣，已於兩星期以前往廣東，當年老友，只有黃端香和李伯華還在上海，端香此時已由仕而商，身任裕國銀行董事長，面團團作富家翁。伯華的書局，也辦得十分起色，青峯因一品香離伯華書局很近，先去找他，伯華見青峯由京來滬，勤殷把手，彼此各把別後近況，約略說了一遍。談了一會，伯華忽然笑道：「當日漢臣一電促你入京時候，我深怕你卓絕清才，一入官場燬人爐，變成俗客，現見你言談性格，狂奴故態依然，只是繞顏鬚，多了兩寸，不曉得你入京以後，等身著述，多增幾許。」青峯給伯華一問，陡記起當年託定譯政治史，向伯華預備四百元之事，荏苒數年，這一筆文債，尚未還他，心中甚是慚媿。便道：「我入京，却不斷作文章，只是所作文章，都是有時間性的文字，過了一時，只堪覆瓿，無一篇足以壽世的。說來也真慚媿。就連從前應允你翻譯那本政治史，人事匆匆，到如今還未譯出一字，今日晤對故人，覺這筆文債未還，十分抱歉。」伯華聽了，哈哈大笑道：「那本政治史，現在已成過去作品，你要踐宿諾，我書局裏，急待翻譯的新書，還多得很多，只怕你嘗過宦海拿錢不做事滋味，未必肯再幹絞腦汁，要筆桿，文字生涯。」青峯道：「不然，我十載京塵，過眼風花，直如一夢，事後追思，虛耗光陰，大是可惜。現在倦鳥歸來，覺着政治生涯，決非吾輩所長，還是拿出我的看家本領，重理舊業

，在著作林中，佔一席位，還有點滋味。」伯華聽了大喜道：「你果然有此思想，目下我書局裏正要尋覓一位好手幫忙，若肯屈就，我爲你介紹如何？」青峯見伯華良意殷殷，便就一口答應，彼此又細談一會。青峯要想去找端香，伯華道：「端香一天到晚忙得很，此時去找他，未必能見得着，你何妨在此多坐一會，等六點鐘以後，和你到彩鳳堂訂幾個熟人，在那邊吃一檯酒，豈可見着端香。」青峯道：「何必一定要在堂子裏，我看隨便在那一家飯館裏，還見清靜。」伯華道：「端香近來愈老愈有興致，請他吃飯，非邀他到堂子裏，他不高興。彩鳳堂的菜，是他最得意的。」說着一面打電話到彩鳳堂，吩咐預備一切，一面又把手邊未了的事，忙着整理，又怕青峯坐着太悶，把書局裏新出版幾部新書，搬來請他看。青峯連翻幾本，都覺譯手不好，詞意生澀，不甚順眼，後來看到幾本仿印宋版詞選，古香古色，倒是十分可愛，約莫七點鐘，伯華公事已了，便邀青峯同坐一輛馬車，來到彩鳳堂。走進伯華相好巧珠房裏，青峯見她房櫺，一色陳設外國器具，修拾得十分講究，知道是上海紅帶人。巧珠却不在房內，只有一位娘姊，正拿一條雪白羊毛巾擦茶盃。伯華問巧珠到那裏去了，娘姊阿金應道：「巧珠剛出去接電話，一會就來。」一語未了，巧珠已掀起簾子進來，青峯舉眼一看，只見她年紀只有十七八歲，豐容盛鬋，削肩細腰，生得還不俗。巧珠一見伯華和青峯坐在房內，便道：「曖暗！李三爺已經來了，黃大人剛來電話查問，三爺和齊老爺來了沒有？」說着把一雙秋水，不住溜到青峯身上，把他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就手把一杯香茶，捧過去，笑

道：「這位想就是齊老爺嗎？」伯華點一點頭，巧珠一笑，又復出去。一會進來道：「黃大人一會就來。」又問道：「還有馬三爺和許大爺，用不用打電話催請？」伯華道：「他們二位，我已遞過電話，一定準時會來。黃大人最稱賞你這裏清湯白肺，和糖絲山藥，你叫廚房預備沒有？」巧珠道：「我一聽今天有黃大人在座，就命廚房加備這兩味菜，若是等你來再吩咐，糖絲山藥趕得上，白肺就不中吃了。」伯華笑道：「所以你不她一位交際界明星，不但自己生意上不肯落人家後，就連你廚房，也不願落一個不好批評。」巧珠見伯華說他，大不答應，一側身擠在伯華椅上，說道：「三爺你又來取笑了。伯華便乘勢攬住她香肩，咬着耳朵，唧唧嚶嚶，和她說個不了。正在此時，忽聽樓下一陣汽車鳴鳴聲響，下面喊道：「黃大人到。」巧珠一聽，一骨碌站起來，飛身迎出去，一轉眼間，便見禿頂鬚臉的黃端香，一手撚着嘴上小髭，款步進來。一進房見着青峯便緊緊執着他的手道：「你幾時到上海？也不先通知我一聲，剛纔得着伯華電話，纔知道。」青峯道：「我纔到了一天，本想去候你，因聽伯華說，你日間大半無暇，到公館不准碰得着，所以我就老老實實，在這裏等着你。」說時便讓端香在沙發椅上一同坐下，二人不免把別後情形，略約說了一遍。端香忽問道：「你那位紅顏知己小紅，這一次是否和你同來的。青峯縐着眉頭道：「沒有。」端香道：「她上那裏去？」青峯道：「黃鶴一去不復返，我也不知她現在到那裏去。」端香一聽，便知其中緣故，見巧珠不在旁邊，低聲道：「這些人原算不得什麼，偏你誤認是情種，我當日如何勸你，你總不信

，現在如何？」青峯道：「這中還有一層道理，不能純認他不是。設使當日我不攜她到京，未嘗不可貧賤相終始。到了北京，若不受環境惡化壓迫，也不至中途相背。」端香道：「據你說來，其中尙有其他曲折嗎？」青峯正要往下說去，却見許蘋香馬克誠已踴躍進來，便把話頭打斷。主人見客已來齊，便吩咐開席，在衆客中，可算是端香年齡最大，偏是他最有興致，不待主人相請，坐下去，拿起條子，連喊卅局。一面說着，一面已把自己兩個得意相知四寶和蘇寓生寫上去。又問蘋香「叫什麼人？」蘋香叫一個謝愛卿，克誠也叫一個宋眉仙，端香也一一寫上。又回頭問青峯「叫什麼人？」青峯道：「我是初來此地，上海灘俗人，一個也不認得，不如免了吧！」端香道：「不行，認與不認得，沒甚關係，總要叫一個湊熱鬧。」伯華道：「他不認得，何不就由端翁薦他一卷呢！」端香拿着筆，扶頭想一想道：「薦一本原無不可，但能中得主人意，這卷子纔能出色呢！你看什麼人可合青峯癖氣？」伯華想仰頭想一想，笑道：「就叫文稚里湘娥的妹子佩蘭如何？」端香向棹子一拍道：「對！對！虧你想得出這個人來。」青峯見他們如此斟酌，不禁笑道：「我們又不是吟詩作賦，值得如此推諉，就是薦一個牛鬼蛇神，我也當美人般看待，絕對不至拒絕。」端香道：「你別說得好聽，等會來了一個不對眼的，又要埋怨薦主不好。」青峯只笑一笑，也不復多說。伯華把一疊局票交娘姨發送出去，便招呼諸人，先喝幾杯酒。不一會工夫，蘋香叫的愛卿，克誠叫的眉仙，已先後來到，青峯一夫申江，業已數載，今日重入歡場，不免向這些花國人物，打量一番。見她們雖打

扮得金珠照眼，論顏色也不過中人之姿，較之北京八埠人物，也不差上下。再一會，端香招呼的四寶，也接踵來了，一樣珠光寶氣，照耀迫人，論起相貌，比愛卿眉仙，似高勝一籌，一走進門，叫一聲黃大人，緊挨端香坐下。端香此時正拿着一杯酒，見四寶坐下，順手把酒杯湊近她櫻唇道：「你先喝一杯，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四寶格格的笑，那裏肯喝。正在此時，門簾一動，又走進一個長身玉立的麗人，攜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清倖人，青峯一眼看去，那個大的鬆鬆青髻，淡淡鉛華，雖是徐娘半老，却也風韻天然。再看那個小的，一個圓圓臉，一身男裝，眉梢眼角，竟有些像竹青的模樣。麗人進來，對伯華笑了笑，說一聲「對勿住，佩蘭是俗人叫格呀。」伯華指着青峯道：「是這位齊老爺叫的，那麗人就順着佩蘭分坐青峯身後。青峯暗想，剛纔端香已替我叫一個，現在何以來了一雙，想其中必有道理，也不便動問，只拉佩蘭的手，問她「幾歲。」佩蘭答說：「十三。」青峯觸動以前和竹青在北京經過事情，不禁憮然，靜靜看了佩蘭一眼，卻沒有話說。端香見湘娥和她妹子同來，很高興的，向青峯笑道：「青翁薦這一本，中意不中意？」青峯勉強笑道：「可算是珠聯璧合，一對絕好姊妹花。」端香道：「湘娥姊妹的京調，在上海灘可說是第一，你還沒賞鑑過，你聽了，只怕更要傾倒。」說着又對湘娥道：「你和佩蘭來一折桑園寄子如何？」湘娥見說，便命門外琴師傅進來拉動胡琴，湘娥和燕蘭斜過臉，低頭斂手，細細合唱一折寄子，唱得高低斷續，嗚咽悲涼，滿座嘆采，青峯平日本是風流自賞，此時且對花枝招展的美人，耳聽繞梁過月的歌聲

：應該興高采烈纔是。無如他身入歡場，迴憶京華舊夢，耳聽蒼涼歌聲，情懷益難自遣。等佩蘭一折唱完，青峯只低低說一句辛苦，冷冷着，別無話說。此時在席諸人，和自已相好，有囁囁耳語的，有相視而笑，有脉脉含情的，只有青峯雖擁兩朵名花，情態非常落寞，提不起精神，湘娥雖具交際能手，見青峯如此，又是初次見面的客人，也無從施展。端香見青峯從前在花營柳障中，興致最豪，現見他如此索然無味，笑問道：「青翁！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在少年場中，你的風味最佳，何以今日看花寂不動，毫無興致。」青峯只把頭略搖了一搖，低吟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端香哈哈大笑道：「青峯你可說是情癡了，小紅那樣一個人，也值得如此追念，若是我碰着此種無情東西，早恨之次骨，我勸你且圖眼前歡樂，不要迴憶前事，自尋煩惱。」青峯知道端香誤解他的意思，當着衆人面前，又不便把和竹青一段情史提起，只點頭道：「我深感老友良言，只是中年衰樂，我心中別有一段感觸。」端香見青峯話裏有話，正要往下再問時，却見門簾一動，欸欸又進一個 人來，端香舉眼一看，見是蘇寓，便舉手向自己指一指，意欲告訴她，是自己招呼。不想蘇寓走進門來，向端香只點一點頭，尊一聲黃夫人，却一雙眼睛看定青峯。停了一停，便一直走過去，向青峯肩上一拍：「咦！齊老爺你也有時候來上海？」青峯此時也看呆了，見進來的富人，那裏是什麼蘇寓，直是自己夢魂顛倒，念念不忘的竹青。此時異地相逢，真是夢想不到的事，呆了一呆，纔問一聲道：「你是竹青嗎？什麼時候來到上海？」竹青此時覺着一腔心緒，不知從

何說起，不禁淚珠滢然，顫着聲音應道：「我在上海已有三個多月了，你呢？」青峯道：「我昨天纔到的，我萬想不到，在此地還遇着你。」說着也顏色黯然。此時二人只顧說話，在席話人都看呆了。還是竹青跟來那個大姐，見竹青只顧和青峯說話，把端香丟在一旁，悄把竹青衣角一扯，將嘴向着端香微微一努，竹青猛然省悟過來，覺自己也太忘情，不禁臉上一紅，向端香輟然笑道：「黃大人對勿住！」說着款款要走過去，端香忙問道：「你和齊老爺幾時認得。」竹青還未答應，青峯接着答道：「原是北京舊人。」端香看着竹青道：「你是齊老爺故人，齊老爺又是我的故人，今天舊雨重逢，再湊巧不過，你索性轉一局到那邊吧！」竹青一聽，走過去不是，不走過去又不是，覺得難為情，青峯忙道：「豈有此理，我安能奪人所好。」端香道：「青翁！你向來是很洒脫的，何以今天如此拘泥，我們逢場作戲，要如何便如何，難道還要守什麼臭規矩，自相縛束嗎？」青峯知道端香癖氣，向來痛快，說什麼便是什麼，絕對不會作僞，見他如此，便對竹青道：「黃大人既如此說，你就過這邊來。」竹青縱觀觀覷覷，坐在青峯身旁。伯華一看，青峯自蘇寓進來，眉飛色舞，滿面愁雲，消除淨盡，完全換了一個人，蘇寓坐在旁邊，不即不離之間，秋波中，却露出一種淫淫款款的情懷，知他們有很長的歷史，便命拿一隻大酒杯來，滿滿斟了一杯，放在青峯面前說道：「青峯！我要敬你一大杯。」青峯道：「你爲什麼單獨要我喝酒。」伯華道：「自有我的理由，你喝了這一杯，我再和你說。」青峯道：「那不行，你先說出你的理由，說得對，我自然喝這一杯，若

是說得不對，我要倒轉來罰你。」伯華道：「你請放心，我請端翁作保證人，你先喝了這一杯，我再把理由告訴你。若是說得不對，我情願還你三大杯，這可公平了吧！」端香道：「公允得很，青翁，你就先喝一杯吧！」青峯道：「有你保證人，我不妨先喝。」舉起大杯來，一飲而盡，向伯華照一照，把杯子放在棹上道：「你快說。」伯華見他喝乾了酒，只低着頭吃菜，一言不響。青峯道：「我喝了酒，你如何不說出理由來？端翁你是保證人，這責任在你身上，他若說不出理由，是要罰他三杯的。」伯華若無其事道：「我的理由，不早說了，你還要這麼說。」青峯道：「豈有此理，在座諸君，那一位聽見你有說出什麼理由。」伯華道：「你還要我更進一步說明嗎？」便點一點頭，向竹青和青峯各看一眼道：「要知絃外意，盡在不言中，我這話對不對呢？」說着哈哈大笑起來。青峯見伯華一語道破心緒，也暗服他聰明，笑道：「只算你取巧，我也不和你計較了。端香笑道：「且慢，我負保證人責任很重的，現在這場酒官司，已歸結束，我要奉敬青翁一杯。」青峯正高興上頭，便也接過來喝進去，竹青見青峯連喝兩大杯急酒，連忙遞過一片雪梨，給青峯過口。又低低說道：「你酒喝多了，怕身體不舒服。」青峯還未及答應，見端香和克誠各拿起酒杯站起來奉敬，青峯笑道：「我酒量實在不濟，喝了兩大杯，已是有點醉了。」端香道：「你喝了他們兩大杯，我只敬你一小杯，總該喝吧！」青峯推辭不得，又喝了一杯，克誠見青峯喝了，便道：「你喝端香的酒，我這杯也不能不喝。」青峯無可推辭，正要接過來，竹青把手一攔道：「我代你一杯好罷！」伯華嘆道：「不許代，不許

代，這我們大家公敬的，就是你，也該陪齊老爺對乾一杯。」說着，不由分說，竟自取了酒壺，斟兩杯酒，立逼竹青和青峯對喝。竹青沒法，只瞧着青峯，青峯道：「你喝一杯吧」，說罷，就自己先喝進去，竹青只得端起酒杯，乾了一杯，大家齊齊喝一聲來。青峯向端香道：「中年哀樂無端，我今晚喝了許多酒，可說是近兩年來破題兒第一次了。」端香道：「人生聚散何常，就是今宵能和這幾位老友，攝飲一室，已是不可多得機會，大家談談說說，又隨便喝幾杯酒，一直到上了稀飯，叫的局，一個個散去。只竹青未走。端香道：「青翁，你今夜若沒有別的事，到我那邊去，我那裏備有極好雲膏，不嫌怠慢，我們一同走吧。」青峯正躊躇未答，竹青拉着青峯的手，用力握了一握，青峯扭過頭來，看了竹青一眼，竹青也看着青峯，欲言不語。伯華在旁，早看得明白，向端香微微一推道：「我看還是先知青峯送燕窩回去，再到你那裏。」端香也覺悟過來，笑道：「對！對！這裏離餘興里，沒有多遠，我們一塊去，便謝了主人，伯華一直送到樓頭笑道：「青峯，我不陪你了，明天等你請我喝酒。」青峯點頭一笑，和端香一直下樓，三個人坐上端香的汽車，一離彩鳳堂，不消半刻工夫，便到餘興里。竹青讓他們到自己房欄，青峯因急欲知竹青過去情形，一進門便拉竹青的手道：「我自那晚趕到天津總站，只差一分鐘，望見你影子，不及和你說話，火車就開了，聽說你是往奉天，何以又來上海。你的假母阿桂呢？」竹青經青峯一問，倒把一肚子風塵骯髒的委曲，身世抑塞的悲酸，登時一齊提上心來，眼眶一紅，再也熬不住，兩行珠淚，直往下流，接着青峯的手，竟嗚咽哭起來。

青峯見他一哭，也兜的提起自家心事，覺得鼻子裏一酸，不禁也落下幾滴淚來。端香在旁見他們兩人手挽手想對沈瀾，很是詫異，不禁勸問道：「你們二位，是何緣由竟學兒女態一句話不說，一味流淚。」青峯見端香不是外人，便把在京裏和竹青過從，以及阿桂從中破壞情形，說了一遍，端香也爲怨怨不平。青峯又向竹青道：「自你一去瀋陽以後的信息，我就不明瞭了。你現在何以轉到上海，又改名蘇寓？」竹青見說，把絲巾向眼角印了兩印，想要說時，又向端香看了一眼，青峯知她的意思，便道：「黃大人是我三十年舊交，你不妨把經過事情細細說來。」竹青停了一停道：「我這幾年和做夢一般，只覺得我的身子，成了販賣東西，運來運去，任人家擺布，我那天給阿桂帶到天津後，我就知道她不懷好意，草草偷寄一封急信給你，妄想你來救援。不想她在天津只住一天半，就把我帶去奉天。我當時是完全絕望了，及到在車站望見你影子，我當時真想拚命跳出來，只恨阿桂牢牢守住，我當時難過，真是……」竹青說到聲音一硬，咽住說不下去，把絲巾向眼角擦了一擦，繼續道：「到奉天，她把我送到富華班裏，還有什麼好景象。幹了幾個月，據阿桂說，賠了一千多塊，實在是怎麼樣，我也說不清。阿桂見我在奉天不出色，又把我送到營口去，在營口混了半年，碰着一位軍營裏姓白的，在我屋裏搗過一回亂，阿桂怕受累，連夜退了捐，又把我帶到張家口上班。不到一月工夫，戰事發生，當地戒嚴，生意冷落，站脚不住，又把我帶回上海，阿桂因上次在上海，幹不出色，這次回來，要重綳臺面，特借一筆債，置了衣服首飾，把我改名蘇寓，搭在留春堂，纔幹一

月，阿桂便染時疫死了，拉下一筆債務，在我身上。我這一年來，身如轉蓬，東飄西蕩，沒有一刻安靜，可是我每到一處，總背着阿桂偷寫一封信給你，使你知我下落，不曉得是我的信，你收不到，還是你回信，我接不到，竟沒見你隻字。」青峯聽了，楞楞，說道：「我並沒接你的信，是了，一定又給我那個收沒了。」端香在旁聽他們說到這裏，向青峯肩上一拍，笑道：「你們今日異地相逢，可說是天作之合，所謂有情人終成眷屬。你今夜可留這裏，慢慢的談，別後衷曲，恕我不奉陪了。」青峯一把拉住端香道：「你說什麼話，蘇寓也是你招呼的人，她說的話，我可聽得，你也可以聽得。」端香道：「從來寶劍歸壯士，紅粉贈佳人，以蘇寓三吳才人，得配你西江名士，可算名花有主，足以彌補風塵缺憾，我和她結識兩月來，只造她妝閣談詩字數次，難道連新不問舊這個字，都不懂得嗎？」說着洒脫青峯的手，哈哈一笑，下樓而去。青峯見端香走了，回過臉來，對竹青相視而笑。那一夜青峯當然不能再回一品香了。竹青風塵淪落，受盡艱辛，此時幸逢知己，當夜就要求青峯，替她把牌子摘下，跳出火坑。青峯一問她，所負多少債務，竹青回說：「裏裏外外，有二千多金，使足了結。」青峯道：「論理這一點數目，並不甚難，只因我在北京，經小紅一捲再捲，把我一點積蓄，席捲淨盡，此時兩袖清風，除幾本舊書之外，毫無長物。以你的性情，當然不嫌貧賤，和我咬菜根過日子，守得住的，只是你一身債務，我不能不先行清還，此一着須容我稍爲籌措。」竹青見說，知道青峯確有爲難，便也不敢多說，一宿無話。到第二日下午，端香和伯華不約而同，

來到留春堂，青峯不免要排一檯酒，奉請他們，並煩伯華，代訂蘋香和克誠，再叫幾個局，湊一湊場面。端香反對道：「在別處排酒，你不許我叫局，我也要叫的，今天在蘇寓這裏，只宜清談細酌，叫起局來，人一多嘈嘈雜雜，倒減少興致。我看不必再請什麼客，只由我們幾人，圍爐清酌，倒有意思。」青峯見說，甚合心意，便吩咐竹青，立備幾味下酒碟子，開了一罈花雕，邀同端香伯華四個人，圍圍坐定，淺斟低酌起來。席間伯華對青峯說道：「你和蘇寓過去情史，剛纔我聽端香說過，可稱一對情癡。此次意外重逢，總算是天公有意作美，你客邊正少人扶持，蘇寓淪落風塵，亦非久計，何莫不早行金屋藏嬌？」青峯道：「蘇寓早有此意，我也急欲了此心願，只爲蘇寓一身債務，我又一個窮措大，藏嬌有意，量珠無力。這事只可暫俟一時再辦。」伯華道：「蘇寓債務，共需多少錢？」青峯道：「說來也無多，有三千元即足了結。只是我妙手空空，連這一點款子，亦無能爲力。」端香道：「青峯你果有意藏嬌，錢的一方面，我可以代墊。從前你要娶小紅，我極力阻止，現在你要納蘇寓，我非常贊成。並非我前後主張不同，實因你與蘇寓這一段美因緣，以我數十年閱歷看來，必能百年偕老。」青峯笑道：「你能看得如此清楚嗎？那末可以在三馬路，挂一面牌子，和吳鑑光爭攬生意了。」端香道：「我所說的是實話，你到底願意不願意？」青峯道：「此是我求之不得事情，那有不願意道理，我想你此時借我一筆款，將來即由伯華書局，按月把我所得抽版稅陸續撥還。」端香道：「此是後話，且勿庸提及，我想蘇寓的事，就今天先行解決，能替她早一天拔出火

坑，就免得她多受一天苦痛，你看是不是？」說着由身邊取出銀行支票本，簽了四千元一張支票，交給青峯道：「三千元作爲清理蘇寓債務，一千元預備租房子置添器具費用，」竹青見端香如此仗義，心裏十分感激，不禁盈盈站起來，走向端香跟前，插花似的，拜了下去。一面口中說道：「黃夫人如此恩惠，我竹青今生，不知如何報答。」說着，不禁一陣傷心，幾乎又要滴下淚來。端香見她如此，連忙一把攙住道：「現在你是青峯的人，我如何能受此大禮，你快起來，不然要累我也跪下去了，」伯華見着，張口哈哈大笑。把筷子敲着酒杯丁丁的響道：「不要多禮，大家快來喝三大杯。」說時自擎起杯子，一飲而盡，然後逐位讓下去，各乾三杯。這一席酒，大家心中都覺得很美滿的，直喝三更向盡，酒闌客散，竹青將房裏大姐阿金叫進，把打算退捐不做生意，和她說了一遍。一面將裏裏外外的債務，料理清楚，過了幾日，便在伯華書局附近，賃了一角小樓，搬了進去。青峯自此每日按時上書局，埋頭撰述，不聞外事。雖要筆桿事情，不及居官舒服，而心有所寄，無得失繫其意念，亦復安閒自得。幹了幾個月，馮漢臣得知他在上海，來了一封電報，邀他往廣東幫忙。青峯却很滑稽，覆他一信道：「昔在都下，有相士謂我貌肖盧騷，吾亦深信其言。願盧騷一生際遇，多得婦人之助，而吾一生轉爲婦人所累，昔爲逃妾小紅累，今爲新姬竹青累，此身已被質入伯華書局，作其身價抵押品矣。如何能來？」漢臣接青峯來信，知他無意仕途，也不復再強。伯華自得青峯幫忙之後，書局出品，日形發達，青峯所得抽版稅，亦日益豐富。行人每於夜深人靜，經過繡緯路，見紅樓一角，燈光奕奕，便是青峯工作之暇，擁美人燈下賭詩，最快樂的時候。

